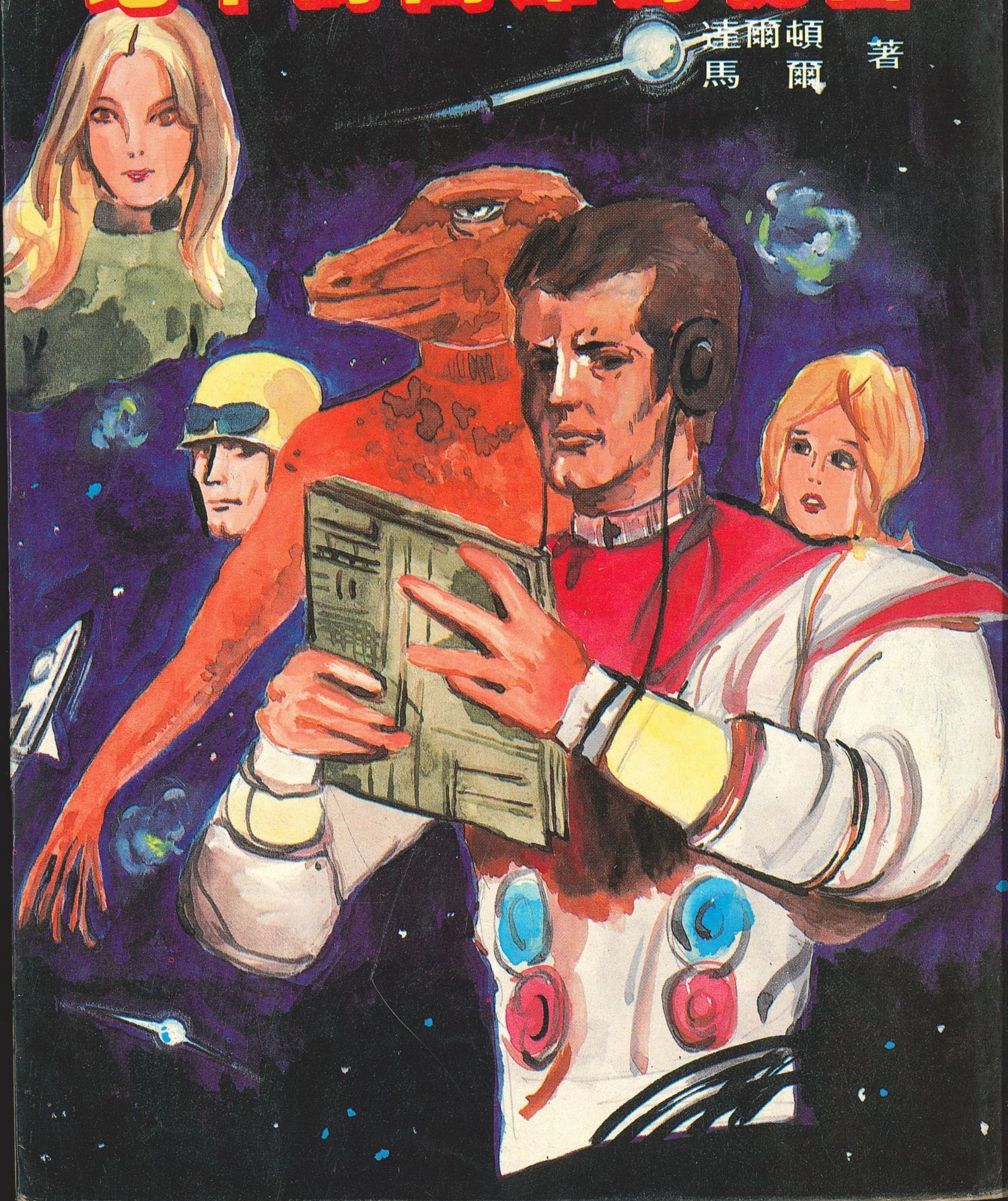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名著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達爾頓
馬　爾　著



世界科幻名著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達爾頓
馬爾 著

SF
B04

世界科幻名著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星際出版社

世界
科幻名著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星際出版社　榮譽發行

世界科幻名著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馬爾　達爾頓　著

阿魯況太空船所發出的求救信號，引來了新的敵人。形如蜥蜴且冷酷無比的特普希達人——他們把織女系誤認爲太陽系，而全力攻擊。完成人類首次超光速飛行的第三勢力一行人，因支援織女星系第八行星居民作戰，而介入了恆星戰爭。以銀河爲舞台的英雄洛丹，其謀略越來越清楚。他隱瞞了自己在銀河系的地球之地位，自稱爲阿魯況人，而展開了對不自量力之侵略者的作戰。

拉斯‧茲拜跑到地下時間庫，這時，安妮尖叫了一聲，便頹然倒下……………！

變種人作戰

K·馬爾

目錄

變種人作戰……7

地下時間庫的秘密……119

1

「高度？」

「不變。」

「速度？」

「不變，但是太慢了。」布魯又加上一句。

「距離目標多遠？」

「四千八百。」

「航線？」

「正常。」

「很好！」貝里・洛丹鬆了口氣，把頰上的汗水擦去。在他眼下二千公尺處，綿延著炎熱的南部大沙漠。這位「好希望」的司令似乎也感染了來自沙漠的熱氣。

這也難怪。這艘太空船的空氣調節設備自從船身用發電機推動後，便已不動了。

「好希望」眞是沒用的東西。被特普希達人的阿魯況戰艦發出的能量線摩擦後，「好希望」

便發生了故障。洛丹目前苦惱的是，究竟要將它移到特爾特（輝隆的統治者）所提供的南部沙漠基地，抑或從此就載著已被分解的武器繼續使用？對這個問題，洛丹一時間還理不出頭緒來。

當初決定乘「好希望」前去時，曾遭到克里斯多和托拉的反對，但他們的意見並未被採納。他們雖對這次飛行心懷畏懼，但仍與大家同行——據布魯猜測，可能他們二人不願暴露出自己的弱點吧！

「好希望」現在已失去自動控制的功能，只能像萊特兄弟的飛機那樣飛，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沒有人能預料，飛行中會發生什麼事，雖有緊急修復的設備，但離安全仍有一段距離。

即使如此，赫古利哈仍一點也不擔心。他一心用他那雙凹陷的黑眼，凝視著唯一能用的望遠顯像幕，觀察著底下的紅色沙漠。

赫古利哈是祕密沙漠的主任技師。他受特爾特之請，而來擔任「好希望」的嚮導。他的種族一般都比地球人矮，他們皮膚的顏色會讓人聯想起土耳其浴。按赫古利哈的說法，可能是沙漠太陽過於灼熱的關係。他們的衣服是灰色，再配上古銅色的頭髮，倒也不單調。

司令室裡的第三個人是雷納特．布魯，他是第三勢力的安全部長，卻沒有一點官架子，他自己也不覺得位居顯要；他現在正全神貫注地控制船上的半數機器，這工作已佔據了他全部心力，那還有心思去想別的呢！

布魯偶爾也看看望遠鏡，當他看了十次，仍看不出沙漠有任何動靜時，不禁嘆了口氣說：「老天爺爲什麼在這時候創造出這種鬼地方！」

✿ ✿ ✿

羅夫斯是織女星系第九行星，由第八行星分離而成，現在是輝隆人的殖民星，與地球十分相似；但地球表面十分細緻，而羅夫斯卻好像造物主在中途放棄努力而扔下的粗劣半成品。

大體說來，羅夫斯行星上有二個大沙漠，山峯都比地球上的高，山脈既長又宏偉，南部大沙漠中的沙則是地球所無。大沙漠的最寬處有六千公里，但在這片廣大地區內，卻連一棵植物、一隻動物、一滴水都沒有。

特爾特借給「好希望」的沙漠基地就在沙漠深處。洛丹根據地圖判斷，基地的一部分可能隱藏在長長的大山脈底下。

對這個問題，赫古利哈也找不出答案，因爲他已被訓練成對基地的一切守口如瓶。雖然這個規定對輝隆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但他仍遵守不渝。

「好希望」若以瑪哈一的速度來航行的話，尚需七小時才能到達目的地。

當赫古利哈在指示位置時，雷納特．布魯在旁邊說：「坐了這種壞東西，還不如走路去！」

山脈由東北延伸到西南，和沙漠一樣，上面寸草不生。山脈上矗立著高達九千～一萬公尺的山峯，看起來非常壯觀。

洛丹凝視著赫古利哈所指的地點。那地方的山脈前呈現小丘狀，其中有如同峭壁般的斷崖處處。這裡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當赫古利哈覺出洛丹的視線向自己射來時，便將雙手向前伸，做出輝隆人特有的肯定手勢。

洛丹下令：「下降！」

布魯好像咕噥了些什麼。這時，望遠鏡上映出了山脈中央的山巔；赫古利哈指著那裡。

布魯說：「五百公尺！」

洛丹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山峽內部。因爲織女星的強光無法達到那裡，因此，山峽內部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

「三百！」

洛丹突然想起，可將顯像幕部分擴大，以便看得更清楚，因此他便按下開關，不料「咔」一聲，就沒有動靜了。能源很寶貴，第二次光學裝置要用的能源另有他用，因此也不能拿來應急。

當「好希望」降到山谷裡時，才知道那裡深不見底。「好希望」沿著山峽凹凸不平的斜坡慢慢前進，不多時，坑道中發出了微光。

洛丹看到規模如此龐大的設施，不禁暗吃一驚。原來這裡早已停放著三艘與「好希望」同樣大小的船，它們也都又深又長，寬則達二百公尺，頭尾相接延伸了半公里之遠。

赫古利哈見到洛丹吃驚的表情，眼睛突然一亮。

他壓低聲音說：「規模夠不夠大？」

洛丹點頭說：「恐怕要以太大來形容才行。」

赫古利哈的眼睛更亮了。輝隆人受到稱讚時都會非常高興，赫古利哈當然也不例外。洛丹這麼說就等於在誇獎他——因爲，這個坑道是他建造的。

「好希望」降落在大廳中央。這個坑道從離地一百公尺高的天花板通到地面。

布魯報告：「降落！」

赫古利哈好似明白他的意思，隨即離座，以輝隆語說：「跟我來，侯普吐瑪已等候多時。」

洛丹並不知道侯普吐瑪是何等人物，但也不好讓對方久候。

洛丹決定以此地爲「好希望」的新機庫後，特爾特事先並沒有告訴他有關這裡的一切，所以現在，洛丹必須自己從所見所聞來得知基地的情況。

他們走出船外後，洛丹將船交給布魯管理，並對克里斯多說他要和赫古利哈一起去見可能是基地司令的侯普吐瑪。

洛丹跟在赫古利哈之後去了，他對大廳的寬敞感到震驚，兩側的牆直延伸到無限遠處。由於廳內的照明採分段方式，因此無法看清大廳的全貌；此外，這裡也沒有用來支撐天花板的柱子。這樣的建築物在地球上是絕對無法建造的。可能是因爲這裡有太空艦隊的緣故吧！但以羅夫斯和織女星系的現況來看，是不可能藏有任何船艦的。

大廳是空蕩蕩的。

地上有溝，赫古利哈在溝前停下，用鞋尖輕敲溝的邊緣。這時，立即有微聲從左邊發出，一輛低矮的小車隨之出現，停在赫古利哈所敲的地點，小車兩側的門自動打開了，他們便上車了。

車上共有八個座位，分爲前後兩列；儀器一目了然，非常簡單，它可往任何方向移動，也可隨時停下。洛丹發現溝原來是車子的軌道，這種軌道在大廳的地上縱橫交錯著；據赫古利哈說，軌道的交點還可用作車子的轉轍器。

幾分鐘後，在他們面前出現了大廳的牆，牆後便是一個燈火通明的走廊，走廊兩側有門。赫

古利哈解釋說：「這是實驗室和執行室。」車子在走廊的盡頭停下。在左邊的最後一個門上，掛著一個很特別的名牌，上面寫了許多字。因爲赫古利哈走得很快，使洛丹無法看清名牌上寫些什麼。門打開了，裡面是一個輝隆式佈置的房間。有一個強壯的男人坐在桌邊，他身上的制服比赫古利哈更爲華麗。

赫古利哈恭敬地站著說：「司令，這位是阿魯沉人洛丹。」司令站起來，向洛丹伸出雙手。

「歡迎你，洛丹，我是這個基地的司令——不，就是司令。」

赫古利哈悄悄地退出房外。

「哦？」洛丹奇怪地說。

侯普吐瑪點點頭。

「洛丹，特爾特把全權都交給你，這是史無前例的。在這個基地，將沒有人能干涉你。」

洛丹感到十分驚異，同時也在心裡責備特爾特是一個狡猾的騙子；心想特爾特事前未將此事向他透露，實在太不應該！

他想從侯普吐瑪的臉上探出他眞正的意思，但這是不可能的，侯普吐瑪一味裂開他的尖嘴笑著，凹陷的雙眼並沒有露出任何表情。

洛丹自問：這裡的司令突然屈居別人之下，心裡會有什麼滋味？……

「請你聽我說，我並不想這樣。」洛丹對侯普吐瑪說：「我是受特爾特之託，前來保護這個基地的安全，並使這裡增加作戰的能力；而不是來這裡掌握全權，作威作福的；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侯普吐瑪搖搖手。

「請你不要介意，你說的我全了解，你是不是認為我會嫉妒？」

他嘆了口氣。

「可能你不知道，我年事已高，你能來取代我的位子，我正求之不得。」

洛丹開心地笑了。

「假如你這麼想，我就放心了；但我很願意和你一起工作，而不是作你的上司。」

侯普吐瑪點點頭。

「來！我們坐下，你有什麼計劃？」

侯普吐瑪搬來二把椅子，二人面對面坐下。

「你的物質轉送機還管用吧？」

聽了這話，侯普吐瑪皺了皺眉。

「你說的『管用』是什麼意思？只不過偶爾送兩、三個部下過去，那邊也偶爾送幾個人過來，如此而已。」

「那麼，跟飛洛魯的聯絡如何？」

這時，侯普吐瑪將身體往前傾。

「飛洛魯已經被敵人佔領了。」

洛丹點頭。

「這件事我最清楚，但我們必須盡量不讓對方知道我們的行跡。假如我們到飛洛魯去，除了

用物質轉送機外，沒有別的辦法。」

侯普吐瑪笑了。

「除非在飛洛魯也有一台物質轉送機，才能這麼作。這種東西沒有被特普希達人發現。」

「有的！在特路達的紅色宮殿裡，藏了一台小型的祕密轉送機。假如被他們查出，那眞是宇宙中的奇蹟了！」

侯普吐瑪伸出手，將手掌朝上——洛丹認為這個動作的意義和聳肩相同——。

「那麼，我們就這麼作嗎？」侯普吐瑪問。

「我們也只能這麼作了，我們已沒有別的辦法。你認為如何？難道你願意坐等特普希達人前來佔領嗎？」

侯普吐瑪微笑著。

「洛丹！你比我更積極，這個基地就需要像你這樣性急的司令。」

洛丹注意到他說話的口氣十分認眞，而非諷刺，因此就問：

「這裡有幾台轉送機？」

「有二十五台，每一台至少能轉送五人。」

「那麼，從飛洛魯是否曾轉送任何東西——人或物資——過來呢？」

「從來沒有。據我推測，在飛洛魯星上，除了敵人以外，沒有人擁有物質轉送機。」

這個推測是洛丹不能了解的。他的想法是，物質轉送機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機器，一定是擁有物質轉送機的飛洛魯人沒有和羅夫斯聯絡。至於他們為何沒有和羅夫斯聯絡，則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

但洛丹並不深究這一點，只要時機一到，他就按自己的計劃進行。

他們兩人又繼續討論細節。這個基地有足夠的房間容納「好希望」的所有船員；同時，船員們在這裡也有絕對的行動自由。

「司令，我的船員中有兩、三個人非常特殊。」當洛丹向侯普吐瑪告別時，說：「所以，將來這裡假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請你不要見怪。」

侯普吐瑪笑著答：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我反而希望有奇異的事發生呢！」

＊　＊　＊

所有的物質轉送機都收藏在中型廳裡。這是洛丹曾見過最大的轉送站，然而侯普吐瑪並沒忘記告訴他，在特路達還有一個比這更大的。

當洛丹在觀看物質轉送機時，又有一個疑問襲上心頭。這個種族還不能理解超空間之五度空間的數學，爲何竟能有這種以超空間爲媒介的裝置呢？

其間的矛盾非常明顯，但只有洛丹和其伙伴對這事感到疑惑，輝隆人本身倒是十分自信他們能理解這些機器的原理。

「我們該怎麼做呢？」克里斯多問。

洛丹看看他。

「很簡單，進入轉送機到飛洛魯，把特普希達人的九艘太空船搶走，再向他們宣戰。」

這時，托拉表示不同意。

「我們都很明白，這是不可能的。」

正在看物質轉送機的雷納特・布魯，用腳跟旋過身來，看看托拉，說：

「你們都認爲不可能，我懷疑你們是否曾想過可能的事？」

但是托拉對他的話聽而不聞。

「我正在等飛洛魯來的報告。」洛丹又補充說：「我相信那裡一定有人有轉送機；不久，我們可能就會找到羅夫斯姊妹裝置的計劃資料。我要和特爾特聯絡，請他們一有飛洛魯來的任何消息，就立刻轉告我。

假如一直都沒有的話——當然，我不可能在這裡待一輩子——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飛到飛洛魯去——假如可能，紅色宮殿的轉送機應該能利用得上——我認爲這樣做並不是很危險。」

托拉非常憂慮。

「那你認爲怎樣才算很危險呢？」她把聲音壓得很低，似乎並不期待回答。

達哥・卡克達正在看最大型的轉送機，他心裡在想什麼，洛丹很清楚。和機器的能力相比，達哥的能力就微不足道了。達哥經過三年訓練，已能跳躍五萬公里；但是，這些機器卻可以跳過三、四、五天文單位以上那麼遠的距離。

達哥終於轉過頭來，帶著孩子般的微笑看著洛丹，洛丹對他說：

「達哥，你不用擔心；遇到危險時，你會表現得比轉送機更棒！」

洛丹從沒見過侯普吐瑪那樣興奮，他可能是從房間一路跑來的，正氣喘吁吁的，必須等幾分鐘才能說話。

「轉送機……」

洛丹驚跳起來。

「從飛洛魯來的……」侯普吐瑪繼續說。

洛丹從侯普吐瑪身邊飛奔而去。他快步跑過走廊，然後再向左拐兩個彎。氣喘如牛地跟在他後面跑來的布魯，已先他一步到達了轉送站。

洛丹一看便知，送來的東西是小金屬膠囊，膠囊兩側開洞，洞中有細銅線向要聯絡的方向伸出。此刻，細銅線正顫動著。

洛丹走向前去，看看膠囊表面寫什麼。

「凱凱雷爾，希克霍姆」

布魯上氣不接下氣地站在一旁。

「把開關關掉！」洛丹下令說。

布魯立刻將開關關上，切掉流入轉送機的能量。

洛丹打開轉送機的門，把膠囊取出。這時，布魯的眼中露出好奇的神色。

「『凱凱雷爾，希克霍姆』是什麼意思？」

「希克霍姆是飛洛魯星上的山地民族西哈斯族的首都，凱凱雷爾可能是發信者的名字。」

膠囊的一面有蓋子，把蓋子打開，裡面藏有「佛里奧」——佛里奧是輝隆文化中用來寫字的東西，相當於地球上的紙——佛里奧上寫滿了字，這些字可能是用自動裝置寫的，所以非常整齊。

洛丹唸道：

「希克霍姆的市長凱凱雷爾向收信者致敬。

敵人佔領了飛洛魯，當地居民已失去鬪志；只有西哈斯族認為必須在戰爭爆發前，把這消息傳達出去。只要西哈斯族還有一人活著，敵人就不算獲勝；但是，目前我們急需一位領袖……」

「這封信裡流露出的勇氣真令人佩服。」洛丹說：「據我所知，山地民族最有英雄氣概；他們的土地雖已完全被敵人佔領，但仍全力抵抗，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實在可敬。」

克里斯多表示同意。

「可是，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過了一會兒，克里斯多說。

「他們主要是想獲得情報。」洛丹解釋這封信說：「特普希達人下令在飛洛魯全境實施旅行管制，所有居民的戶籍都登記下來，規定他們只能在直徑五十公里範圍以內行動。西哈斯人雖想突破這個封鎖，卻不知道該如何著手；他們不知道該在何處指揮地下活動。」

「我同意你的說法。」托拉略開玩笑地說：「那麼，你打算把情報送去給他們嗎？」

「正是！」

克里斯多、布魯和達哥一直瞪著坐下的托拉；但托拉仍傲慢地坐著，好像她知道洛丹只會作無意義的事。

「他們需要什麼？是否想知道特普希達軍隊的移動方向、集中情形、太空機場的情況和其他技術方面的事？假如這樣的話，那就簡單了。」

布魯身體前傾，看著洛丹。

「是否派列倫郝斯和克萊恩？」他低聲說：「太空戰鬪機？」

洛丹點點頭，聽到克里斯多在喘息。

「那可不行！」托拉突然說。

「為什麼？」

「你必須考慮這事的危險性。」

洛丹的嘴角露出嘲諷的表情。

「妳有沒有想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險怎能作戰呢？」

托拉無言以對。

「我們的太空戰鬪機在速度方面勝過特普希達人的太空船。」洛丹接著說：「以地球人的觀點來想的話，比起這個行動帶來的利益，兩個飛行員所冒的危險就小巫見大巫了。」

這時，洛丹指著門。

「布魯，你去把克萊恩和列倫郝斯叫來。」

＊ ＊ ＊

「要出發了，準備好了嗎？」

「一號機完成準備！」

「二號機完成準備！」

洛丹向布魯點點頭，布魯就在大管制盤上按了幾個開關，洛丹便在麥克風前說：

「把天花板打開！」

模倣山谷底部作成的入口處天花板，立即滑向旁邊。控制燈發出的聲音顯示天花板已打開了。

「把主坑打開！出發！加油！伙伴們！」

二架戰鬪機響著隆隆的聲音，從大廳垂直上升，消失在主坑裡。百分之一秒後，聲音消失了，他們已飛離基地。

布魯將天花板重新關好。

克萊恩和列倫郝斯離開基地後，便直接向飛洛魯星飛去。飛洛魯和羅夫斯十分接近，因此距離很短。

他們的計劃很簡單，就是要蒐集特普希達人主力軍隊的情報，並用畫像監視他們的軍隊動態，以阻撓他們的武器運送。目前，有效範圍在一〇〇公尺以上的武器是無法使用的。

克萊恩和列倫郝斯認爲這項計劃的實施已經刻不容緩。看到這種情形，托拉和克里斯多也沒有話說。

脫離羅夫斯的引力圈才幾分鐘，列倫郝斯便看了看搜查望遠顯像幕。

「沒有任何跟踪。」他對著電訊說。

克萊恩點點頭。

加速度達到頂點。假如途中順利的話，從羅夫斯到飛洛魯只要一小時便可到達。

到達相對論極限速度後，周圍空間便成一片黑暗，只有一個個五顏六色的大光圈在黑暗中旋轉著，這時便已完全脫離危險。兩艘太空船只有在低於相對論極限速度時才能活動，而在速度達光速的四分之三時，仍然存在普通的空間裡；總之，以目前的技術水準，也只能做到這個地步。

一小時平安地過去。當飛洛魯星和它巨大的太陽在望時，戰鬪機就開始減速。

這時，搜查望遠鏡上有光點出現，原來是特普希達太空船，它從左舷靠近這兩架戰鬪機的航線。

當列倫郝斯正扭轉收訊的開關時，耳邊傳來一種生硬而尖銳的聲音。他微笑地看看克萊恩的戰鬪機。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遭遇！」

「是啊！」

「航線不變，這傢伙會和我們的航向交叉。」

列倫郝斯調整好分子破壞砲。這時，從收訊機發出的叫喊聲中斷，在望遠顯像幕的上方顯示

出，敵船突然加快了，似乎想抄近路來仔細看看這兩個奇怪的物體。

終於，敵船在望遠鏡上現形了，它就像一條中央隆起的長香腸——正是典型的特普希達船。

列倫郝斯微笑著。

克萊恩報告說：「距離是十萬公里。」

「在五萬公里距離時砲擊！」

但是，特普希達船並無意接近這兩個危險東西。當它到了七萬五千公里處的時候，列倫郝斯發現有一道很強的光射向他們，隨即機身的外殼稍微震動了一下，但是列倫郝斯並沒改變航線。敵人的能量線在旁邊急速交叉而過。

「開砲！」列倫郝斯低聲喝道。

分子破壞光線像リ舌一樣繞住特普希達船。在顯像幕上，特普希達船的輪廓逐漸模糊，最後終於消失，隨後有一團團微亮的雲湧出，幾秒鐘後，這些雲也消散了。

「一比零！」列倫郝斯斬釘截鐵地說。克萊恩也答說：「在視界內毫無敵踪！」

戰鬪機來個急轉彎進入飛洛魯星的大氣層。僅僅使用速度計就能利用大氣來刹車。

列倫郝斯提醒友機說：「速度M6！」

在十至十二公里高處順利飛行的話，就能達到最高速度；一般來說，地對空飛彈絕不會超過這個速度；所以，戰鬪機可以輕易地躲過飛彈的攻擊。

列倫郝斯將動力調整，移到目的高度。克萊恩的飛機就在距他一百公尺處。

他的眼底下看不見雲影，只有一片綠色的森林，平緩的山脈也清晰可見；山脈中央有一座大

城，城的四周圍繞著一條奇形怪狀的河，這條河就是列倫郝斯的目標。他把河流和地圖對照一下。

他告訴克萊恩說：「這是大洋地橋部的凱拉．赫特。海岸在南方七百公里處。從這裡往前一千二百公里就是海面，中央大陸則在北岸，特路達就在那裡。」

克萊恩立刻回答。

「頂多還有十五分鐘。」

大洋地橋部的溫度很高，人口密度則很低，面積與大陸不相上下，但城市很少，其中最大的是現在已從望遠鏡消失的凱拉．赫特。

沒有敵踪。列倫郝斯略感不安；可能敵人已經知道他們的太空船被擊落，飛洛魯上的特普希達人基地已發出了警報。

為什麼這麼沈寂？

就在這一瞬間，克萊恩的報告來了。

「地對空飛彈在三七〇度的方向！」

列倫郝斯也看到了——在搜查望遠顯像幕上出現了一群小光點，正以高速飛向他們。

他們立刻爬升。他們先作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急轉彎，然後垂直地加速上升。這樣，他們便躲過了飛彈的攻擊。這個飛彈可能屬於自動跟踪式的，所以在幾秒鐘之內，是不可能追到阿魯況太空戰鬥機的。

這兩架飛機升到五十公里高時，便面向大洋地橋部的海岸水平飛行。

海面上，一大群巨大的飛船正在低空前進，可能是輝隆人正在運送物資；也可能是特普希達人在運送士兵。他們並沒有對這些飛船採取任何行動。

這時，照相機繼續轉動著，它拍下了許多飛行員看不見的景象，因此，底片冲好以後，便能得到許多珍貴的情報。

海面很快地從他們眼底流過，不一會兒就看到了中央大陸的海岸，和大城特路達。特爾特在特普希達人入侵前，就住在特路達。

僅紅色宮殿就有一個小城那麼大，整個特路達城比地球上最大的城市還大五倍。

在這座城的南方，有一個龐大的太空船機場，面積是一萬平方公里；然而，特普希達人將大部分的艦隊都藏在隱祕處，特路達的太空船機場只停著幾艘特普希達船，和幾艘巨大的球型阿魯況戰艦。

搜查望遠鏡上突然出現了幾個光點。列倫郝斯研判了它們的飛行方向，下了結論說對方並沒有戰鬥意志；總之，像特路達那樣的城市，上空不可能沒有交通來往。

「城市已拍照了嗎？」克萊恩說：「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攻擊太空船機場！毀掉幾艘球型船！」

克萊恩便跟著列倫郝斯行動。兩架飛機由海面滑翔進入城市南郊和機場。列倫郝斯的瞄準器抓到了目標，一俟到達攻擊高度，就發射出分子破壞光線。

一艘敵船化成灰燼，在一百公尺前又命中另一艘。

「地對空飛彈！」克萊恩大叫。

高度已降低到危險的程度，從機場東側發射出的飛彈只好利用飛機的動力。

這種飛彈攻擊是敵人的誘敵戰術。當他們正注意火箭的光點時，突然，在戰艦的砲塔中，閃爍著藍色的分子破壞光線，這光線在搜查望遠鏡上留下一條淡淡的痕跡。當列倫郝斯駕駛的飛機無法動彈時，他才發覺飛機已被擊中了。

「你的左翼被打中了！」克萊恩驚呼。

「我的左翼怎麼了？」

「有一半不見了！」

兩架飛機繼續上升。列倫郝斯搖搖擺擺地飛著，克萊恩緊緊尾隨著他。這種飛行方法有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敵方超分子破壞武器的自動瞄準裝置，無法瞄準失去控制的太空戰鬪機。

列倫郝斯檢查控制表上的數值。失去一半主翼還不致發生危險，這種戰鬪機的飛行一半借助於空氣的浮力，其餘靠自身的動力。

利用所有的推動力也無法控制機身。

「似乎還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他咬著下唇，心中暗忖——他發現推進器已被打爛。

他又再三察看，並且作了幾次試驗操作，終於知道了問題出在那裡。

他目不轉睛地看著速度計。這時，飛機成爲自由滑落的狀態。假如開始滑行的初速所產生的效應不能抵銷飛洛魯星的引力所造成的危險，飛機就會墜毀。

「再快一點！」克萊恩大叫。

「不行！」列倫郝斯回答後，又恢復了鎮靜。「你一個人回羅夫斯，我留在這裡。推進器壞

了，我回不去了——你明白了嗎？」

克萊恩堅決反對，說：

「我們可以找個地方降落，你到我的飛機上來不就成了嗎？」

「那樣做毫無意義！」列倫郝斯高聲說：「我知道那不可能。請轉告洛丹，我會盡全力不被特普希達人抓去。我會向南飛，盡量接近西哈斯國。」

「可是……」

「你快走吧！」列倫郝斯又叫起來：「反對也沒有用，這是命令！克萊恩上尉！」

「我知道，少校！」

克萊恩的喘息聲清晰可聞。

他說：

「祝你幸運！」

「謝謝！」

列倫郝斯看到對方的飛機垂直上升，飛機的影子映在搜查望遠鏡上，幾秒後便消失了。

列倫郝斯嘆了口氣，將視線收回，開始考慮自己的問題。

已損壞的飛機一直爬到八十公里高處，到達了動力的極限，列倫郝斯便將機頭適當地降低，繼續提高速度。飛機必須在十五公里高處，才能靠主翼保持平衡。

特路達在後方極遙遠處。下方有許多街道縱橫交錯，且有無數小城櫛比鱗次；同時，也可以看到一個大工業區；地平線上綿延著綠色山脈——這就是西哈斯族的領土。

到那裡還有四百公里的距離，飛機可能飛不到，他唯一希望的是，不要被特普希達人的搜索指揮網抓住，而能平安降落。

城市越來越少，樹木越來越多；道路越來越寬廣，交通則越來越稀疏了。

列倫郝斯咬著牙，慢慢將機頭向東轉。這時，道路越來越少，森林地帶則越來越多。有一座小城在他眼底掠過。他把分子破壞武器的定時信管固定，然後一拳打在彈出座位的按鈕上。

一陣劇烈的震動，他的眼睛昏暗了幾秒。從顯像幕看，失去了主人的戰鬪機搖搖擺擺地飛了一會兒，便機頭朝下，垂直墜向地面。頃刻間，分子破壞武器的能源全部爆炸，留下一片淡淡的雲。這片雲與飛機以同樣速度前進，不多時就被風吹散，無影無踪了。

列倫郝斯盡量不去想這件意外帶來的損失，因爲洛丹知道失去了一架戰鬪機以後，一定會非常心痛的。

可能克萊恩會向洛丹報告說，暫時不要接近那架戰艦。

從座位彈出後，下面就是一座像公園似的森林，他急速向森林降下。

降落傘打開之際，又是一陣衝撞。

雖然這裡並不是最理想的降落地點，但附近沒有街道，使他非常欣慰。剛才掠過的小城，在這裡西方三十公里以外了。

這時，操縱桿撞斷了樹枝跌進森林。攀住操縱桿的列倫郝斯在第三次衝擊後發現自己已摔落地面。

他立刻打開塑膠天蓋走出來，剛一起步便絆倒了。他很快站起來，手中握著中子槍；然而，

在他四周並無可疑的人。

這時他才發現，往後讓他難受的並不是特普希達人——而是飛洛魯星的引力。

這顆星的引力強度是一點四G，他以前就知道，但卻沒想到情況竟這麼嚴重。

並非身體無法承受一點四G的引力強度，而是心理上會受到很大的困擾。列倫郝斯的體重是七十公斤，在這裡卻成了九十八公斤，因此他一時不能適應。

列倫郝斯嘆了口氣，想把由引力而來的不快擺脫掉。目標是南方，雖然面前的森林不是障礙，但還要走很久才能到達山脈。

2

洛丹爲失去部下和太空戰鬥機而傷心，但他並沒表現在臉上。

托拉直瞪著他，不知道他心裡是否感到愧疚。洛丹只說：

「戰鬥機的事故並不會改變我的計劃，今後只要注意阿魯況戰艦就行了；戰艦的自動瞄準器也可用來追蹤超高速的飛行體。」

飛洛魯星的攻擊和偵察飛行仍繼續進行。由於「好希望」只載來兩架太空戰鬥機，其餘的都留在地球上；因此，這項任務只有由克萊恩上尉獨力完成了。

洗好的照片上有許多珍貴的情報，例如：特普希達人想在杳無人煙的大洋地橋部西方興建大艦隊基地。洛丹認爲那個基地將十分隱祕，大部分的特普希達太空船都會集中在那裡。

此外，有關小規模基地和指揮部隊的分配等問題，也都大致確定了。特普希達軍隊散布各處，但每一處兵力都不多；雖然這些兵力已足可鎮壓住居民的騷動，但並不能應付外來的強烈攻擊——這一點洛丹早已發現。

但是，由這一點所引出的結論卻不樂觀。特普希達人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在大洋地橋部基地，

如此一來，飛洛魯的其他地區，兵力就比較薄弱；表面上看，特普希達人的戰略似乎沒經過考慮；但實際上，他們已準備對飛洛魯軍的最後據點羅夫斯發動總攻擊。

曾和洛丹在電訊中通話數次的特爾特，也對這種情況表示憂慮，因為他無力與之對抗。

洛丹發覺特爾特期望能得到他的幫助；然而，洛丹當初也是為求得特爾特的幫助，才把故障的「好希望」開到羅夫斯來的。想到這點，洛丹不禁苦笑起來。

洛丹只好盡量安慰特爾特，苦思如何才能解救第九行星的危機。

洛丹找來克里斯多、托拉、達哥・卡克達，和他們共同研究此事。

商議的結果，他們一致認為，僅靠克萊恩上尉的偵察和干擾飛行，絕對抵擋不住特普希達人對羅夫斯的攻擊。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利用物質轉送機把軍隊送到飛洛魯星去，直接攻擊敵人的心臟地帶。

他們把克萊恩搜集來的情報寄給凱凱雷爾，凱凱雷爾的回信很快就來了。

他們通知凱凱雷爾，不久後將送一支四十人的指揮部隊到羅夫斯去。凱凱雷爾回信問，部隊的人選是否經過慎重的挑選？他們是否能忍受游擊戰的辛苦？

雷納特・布魯說：

「見到凱凱雷爾時再回答他好了，他總以為除了西哈斯人以外，宇宙中就沒有人稱得上是武士了！」

＊　＊　＊

有一件很平常的事，打斷了列倫郝斯往南的行程，雖然不很嚴重，但足以使列倫郝斯毫不考慮地去冒險。這件事就是，地球人因為不能適應羅夫斯的引力，因此每走一段路以後，就會饑腸轆轆。

列倫郝斯從催眠教育學得幾句當地的語言，也會分辨飛洛魯的幾個種族；因此，他自信能裝扮成輝隆人的樣子。這個問題先解決，再考慮其他。

有一個輝隆人便成為他計劃中的倒楣鬼。那人在散步時，突然被人從後面在頭上重重打了一下，等他清醒時，身上的衣服都已不翼而飛了。

列倫郝斯迅速地將太空服脫下，換上輝隆人的衣服，然後把中子槍和其他武器，藏在寬大的衣服裡，便匆匆離開。他餓著肚子走了十五公里後，來到穿越森林的路上，現在他要在這條路上前進；他決心在十五分鐘內，不計一切來弄點吃的東西。

＊　＊　＊

迎接的場面竟是如此奇異！

一群人站在轉送室前，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體格都很強壯；他們的眼神銳利無比，好像要把剛到達的人吞下似的。

洛丹佩著熱線槍走出轉送室，他看了看四周，並沒感覺出一絲歡迎的氣氛；因此，他站在原地不動，只以憂慮的眼光靜靜觀察。

但是，他並不著急。

雷納特・布魯說：

「這究竟是什麼鬼地方?!」

這時，西哈斯人微笑地看了看他們的隊伍，仍舊紋風不動。

接著是達哥・卡克達帶著慣有的笑容走出來，西哈斯人這才吃了一驚，因爲他們從沒見過像達哥那樣的膚色。

「假如他們還不說話，我們就乾脆回去算了！」布魯罵道。

轉送機把人一個個傳出。高大的烏里夫・聖跟在拉魯夫・馬丁之後，大搖大擺地走出來；馬歇爾走出轉送室，神情恍如在夢中；而貝蒂・塔佛里則像以往一樣，帶著憂鬱的表情；她在洛丹提醒下，才勉強露出笑容。

西哈斯人見到少女，又再度嘖嘖稱奇。

「別理他們。」洛丹說：「城市可能在那邊，我們走！」

轉送作業還沒結束——跟著而來的是機器人，他們很快就會追上先走的人。

洛丹走到西哈斯的群衆前，但對方並不讓開，因此他就繞過他們前進。

在經過最後一位高大的男人之前，有一個細小的聲音操著標準的輝隆語在背後說：「歡迎諸位的光臨！」

洛丹停下脚步，轉過身，看到一位白髮的西哈斯老人走出隊伍，向洛丹伸出雙手，洛丹遲疑地以同樣方式答禮。

「我是洛丹，你呢？」

「我叫凱凱雷爾，可能你已聽過我的名字？」

洛丹點點頭。

就在這瞬間，轉送機發出一個聲音，表示作業已結束，流進轉送站的能量立刻切斷了。

洛丹望望自己的小部隊，凱凱雷爾也隨之看過去。

包括貝蒂在內，一共是四十人——加上四十五個機器人，總共有八十五人——聲勢顯然壓倒對方。

「他們實在勇敢。」凱凱雷爾低聲說，聽起來令人十分舒服。「這麼少的人也敢出去作戰，眞令人佩服！」

「但是，」洛丹說：「需要你們支援。」

洛丹認爲這件事有問清楚的必要。

凱凱雷爾表示同意。

「我是有這個意思，可是武器不太好，恐怕幫不上什麼忙……」

洛丹微笑說：

「武器方面你儘管放心，我們會供應。」

凱凱雷爾的神色開朗了些。

「那麼，」凱凱雷爾的聲音越來越大。「就讓你們看看我們的勇敢吧！」

❀ ❀ ❀

列倫郝斯到了一個三叉路口。原來的路又分出了另一條，分出的這條路直直通往一個被森林掩蔽的村莊；一個老人從那裡走過來。

這個老人可能正在散步，從他的衣著看來，似乎是一個有錢人。

列倫郝斯趕快走向前去，對他說：

「你好！我是一個饑餓的旅客，請你告訴我，到那裡可以找到食物——儘管我一文不名？」

老人聽了後，抬起頭看看列倫郝斯：

「你好像從很遠的地方來？」

「是的，我從非常遠的地方來。」

「你是怎麼脫離敵手的？」

列倫郝斯露出一個苦笑。

「行動快一點就可以做到……」他把後面的話說得很含糊。

老人突然瞇起眼，快速地說了些什麼，但是列倫郝斯一句也不懂。他知道輝隆國有好幾種語言，但一般人都說標準的通用語。他覺得老人好像在試探自己，因此特別小心。

「你的話我一句都不懂。」他坦白地說。

對方點點頭。

「以你的身高來看，應該是西哈斯人；但又不是。我看你的確是從遠方來的。你想要什麼？食物嗎？」

列倫郝斯點點頭。老人就轉過頭，用手指著叉路那頭的村莊說：

「你到那個村子去，我的兒子在那裡開了一家旅館。你告訴他說，是貝爾克拉叫你來的，他就會給你吃不完的食物。你千萬不要忘了說貝爾克拉。」

列倫郝斯向他道謝。他對老人要他說貝爾克拉這個名字，先是感到意外，繼而有點擔心——餓著總比落在陷阱裡好得多。

但又不像是陷阱。他覺得這個老人除了有點神祕外，倒是非常親切而誠實的。

一天有三十八小時的飛洛魯，到了中午時分，太陽的白光便照耀著原野和森林；因爲濕度很高，使列倫郝斯汗如雨下。他知道自己支持不下去了。

村莊裡的道路也是杳無人跡。

這時，他發現自己忘了向老人打聽旅館的名稱。沒有關係，好在這裡只有一家旅館。

旅館的門在列倫郝斯面前打開了，他便走了進去。裡面是一個餐廳，設備很堂皇，桌椅都擺得很整齊，處處纖塵不染。但是，連一個客人也沒有。

列倫郝斯選了一張桌子坐下，補助機自動裝置立刻開始發動，對摺紙和文具隨即出現。

「請將你要的食品寫下。」機器以標準的輝隆語說。

列倫郝斯將對摺紙取出，寫下他所要的食品。

「請告訴你的主人，我是貝爾克拉介紹來的。」

然後他把對摺紙和文具放回自動裝置的小抽屜裡，說：「謝謝！」

裝置又自動關上，嗡嗡地響了片刻後，就靜止下來。

突然，背後響起了腳步聲。直到聽見說話聲，他才把頭抬起來。

「你是貝爾克拉派來的嗎？」

列倫郝斯看到桌旁站著一個矮小、寬肩的輝隆人。

「你看得到，我只有一個人。」

這人向他道歉。

「我有點糊塗了，貝爾克拉絕不會派任何人來的。」

列倫郝斯笑了。

「今天的收穫太少，我肚子餓了，又一文不名，但他仍然叫我到這裡來。」

這位輝隆人點點頭。

「那麼，你要吃什麼？」

「什麼都行！。」列倫郝斯答說：「不過，愈快愈好，我快餓死了；另外，我沒有錢付帳，請告訴我該怎麼辦。」

輝隆人笑說：

「這件事以後再說。」

隨即離去，沒走幾步又回過頭來說：「我叫泰爾。」

列倫郝斯發現也必須自我介紹，所以就匆忙捏造了一個平凡的名字。

「我叫列里。」

泰爾微笑地點了點頭。

食物端上來了，菜式之豐盛使列倫郝斯驚喜之至。泰爾很懂事地沒在他狼吞虎嚥時出現，直

到列倫郝斯吃完了，才從裡面出來。

「列里，我已經把飲料準備好，請你跟我來！」

竟還有飲料喝，簡直受寵若驚！他站起來，跟在泰爾後面走。在門那邊，有一道通往地下室的螺旋形階梯。輝隆人因爲溫度太高，因此把住處的一部分建在地下。上面的餐廳溫度很適中，但走下階梯後，就漸有涼意。

階梯盡頭前二公尺處有一扇門。就在泰爾踏下最後一級階梯的瞬間，門開了。泰爾讓到一旁，請列倫郝斯先行。

房間裡的光線很幽暗，因此，列倫郝斯必須將眼睛睜大，才能看得見。

他看見一群男人，手拿武器，靠在牆邊，他們的槍口正對著他的肚子。

列倫郝斯回過頭去看泰爾，泰爾也拿著武器，守在門口。他吞下一口唾沫，不自覺地縮緊腹肌，他以爲他們會射擊他的肚子。

但是，他們並沒有扣扳機，列倫郝斯這才鬆了口氣，微笑地說：「你也知道究竟要怎麼辦了嗎？」

＊　＊　＊

第一件工作是要找到阿魯況飛行衣。飛洛魯星的引力比地球強五分之二，起初沒有感覺，但經過一段時間後，無論再強壯的人，也會感到無法忍受。洛丹不顧他的部下不舒服，因此迫切地需要飛行衣。

凱凱雷爾帶著他們全體來到希克霍姆。這座城的人口已達飽和狀態，街上的人群熙來攘往，十分熱鬧。只有這裡沒有特普希達軍；因此，許多山城裡的居民，紛紛移居此地，希克霍姆就這樣成爲西哈斯的首都；當然，特普希達人絕不會不知道的。

他們到達後，一切都很順利。機器人隨便放在那裡都可以，需要時再召集他們它行了。

但是，人類就沒那樣方便了，必須五、六個人擠一個房間。

洛丹和布魯住在凱凱雷爾家中。他們並不計較住的好壞，熱心地跟凱凱雷爾一起研究作戰計劃。凱凱雷爾被他們的熱忱感動了。

「假如我們的人都像你們那樣積極、認眞，這次戰爭可能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洛丹說明目前遭遇的難題。

「特普希達人的太空船中，有一艘是從別族搶來的，這艘太空船是特普希達軍隊的主力，我們必須把它奪過來——這樣，戰爭就會結束了。」

凱凱雷爾盯著洛丹。

「你的話眞讓人興奮。」過了一會兒，他才回答說：「我們也曾聽說過這艘太空船的事。據說，它大如山岳，裡面裝配了十分可怕的武器。」

主要的困難是，如何把希克霍姆的居民，送到特路達去作戰。關於這個問題，凱凱雷爾說：

「雖然可以輕易地繞過每一個檢查哨，但在半路上被發現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在到達首都特路達以前，一定會被發現的！」

「那麼我們就這麼辦吧！」洛丹說：「把幾個哨站解決掉——重要的是，怎樣才能使特普希

達人不知道偷襲者是誰——？」

凱凱雷爾拿出地圖，在桌上攤開。

「用不著把所有的哨站都解決掉。你看！離這裡一八〇公里之處，有一個小城叫赫拉卡。在以赫拉卡爲中心、邊長二百公里的正方形區域內，都有哨站；而在邊長五十公里的小正方形區域內，則有十六個哨站；這些哨站是爲管制旅行而設的，守衞的士兵一個也不能離開。」凱凱雷爾把地圖摺好收起來。「我們要等頭一班巡邏過去，才能攻擊他們。我相信用我們的武器不難做到。」

洛丹點點頭。

「好吧！你知道巡邏隊每隔多久跟赫拉卡司令部聯絡一次？」

凱凱雷爾搖頭。

「我知道的只有這些。當赫拉卡設立哨站之初，首批巡邏隊來到希克霍姆；那時我們還不夠警覺，因爲我們不喜歡那些頭扁扁的、長得像蜥蜴似的怪物。其中有一個人對我們無禮，我們就把他揍了一頓。

一小時以後，飛機在上空出現，因爲不知該如何搜查，便一直在空中盤旋；最後終於降落在希克霍姆，出來了兩個巡邏兵；那已是事件發生後兩小時的事了。」

他笑了。

「我們只好被罰款。」

洛丹陷入沉思中。

「這樣看來，巡邏兵大概每隔一小時就要到赫拉卡報告一次。在不報告時，搜索隊就出去搜索發出可疑通訊的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快速前進。」

所以，必須先觀察特普希達軍在赫拉卡的警戒情況，然後再全體向特路達進發。

❀ ❀ ❀

「不要怕！」泰爾站在門邊說：「可能你就是我們期待的人物。」

「不會吧？」列倫郝斯噘著嘴說：「我不過是偶然經過的路人而已。」

「這有什麼關係？你說你是貝爾克拉派來的。」

「我說過又怎麼樣？」

「他有沒有問你什麼？」

列倫郝斯照實回答。

「哦，原來如此！那你到底是從那裡來的？」

列倫郝斯凝視著他。

「你有興趣聽嗎？我從那裡來，跟你們沒有任何利害關係——我是從阿魯況來的。」

泰爾有點驚惶。

「那裡？」

「從另一個世界。」列倫郝斯有點生氣地說：「是從一個你們無法想像的遙遠世界來的。」

泰爾搖搖頭。

「那麼，」他試探地問：「你不是輝隆人囉？」

「不是啊！」

「那麼你是什麼人？」

「阿魯況人。」

裡面有一個聲音說：

「聽說在特路達淪陷前不久，有一艘外星太空船降落在羅夫斯；它是從十分遙遠的星系來的。它受到特普希達戰艦的猛烈攻擊，遭受很大的損害，後來就不知下落了。」

「那當然啦！我們很巧妙地藏起來了！」

泰爾問：

「你是否就是那艘船上的船員呢？」

「正是！」

泰爾又陸續問了許多過於深入的問題，列倫郝斯終於忍耐不住，大聲叫道：

「夠了！我要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這時，他們已離開牆壁，圍繞在他四周，手中的武器也已收起。

「我告訴你，」泰爾嚴肅地說：「我們幾個人要繼續跟敵人作戰，只因爲困難重重，所以很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我們必須要嚴格考驗新夥伴，以免間諜滲入。」

列倫郝斯嘆了口氣。

「你們爲什麼不早說?!」

他坐下來，開始談他來到飛洛魯的經過。特普希達太空船被飛行物體突襲的事，不久就傳到鄉間；因此，在座沒有一個人懷疑他的話。

「你們有沒有想過，要怎麼樣反擊？」列倫郝斯問：「或者以祕密集會的方式，來發洩對特普希達人的憎恨？」

泰爾攤開雙手說：

「我們毫無辦法可想。」

列倫郝斯點點頭。

「你的計劃如何？」泰爾說。

「我想到西哈斯族的地區去。」

「爲什麼？」

「假如我的伙伴到羅夫斯來的話，一定會在西哈斯國登陸。」

泰爾想了想，說：

「以我看，到那裡並不容易，因爲西哈斯族人住在深山裡，連特普希達人也不喜歡派巡邏兵去。你一方面要躲避特普希達人，一方面又單槍匹馬，無人支援，實在太危險了！」

列倫郝斯盯著對方的眼睛。

「那麼，你有沒有什麼高見？」

「沒有，可是你來了，我們可以重新考慮。」

列倫郝斯站起來，沈重地說：

「我明白了！」

＊　＊　＊

「這裡大概就是邊境吧？」凱哈雷爾說。

凱哈雷爾是凱凱雷爾之子。

「這裡的視野好像並不遼濶。」洛丹看了後說。

布魯、達哥和西哈斯的青年從希克霍姆來到這裡，打算調查特普希達巡邏隊的警戒情況。他們利用剛剛運來的飛行衣，節省了許多時間。凱哈雷爾立刻就會使用這種新的裝置，表現出他的藝術天才。

高原地帶向北——亦卽向城市的方向——緩緩降低。這片土地被大大小小的岩石和叢林遮蔽著，平原的南邊是高約五十公尺的岩牆，這道岩牆向東西兩方延伸。

據凱哈雷爾說，這道岩牆也就是希克霍姆地區的南部邊境，這一點非常重要。

洛丹非常討厭這種地形，若不得不經過的話，恐怕很難逃過敵方的耳目，一定會被發現的。

但是，凱哈雷爾有不同的看法。

「你必須沿著這個地區的邊境飛飛看，要非常小心才行。假如你不利用叢林作掩護，那麼，當然會被他們發現。」

總之，隱藏在森林裡是最聰明的辦法，又可躲避強烈的陽光

卽使在樹蔭底下，溫度也高達五十八度。雖然飛行衣的溫度調節裝置已經開動了，但是，臉部仍受到陽光的烤曬。

布魯回到地面上。

「好吧！那我等著。」似乎有滿肚子的委屈。「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洛丹也坐下。按照他們行動時間來推算，那些疑神疑鬼的特普希達人應該不會讓我們等太久。假如他們嚴格執行旅行管制的話，那麼，在該地的上空，一天應有幾次空中巡邏。

經過一小時左右。

有微微的馬達聲傳來。凱哈雷爾用雙手摀著他的大耳朵，把身體轉到聲音傳來的方向。

「來了！」說著就站起來。

洛丹也凝神注視。不久，在東方岩牆的上空出現了一個黑點，以普通速度移動著。

他們三人站在岩牆附近非叢林地帶的圓形地上，只有達哥藏起來了——可能他屬於黑暗吧！

黑點原來是一個沒有翅膀和螺旋槳的飛行體，它只能藉著空氣浮著。和阿魯況人相比，特普希達人的引力技術顯然不夠水準。飛行體的引擎聲在耳邊迴響著，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飛行體——稱它爲滑翔機更恰當——發現了這三個人後，就立卽停在岩牆上空，然後下降，降落在洛丹面前十步之處。

機內有兩個特普希達人——洛丹他們曾在附近看過特普希達人，每次都會楞一下。

下來的特普希達人，身高和洛丹不相上下；頭部寬濶，沒有頭髮；嘴唇很薄，而且比人類濶三倍，看起來很像青蛙；此外，他的眼球凸出而且還能靈活轉動——這樣一來，就更像青蛙了。

他的皮膚上覆蓋著黑褐色的鱗片，手指有六個關節；雖然特普希達人給人的印象如此怪異，但他們自己卻不認爲醜陋。

滑翔機的引擎仍「隆！隆！」地響著，洛丹心想：可能特普希達人準備隨時飛走吧?!這個特普希達人來到洛丹面前，拿武器對著他，揮著另一隻沒有武器的手，傲然叫道：

「離開這裡！否則我要開槍了！」

他們三人聽不懂他的輝隆語。

「他說什麼？」

洛丹沒有回答，大聲叫喊：

「達哥！達哥！」

拿著武器的特普希達人揮了揮手，似乎又想說什麼。

剎那間，達哥出現在滑翔機的反方向處，他遵照洛丹的命令，並沒有冒險。他用手中的熱線槍開了一槍，打死了機上的特普希達人。

想說話的特普希達人聽到槍聲便回過頭去，洛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用中子槍殺了他。

「幹得好！」布魯臉色發白地說。

洛丹召集了同伴，繼續前進，留下了滑翔機和兩具屍體。

幾分鐘後，他們就回到了希克霍姆。凱凱雷爾派了一名衞兵在城中最高的塔上，以高性能的雙眼望遠鏡監視全城。凱凱雷爾看起來也和以前不一樣了，似乎很快樂的樣子，他雖然沒有說什麼，卻好像因旗開得勝而十分興奮。

十五分鐘後，衞兵進來報告，有一群滑翔機在城外搜索，可能他們發現了剛才發生事故的現場。滑翔機曾消失了一會兒，但後來又出現，而往城裡飛來。

「我倒要看看，」洛丹說：「他們會怎樣。」

凱凱雷爾伸出右手，將手掌向上。

「我也不知道，他們找不到任何證據，因爲我們並沒有殺死那兩個特普希達人的武器。我看，在他們搜索期間，你們最好還是躲一躲比較保險。」

洛丹從藏身處望著城中最大的廣場。三架特普希達滑翔機中，還有兩架繼續在上空盤旋。

洛丹聽見特普希達人在問凱凱雷爾的話，他們並不是審問，只是有點懷疑。但凱凱雷爾十分鎮定，他堅持此事與他們無關。後來，特普希達人將兩具屍體指給他看，他指著傷口，好像說兇手所用的武器很奇特。

特普希達人好像相信了他，語氣就逐漸溫和下來，並且向凱凱雷爾打聽兇手的藏身之處，凱凱雷爾故意慢慢地和他們蘑菇。但從凱凱雷爾的手勢可以看出，他在告訴他們兇手逃逸的方向。

巡邏隊得到情報後，就回到滑翔機，「嗡！嗡！」地昇空了，與在上空的兩架會合後，不一會兒就消失在雲裡。

洛丹和布魯隨即從藏身處走出。凱凱雷爾笑出聲來，這還是他們第一次聽見他笑。

「你作得很好。」洛丹說。

「你都知道了？」

「大部分知道了。特普希達士兵並沒有和哨站聯絡，因此，我們用不著顧慮太多，從巡邏兵

來，再離開，有很充裕的時間。你到底把那些人騙到那裡去了？」

「東南方的叢林地帶。那裡的面積有一千平方公里，至少要花二、三天時間才能搜索完。」

＊　＊　＊

塔麗是一位極有魅力的少女。

她比她的哥哥泰爾還高一點，但並不很瘦。

她的容貌姣好，雙眼雖然略嫌凹陷，並不影響她的美。

塔麗就住在鄰城霍普鐵，因此成爲反抗軍中的重要份子。那裡有特普希達人的軍事哨站。列倫郝斯並不知道塔麗結婚沒有，是否和她的家人同住；總之，霍普鐵和特普希達人扯上關係，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因爲特普希達人向來都不求人的。

「我認爲，如果把霍普鐵的哨站全部毀掉，可能會引起很大的騷動。」列倫郝斯說。

塔麗對他的說法表示懷疑。

「話雖如此，我們必須分析事實，才能下結論。特普希達人自信兇手不會跑遠了，他們可以慢慢搜查，因此他們到霍普鐵去，會到處詢問，直到抓到了充分的證據後，才會有所行動——在這期間，我們早就到特路達去了。」

「有道理！」

商量的結果，他們決定一起逃往特路達，以躲避特普希達人的耳目。只用列倫郝斯的武器，就可以在這個小村裡幹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塔麗和列倫郝斯被推選爲先鋒，由泰爾率領的人，則落後適當距離，陸續出發。

這支隊伍希望能在特普希達巡邏兵引起的混亂尚未平息之前，就趕到特路達去；因此，他們必須盡量爭取時間。

塔麗信得過的反抗組織，在特路達也有好幾個；假如能跟其中一個聯絡上的話，那麼，要潛入特路達並非難事。

塔麗主張把霍普鐵的哨站全部毀掉，被列倫郝斯否決了。他認爲這樣做會引起很大的騷動；而且，在前往特路達的途中，還有兩個哨站要應付，所以，必須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他們最後決定繞過霍普鐵，萬一遇到巡邏兵，就把他們趕走。

「明天早晨就能出發了！」列倫郝斯說了這話後，他們便一言爲定了。

3

首次的攻擊幾乎失敗，但終於克服了碰上的困難；他們從中獲得教訓，作爲以後的警惕。

塔麗和列倫郝斯徒步離開小村。在中央的大路上，幾乎見不到自用車；即使有，也在行駛了兩、三公里後，就被特普希達巡邏隊攔住。

他們二人在稍微離開街道之處前進；到了下午，霍普鐵市便已在望。他們在塔麗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他們再度出發，向包括小村和霍普鐵市在內的封鎖區邊緣行進。他們和以往一樣，在離街道一公里處前進。

快到中午時，他們到了離邊境只有幾公里的地方，停下來休息。列倫郝斯因爲不能適應引力，因此非常疲倦。

正當他們休息時，傳來了巡邏機的聲音，這架飛機在他們頭上飛過，繞了一圈又飛回來，降落在他們面前二十公尺處。機上有兩個人，其中一人拿著武器走出來。

「別緊張，」塔麗悄聲說：「他叫耶布頓，我認識。」

這是一個緊要關頭。列倫郝斯一直注意如何分別特普希達人之間的不同——塔麗顯然懂得。

耶布頓一見是這位少女，就把武器垂下，張著大嘴笑開了，同時發出鳥叫似的聲音說：

「原來是朋友！」

「是啊！」塔麗說：「我正在郊遊哪！」

「要到邊境去嗎？」耶布頓轉身指著北方說：「不要再往前走了，那裡很危險！」

塔麗點點頭。

「我留在這裡好了；我喜歡這裡。」

耶布頓滿意地笑了。這時，列倫郝斯慢慢地站起身來，故意假裝坐得太久，雙腿發麻，想站起來伸伸腿。耶布頓正和塔麗閒聊，因此並沒有注意到他。耶布頓問塔麗：

「妳下次什麼時候來？」

塔麗伸出雙手，將手掌向上。

「我也不知道，可能明天吧！」

「歡迎！」耶布頓說。

這時，列倫郝斯咬著牙，心中暗禱他們不要離開。

他和耶布頓的距離是二公尺，他悄悄走到耶布頓旁邊，拔出中子槍，面對著耶布頓。

「把武器放下！」列倫郝斯堅定地說。

耶布頓被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嚇呆了，滿臉詫異地看著列倫郝斯和塔麗。

「你就照他的話做吧！」塔麗說。

耶布頓的兩眼滴溜溜地越轉越快，一張大嘴在青蛙臉上抿成了一條線。

「走吧！」列倫郝斯用下巴指指滑翔機。「我就在你後面，你想逃走就沒命。」

塔麗也站起來和他們同行——這樣，對方才不會懷疑。

她在耶布頓旁邊，三人一起走向滑翔機。駕駛員也看到了塔麗，大聲對塔麗說了一句話——列倫郝斯聽不懂——塔麗也簡短地回答了。

這時，列倫郝斯不禁暗暗佩服這女孩實在了不起。

突然間，糟糕透頂的事發生了——耶布頓不理會中子槍的威脅而逃跑了，他用特普希達語向駕駛員高喊了幾句話，就被射殺了。

滑翔機立即昇空。列倫郝斯離飛機有十公尺，因此無法用中子槍把它擊落。滑翔機急速上升，消失在樹梢那邊。

塔麗嚇得面無人色。

「快！」列倫郝斯大叫：「我們快走！不要二、三分鐘，哨站所有的士兵都會趕來！」

「可是，我們到那裡去？」

這正是問題所在，必須要好好考慮才行。假如巡邏兵發出警報，那麼他們就會從這裡越過邊境、到鄰近地區去搜查，這是顯而易見的。

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往那個方向走了。

「往西走！」列倫郝斯決定了。「偏南一點好了，他們可能最後才搜查那裡。」

他們兩人都帶著小型通話機，可以跟泰爾聯絡。但是，他們恐怕敵人會收到他們的聯絡訊號

號，因此就改用他們特有的暗號：一聲表示按照計劃進行；兩聲表示有異狀，必須停止；三聲表示危險；其他還有許多，但列倫郝斯只用這三種。

二人發訊後，就橫過道路，向西快步行進。三十分鐘後，他們來到一片小森林前。

這時，從東方傳來滑翔機的聲音，他們趕緊躲進森林裡，靜候滑翔機過去。

❀　❀　❀

向北的行程起初非常順利，越過兩個邊境都沒被發現；在第三個邊境，雖然需要解決幾個巡邏兵，但也順利通過了。但是後來，他們發覺特普希達人中起了騷動——天空中，巡邏機的數目突然增加了二、三倍；因此，洛丹等一行人便分為兩組，一組由西哈斯族的古洛庫特指揮。

大部分的伙伴都留在希克霍姆，同行者有雷納特．布魯、達哥．卡克達、馬歐爾、馬丁、聖、少女貝蒂和由凱凱雷爾仔細選出的西哈斯隊員。

其餘的人便成為後備部隊；只要洛丹一在特路達獲得物質轉送機，他們就可隨時前去增援。

第二組的指揮是古洛庫特，他是凱凱雷爾的顧問之一。以地球人的標準來看，他大約四十五歲。他也是凱凱雷爾最親信的人——但他自己並不覺得。

洛丹用電訊和希克霍姆的伙伴聯絡。即使他們會使用跟特普希達戰艦上一樣的裝置，也不一定能收到電訊；因此，為安全起見，洛丹便使用集中密碼的訊號，這樣一來，十五分鐘的談話，只要百分之一秒就能從天線發出去。

從希克霍姆到特路達，以輝隆時間計算，需要一個半星期；以地球時間來計算，則為三八〇

小時。藏在寬大的西哈斯服裡的飛行衣，必須在沒人的情況下，方能穿著。

❀　❀　❀

滑翔機駕駛人的意思十分明顯，在小森林上空盤旋了兩、三次後才降落。

列倫郝斯非常不高興，因為他沒想到他們會那麼早就被發現。

他把手放在塔麗的肩上，塔麗正不停地顫抖著。

「妳要勇敢一點！」他低聲說。這句話毫無效果，反而令人覺得可笑。

事後回想起來，這以後的事，只能說是奇蹟。滑翔機群成馬蹄形從東方包圍這座森林，只有一架在西方降落。

列倫郝斯把頭稍稍抬高，想看看有沒特普希達人走出來。這時，空中好似傳來了歌聲，他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因為在飛洛魯根本不可能有這種聲音；但是，這個聲音就在頭上轟然爆開來，好像來自地獄。

接著，發生了猛烈的爆炸，有如世界末日來臨；強光閃爍著；又有強風從頭上呼嘯而過，把樹木吹倒在地；把不知名的物體吹到空中，又落回地面，最後一切又恢復平靜。

列倫郝斯立即站起，豎起耳朵仔細聽，聲音還在他耳中迴響著，但很快就能辨別出那是快速離去的引擎聲。

「我差一點就沒命了。」他又害怕又慶幸地說。

他的行動變得十分敏捷。在東方，除了煙霧和灰塵以外，什麼都看不見；那些煙霧和灰塵飄

向空中，很快就擴散了。他又看看腳下，地上散布著特普希達滑翔機座位的碎片，由此可知，巡邏隊出事了；但是，降落在森林西方的滑翔機仍安然無恙，因爲他聽到從那裡傳來特普希達人興奮的說話聲。

他把塔麗從地上拉起。

「走吧！」

她恍恍惚惚的，跟在列倫郝斯後面，穿過森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一概不知——在森林旁邊，被列倫郝斯抓住脖子按在地上，那時早已被他控制住了；聽到他急促的呼吸聲，但不知他爲什麼這樣做。

「妳在這裡等著！」

只留下一架滑翔機停在離森林幾公尺之處。有一個特普希達人從機上跑出，繞過森林，搜查對面那一邊；機上還有一個人，從他的姿勢來看，好像正在用無線電聯絡。

列倫郝斯靜靜等待著，一等特普希達人從機上走出，就馬上開槍；另一個特普希達人見狀立刻跑過來，結果也被射殺了。

然後他就拉著塔麗，坐進滑翔機。

「怎麼發動呢？」他喘息未定地說。

塔麗看看儀表板，按鈕並不多。

「這就是出發鈕。」她按下其中的一個按鈕說。

立刻生效了——飛機突然急速上升，列倫郝斯慌忙揮掉塔麗的手，再把按鈕轉回一半。

「這樣就好多了。」列倫郝斯不禁爲知道操作法而神氣起來。「由克萊恩惹起的震驚還沒消除前，我們早就進入特路達了。」

「克萊恩是誰？」

「哦！原來妳還不知道，克萊恩就是開著太空戰鬪機在這裡打游擊的人。一定是他看到了滑翔機群，就給了它們一個炸彈；當然，他並不知道我們躲在森林裡。」

塔麗笑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們得救了。」

「對！妳眞是一個勇敢的女孩！」列倫郝斯突然轉變了話題。

她楞了一下，但他的思路又變了。

自從第一次失敗後，他已學乖了，他永遠記得特普希達人嚴格的軍紀，他們寧可犧牲自己也要警告他們的戰友——這一點絕對不要忽視。

通過封鎖區的邊境後，列倫郝斯立即發訊給泰爾，告訴他一切按原定計劃進行。

✿ ✿ ✿

居然比預期的更順利。克萊恩不眠不休地進行游擊戰，使全國不安；這樣一來，就沒有一個人想去試驗旅行管制的效果如何了。

以飛洛魯時間來計算的話，只要八天就可遙望到大城特路達出現在北方。

除此之外，也傳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特普希達人可能被克萊恩的游擊戰激怒了；也可能他

們要實施擬訂好的計劃——總之，他們將轟炸羅夫斯的各個城市。

他們開始大規模攻擊第九行星。特爾特因此十分絕望，洛丹只好派克里斯多安慰他說，再過幾天就可以奪回戰艦，這樣，特普希達人的攻擊自然會中止……。

這樣看來，戰艦顯然還停在特路達的太空機場，因爲遠在離開機場三十公里處，就能看見這艘戰艦。洛丹無法直接下手，因爲如此，他非常不甘心。他知道，必須經過市中心的紅色宮殿，才能到戰艦那裡去。

當他們來到市中心時，恰好古洛庫特正在攻打太空機場，這是一種側面掩護，主要在使洛丹等一行人能進入市區。由古洛庫特率領的第二組，一定在第一組的前後，因爲這兩組已約好在「統一街」的飯店會合；這個飯店是一個西哈斯人經營的。

但是，要進入市區中心並不容易。在進入統一街前——克萊恩已結束攻擊，騷動也逐漸平靜下來——有一個十字路口非常混亂。

於是派達哥前去察看，原來有一隊特普希達人正在檢查通行證。糟了！

爲了要嚴格管制旅行，特普希達人在證書上詳細登記了持用者的住址和控制地區。

洛丹這些人都有前往特路達的合法通行證，他們決定向左彎，繞過另一條路到統一街，由曾經來過特路達好幾次的凱哈雷爾帶路。

當他們順利通過兩個檢查站後，已超過預定到達的時間一小時。

但是，古洛庫特還沒有來。旅館主人先殷勤接待這批客人。自從特普希達人在飛洛魯管制旅行以來，這家旅館幾乎每天都門可羅雀。

當老闆狄哈梅爾聽了凱哈雷爾的說明後，也欣然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古洛庫特這一組遲了二小時才到。

布魯到了以後，似乎一直很開心；洛丹知道一定有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你怎麼啦？」

「有人要看我們的證明書——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後來呢？」

「我們既沒有證明書，也無處可逃，幸好對方只有兩個人，很容易就解決了。但是，一定會引起特普希達人的懷疑，竟有人敢在市中心攻擊哨兵。」

「別的旅客呢？」

「他們一聲也沒吭。」古洛庫特插嘴說：「我們已把屍體處理好，可能短期內不會被發現。我們在路上曾看見特普希達人倒在地上，沒人理他，也沒有怎麼樣。」

他們一行人就在地下室待命。狄哈梅爾同意以自己的旅館作爲今後作戰的基地。

❀ ❀ ❀

列倫倫郝斯和塔麗進入以特路達爲中心的封鎖區後，就把飛機降落地面，棄機徒步前進。

到目前爲止，列倫郝斯非常滿意。

雖然會遭遇很多困難，但列倫郝斯仍堅持要到市區的最高級住宅區去，有一個朋友就住在那地區裡的王宮附近。

他們一路平安地到達了目的地，這時，塔麗已瀕臨崩潰。

這一家的主人名叫卡蘭，塔麗等人受到殷勤的接待。塔麗告訴卡蘭她此行的目的，並告訴他泰爾和地下游擊隊員也將隨後來到；卡蘭聽了之後，並沒改變他的熱誠。

卡蘭只慎重地說：

「以後要小心。這一帶居民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沒收了，目前只有二家還留著；我想我們馬上也會被趕走的。」

列倫郝斯估計，泰爾那一組至少還要五天才會到特路達。

他想利用這段時間，調查與他們志同道合的人。

卡蘭對這類消息十分靈通。

「必須要繞道而行。」他以同情的口吻說：「因為目前通行證的檢查非常嚴格，所以這個工作並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到八十七街的『白色一角獸』飯店去的話，一定會找到許多同志。」

列倫郝斯花了幾天的時間，把街道圖牢牢記下了。

❀ ❀ ❀

「困難是，」洛丹嚴肅地說：「首先，我們統統要潛入紅色宮殿，因為那裡有很多特普希達人，一個人無法應付。

我先警告你們，這次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萬一失敗了，我們的困難會更多。

我們必須先弄到一部轉送機，狄哈梅爾可能知道它在那裡；我們要查查看，它是不是還在那裡。

在這裡用的通行證已經轉送到羅夫斯，叫克里斯多複印幾分。假如轉送機到手的話，通行證也沒有問題了，這樣一來，我們行動起來就方便多了。」

狄哈梅爾說出轉送機原來的地方。達哥．卡克達前往偵察後，卻失望地回來。

「那個地方防衞得十分嚴密，根本沒機會下手！」

狄哈梅爾似乎絕望了。

「從前，在二十五街郵局的角狀建築物裡，藏了一台小型轉送機；但是，那裡也有許多特普希達人，可能不比進入大站容易。」

洛丹認為必須知道實情才能決定，因此就派達哥前往偵察。達哥先在附近看看，然後不藉任何外力飛躍到角狀建築物的最頂層，沒有被人發現。他把建築物內部徹底檢查一遍以後，回來報告說，在那裡也沒有很大的機會下手，但至少比大站好些。

因此，洛丹就計劃如何潛入角狀建築物，平安地把轉送機偷運出來。精於此道的古洛庫特建議說，可以在市區的電線上做點手腳，以供應轉送機所需的能源。電線就埋在市政府地下室的下面。

這樣，假如能弄到一台轉送機，那麼，即使特普希達人也有，也就無妨了。

＊　＊　＊

列倫郝斯和塔麗分頭出發，因爲單獨行動比較容易躲過敵人耳目。

他們二人幾乎同時到達「白色一角獸」。

他們相偕進入餐廳，裡面黑漆漆的，還算舒適。補助機自動裝置並沒有開動，列倫郝斯叫來一個好像是服務生的人，塔麗點了食物。

「作爲一個武士，我似乎還不夠格。」列倫郝斯環顧四周以後，自嘲地說：「下一步要怎麼辦？我們去問問看，那裡有特普希達人？」

塔麗笑了笑。

「我們先等一等，最好問老闆。」

事情的發展卻和他們預測的相反。當他們正在喝飲料時，門突然被踢開，一羣男人擁進來。

「有兩個哨兵被打死了。」其中一人叫道：「就在統一街和二十五號街的交叉口。」

利那間，整個房間突然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才有一個聲音興奮地說：

「誰？是誰幹的？」

男人們伸出雙手。

「詳細的情形沒人知道。這件事對特普希達人而言，是很大的打擊。」

列倫郝斯向塔麗點點頭。等混亂結束後，列倫郝斯便離座向那羣人之中的一位走過去。

「我想和你談談。」列倫郝斯悄聲說：「請你到我的桌子那裡去。」

那個人同意了。

「我叫瓦華，有什麼事嗎？」

他們坐下後，列倫郝斯便開門見山地說：

「我們是從南方來的——我自己則來自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以後還會陸續有人來，來協助這裡的人把特普希達人趕走。我們需要你們幫忙。」

瓦華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你能不能證明你不是間諜？」

列倫郝斯聳聳肩，但又立刻警覺這個動作在飛洛魯並不合適，因此便又將雙手伸出，手心朝上。

「我不能，但你可以考驗考驗我，我有東西給你看。」

「什麼東西？」

「幾種你們沒有的武器。」

瓦華激動起來。

「哦！那我倒要看看！」

列倫郝斯拿出小型熱線槍，對準面前的玻璃，把輸出量轉到最低。

玻璃發出咻咻的聲音，利那間便燒了一個大洞，液體沿著玻璃流下，在桌子上聚成一灘；列倫郝斯又對著液體開了一槍，液體便立即蒸發了。他在射擊時，盡量避免傷到桌子。

瓦華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示範完了，列倫郝斯便把熱線槍收起。瓦華說：

「我們一道走吧！」

＊　＊　＊

洛丹看看小屋，可能那裡就是郵局的守衛處。

那裡只有一個特普希達人。

正是薄暮時分。

「這小子！」

洛丹只帶了達哥和布魯。

他們三人走近小屋。特普希達人傻呆呆地盯著他們。

布魯把精神干擾裝置調整好，走到特普希達人面前停下。特普希達人說：

「什麼事？」

「我想進去。」洛丹指指建築物寬大的正門說。

特普希達人正想開口，布魯便開動了精神干擾裝置。

特普希達人把嘴歪了一下說：

「進去吧！」

洛丹微笑著點點頭，示意達哥先走，並從布魯手中接過裝置，布魯跟在達哥後面。特普希達人把鎖打開，門就開了，達哥和布魯立刻進去了。

洛丹退到門邊，說：

「你把這一切都忘記。」

「是。」特普希達人回答。

洛丹眼看著門關好後，才把干擾裝置關掉。

建築物內部靜得有點出奇。洛丹知道，特普希達的軍人十分守時。目前，在這幢大建築物中，至少有一百名以上的特普希達人。

三個人在寬敞的走廊上前進，達哥指著左邊的門說：

「這是升降機，我們下去吧！」

轉送機藏在地下室。一按鈕，升降機就開動了。

地下室裡燈火通明。

轉送機放在一間小小的側室裡。地上積了厚厚的一層灰，可見已很久沒有人來了。

轉送機高兩公尺、直徑一公尺。洛丹和布魯飛快地拆掉了接線，把轉送機抬起。這部機器約有一百公斤重，兩個人抬是相當吃力的，幸而他們早有心理準備。

「達哥！消失！」洛丹說。

達哥就突然消失了。洛丹和布魯合力把笨重的轉送機搬到升降機內，上了一樓。

他們一走出升降機，就發現整幢建築物起了大騷動。從上層的某個地方傳來特普希達人的叫喊聲；聲音之大，連街上的路人都聽得見。

布魯笑了。洛丹心中默禱，希望達哥在上層搗蛋時，不要被特普希達人看穿了我們的聲東擊西戰術。

他們平安地將轉送機抬到了出口處。這時，門自動開了。

就像剛才交代的那樣，守門的特普希達人已把剛才的事忘得一乾二淨。

他們拖著轉送機從特普希達人面前經過，特普希達人眼睜睜看著他們離開。

狄哈梅爾的卡車就停在街角。把轉送機抬進卡車後，就把遮蔽用的布帘放下。洛丹坐進駕駛座旁邊的座位，與狄哈梅爾同坐。

兩、三秒後，車子突然猛烈震動了一下，達哥的聲音從貨櫃中傳來：

「一切正常。」

狄哈梅爾立刻發動了。

這時，夕陽已西沈，街燈還沒亮起，二十五街的連雲大廈沐浴在黃昏的微光中。街上的交通十分稀疏；在這種情況下，洛丹自信不會被人發現。

他們抵達狄哈梅爾的旅館後，就把轉送機抬進去。

古洛庫特早已等在那裡。他跟別的隊員在城裡的能源導線上作了手脚，當轉送機抬到地下室後，線路立刻就接通了。

「我們必須講求效率。」洛丹說：「下一個步驟是調整紅色宮殿的祕密轉送機；我們必須隨時都能從這裡到紅色宮殿去。達哥，這是你的事！」

達哥點點頭。

「達哥，這是你的額外工作，可以照加班計算。」洛丹微笑著說：「總之，你必須把這個任務圓滿達成。」

* * *

列倫郝斯萬萬沒想到，要闖入紅色宮殿竟這麼容易。

特普希達占領軍在宇宙各地的作法都相同。他們派輝隆人幫忙聯絡，再加上他們每天巡邏，因此他們自認，除了特普希達的職員外，別人絕不可能故意破壞。

然而，他們並沒有把像瓦華那種人計算在內。在挑選線民時，義勇軍虛情假義地騙過了敵人，再用僞造的證明書應付巡邏兵，如此一來，紅色宮殿裡的服務人員，竟沒有一個不是反抗組織的人。

不幸的是，以瓦華爲首的這個組織，不知道該做什麼。他們無意暗殺那個愚蠢的提督——即使把他殺了，也不能削弱特普希達人的兵力；他們也不想去搶奪那艘戰艦——即使搶來，也不懂得如何操作。

他們長期盼望的，就是列倫郝斯那樣的人，因爲列倫郝斯會告訴他們該怎麼做。

在這幢大建築物第三十九樓的走廊上，出現了列倫郝斯，他是用僞造的通行證混進來的，他正對著不知如何操作的行走機而大傷腦筋。

機器開動了，又立刻停下。

他在走廊上來回踱著，仔細推敲到底是那裡不對。

他抓住一個機會，想闖進祕密房間；特爾特在那裡開了一個太平門。在三十九樓的轉角上，有一個服務人員看守著，但他不知道那人是不是他們的同志。

4

「怎麼，你想一個人幹嗎？」布魯高興地問。

「對！」列倫郝斯坦白回答：「快要完成了，但還不如你們快。」

「但是，你開始得比較早。」洛丹笑著說。

剛剛接到達哥從紅色宮殿帶回來的消息，眞令人難以置信，萬萬沒想到，列倫郝斯墜機後竟能生還。

列倫郝斯把他墜機後的行踪說了一遍，並向洛丹報告這座城內的地下組織。

這是十分重要的消息。藉著他們的組織之助，洛丹可以修改奪取戰艦的計劃，這樣一來，事情就更好辦了。瓦華和泰爾一干人假如能早點到達，就可以在城裏故意製造騷亂，從側面掩護這次作戰。洛丹爲他們又增加了許多生力軍而高興。

轉送機安裝在狄哈梅爾旅館的地下室；此外，紅色宮殿的另一部轉送機，也調整成接受的頻道。

特普希達艦隊的提督叫佛烈特．歐倫，他的本部設立在紅色宮殿第三十二樓。

根據這個情報，洛丹把攻擊時間定在瓦華等人——以列倫郝斯為領隊——準備工作完成的那一刻。

＊　＊　＊

紅宮西區永遠是一幅繁忙的景象。佛烈特．歐倫不分晝夜地工作，同時也如此要求他的屬下。

提督並不安於現狀，他希望能調到大洋地橋部新設立的艦隊基地去；但是，既然占領了這個行星，就不得不管理。

他對羅夫斯非常頭痛，雖然羅夫斯已被他占領了；但是，除非抓到駕著一架小飛機，把飛洛魯搞得人心惶惶的那小子，他才能高枕無憂；然而，在目前不穩定的情況下，他只好犧牲睡眠。

在特普希達星收到了來自阿魯況太空船的求救訊號後，佛烈特便決定親自出擊。他推想，發出求救訊號的地方一定有太空船，既然從太空船上發出訊號，船上一定有人，如果能把那些人抓走，就能占領他們所住的星球，作為特普希達人的據點。特普希達人雖已經有了好幾個基地，仍舊不知足。對反抗阿魯況帝國而另求發展的人來說，基地是越多越好。

用這種方法去奪取新基地，是最好不過了。

佛烈特認為，羅夫斯的集中攻擊，以特普希達時間來算的話，不會超過十天——因為輝隆人已不戰而降了。

然而，發出求救信號的阿魯況太空船卻連影子也沒有，他曾拷問俘虜，他們連阿魯況太空船

到底在那個星域都不知道。

這並不是說，佛烈特想奪取這艘船，因為發出求救訊號的太空船已經報廢了；但是，如不發現這艘船，就不知從何著手。

因此，佛烈特不只擔心，甚至有點動搖。對他個人而言，他反而期望戰爭能早日結束。

佛烈特每天一定會把這問題考慮一次。剛把一天的工作做完的威爾漢前來拜見他。

威爾漢的職位相當於地球上的海軍少校，他是佛烈特的部下，目前正在籌組祕密諜報機構。

佛烈特立刻請他進來。

威爾漢畢恭畢敬地行了禮，等著他的上司開口。

「有什麼事嗎？」

「市區非常不穩，閣下。」威爾漢急切地說。

佛烈特驚訝得眼珠都要跳出來了。

「我軍的一輛車被打翻，車上所有的人都被殺了。」

「你如何處理那些叛亂分子呢？」

「沒有處理。」

「什麼行動都沒有嗎？」

威爾漢的鱗片因害怕而劇烈抽搐著。

「抓不到啊！」他解釋道：「事情發生時，別的巡邏車都不在附近，接到報告後再派車，早已來不及了。現場只留下屍體和翻倒的車子。我們曾抓了幾個路人審問，但都證明了他們並不知

情；也沒看見事情的經過。敵人一定是閃電攻擊，而且打了就跑。」

「你應該知道，這件事該怎麼辦。」佛烈特慢慢地說：「這一定不是偶發事件，這些犯人這麼囂張，必定是經過周密的計劃。我希望你能好好幹，不要讓我以為你無法勝任。」

威爾漢的鱗片發出很輕的聲響。他心裏明白，他的地位和名譽就快解除了，這對一名特普希達軍官來說，是莫大的恥辱。

「是！」他咬著牙說：「我會全力以赴。」

「繼續保持聯絡！」

威爾漢隨即退出，在進門處行了一個禮。

佛烈特不等威爾漢把門關起，就急忙跟情報軍官通話，命他詳細報告暴動的情形，然後在占了一整面牆的大市區圖上，記下了時間和地點。

這些皮膚光滑的人，從那裏來的膽子，竟敢在離紅色宮殿僅一公里半的地方，襲擊武裝巡邏車——佛烈特十分懷疑。

✻ ✻ ✻

就在這時，烏里夫·聖從三十九樓的小型祕密轉送機出來，隨後是洛丹。

烏里夫的視線在牆上移動，好像在看什麼，令人覺得奇怪。原來他有一種特殊能力，他的視力可以穿透固體。

烏里夫·聖凝視了片刻後，興奮地說：

「我看到了，他就在離此不遠的第七樓。」

洛丹對拉魯夫·馬丁點點頭。

「你向烏里夫·聖拿資料，看他是否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馬丁點點頭。洛丹又轉向剛走出轉送機的馬歇爾說：

「你和貝蒂聯絡上沒有？」

馬歇爾沒有回答，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重要的事。

「有，對方的回訊來了。」

「你問問瓦華那些人的事！」

馬歇爾的詢問和貝蒂的回答，人耳是聽不見的。

「不要緊的。」馬歇爾報告說：「他們襲擊了一輛巡邏車，把巡邏兵給殺了，他們則平安無事地按計劃行動。」

「很好。你告訴貝蒂要小心。」

馬歇爾又用心靈感應將這話傳給對方。

另外，拉魯夫·馬丁也順利地攫住了佛烈特的視覺和聽覺。他把眼睛閉起，用手塞住耳朵，而改用佛烈特·歐倫的眼睛來看，用他的耳朵來聽。馬丁雖然不知道佛烈特·歐倫想做什麼，但他可以看到佛烈特·歐倫在市區圖前不停地來回踱著，而且看到圖上在宮殿附近作了記號；同時，他也聽到佛烈特·歐倫急促的呼吸聲，和他的馬靴跟地面的摩擦聲。

他還看見佛烈特·歐倫的軍服，比任何一個特普希達人都來得華麗。

「不要擔心。」馬丁結束了這次奇妙的訪問後說：「我又恢復本來面目了。」

洛丹把達哥叫到身邊。

「達哥，下面就看你的了。」

達哥手中拿著已調整好的精神干擾裝置，鄭重地點點頭。

「記住，千萬不要冒險。」洛丹提醒他：「提督的警覺性很高，假如你在瞄準前讓他搶先一步發出警報，那就不妙了。」

達哥又微笑地點點頭。

「指揮官請放心，我會小心的。」

＊　＊　＊

佛烈特．歐倫憂心忡忡地踱回桌邊。也許……

有聲音。佛烈特．歐倫將頭抬起，看見桌前站著一個陌生人，他的身高與輝隆人不相上下，皮膚看起來很黃，眼睛則像兩條細細的斜線。

佛烈特．歐倫上身往前傾，仔細打量這個人，他的右手則在桌上尋找警鈴。

這傢伙究竟是怎麼進來的？

佛烈特．歐倫看到對方拿著一種武器對準他，就慌忙按鈴——但是，他的心意轉瞬間又變了。

我為什麼要怕這個人?!他的皮膚光滑，可能是個輝隆人。因此，佛烈特．歐倫突然對這個人

有了好奇心。

他產生了一種荒謬的想法：這個人可能是來請求我什麼事的；他也可能是很僥倖地繞到這裏來的，總之，不管他有什麼希望，都一定要讓它實現……

他面前的人開口說話了，佛烈特．歐倫原以為自己一定聽不懂，因為他根本不懂那種語言，誰知他卻聽懂了。

「在上面三十九樓西邊走廊上，有一個人想跟你談談，你立刻派一個哨兵去接他，他是你的朋友。」

佛烈特．歐倫找不出理由反對，於是，他就向聯絡軍官發令了。

達哥．卡克達一直不敢鬆懈，因為對方是蜥蜴，精神干擾裝置是否能生效，就很難說了。

佛烈特．歐倫的表情始終不變。

幾分鐘後，鈴終於響了，在訪客專用的螢幕上，出現了聯絡軍官和洛丹。

佛烈特．歐倫將門打開，又請軍官廻避。

洛丹站在提督面前，從達哥手裏接過裝置。

「我想要你的戰艦。」

「沒問題。」佛烈特．歐倫尖聲回答。

洛丹不懂他說的話，但從他頸子的動作知道他的意思。

「我要你發出幾個命令，」洛丹繼續說：「這樣才能順利地接收戰艦。」

「好的。」佛烈特．歐倫以輝隆語說：「你要我發什麼命令呢？」

「請你以大修爲藉口，命令船員全部離船。」

「那可不行。」佛烈特・歐倫立刻說。

他拿出一張對摺紙，先在上面畫了一個球，然後在球的周圍畫上機械和特普希達人，上方畫一個太陽，然後把這張紙以逆時針方向旋轉數圈。

「哦！我懂了。」達哥說：「幾天前才大修過。」

「混蛋……！」

洛丹平常是不會罵人的，這時卻不禁脫口而出。

雖然用精神干擾裝置來控制，卻也不能使他發出無理的命令；而且僅憑精神干擾波，也無法控制特普希達人的全部兵力；更何況這麼大的太空船，連做兩次大修，任誰都會起疑心的。

「最近有沒有從母星來的補給？」洛丹問。

佛烈特・歐倫點點頭。

「是不是武器？」

「是的。」

「你下令把太空船開進太空船機場旁邊的船塢，就說要在船裏裝配新的武器，知道了嗎？」

「知道了。」

洛丹和提督面對面坐下。

「我們來討論一下細節。你現在馬上下令叫船員撤退，不要理會他們的抗議。」

他們就面朝市區圖，在圖上，他們看到在太空船機場的北邊有三個船塢並列。

「你叫他們把太空船開進中央的那個船塢。懂嗎？」

佛烈特・歐倫點點頭。

「在五小時之內開進去。」

「是。」

洛丹傾身向前。

「那我們就告辭了。在我出去的那一刻，你要把我們來訪的事完全忘掉；但你必須記住一點，是你自己要在船上裝配新武器的；而且，船上最好一個船員也沒有，這樣工作起來才方便。知道了嗎？」

「知道了。」佛烈特・歐倫答道。洛丹因爲佛烈特・歐倫似乎完全聽懂了，而感到欣慰。

「叫聯絡軍官送我們出去。」洛丹命令說。

佛烈特・歐倫把聯絡軍官叫來，命他和洛丹等人一起離開。達哥又將精神干擾裝置取出，直到佛烈特・歐倫下令船員全部離開，並把船開進船塢，才又收起。

他們隨即離開了。

佛烈特・歐倫拍拍自己的額頭，大惑不解地自問道：眞是奇怪，那些人那來的膽子，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在馬路上，又在宮殿附近，襲擊我們的巡邏車呢？

❀ ❀ ❀

「一切正常。」洛丹說：「瓦華呢？」

「他和古洛庫特那一組，一起去燒我們拿來物質轉送機的那幢建築物，那時候，有一名輝隆人戰死，貝蒂說，這座城市要開始混亂了。」

「好，撤退吧！」

✿ ✿ ✿

杜凱．洪平生第一次對他的上司——亦即提督，起了疑心。

船在上週才剛大修過，新武器也不知是何時運到的。在大戰前夕要船員們離船，實在是令人不解的瘋狂之舉。

他沒有勇氣問提督本人，但他曾打電話到紅色宮殿向聯絡軍官查訊，聯絡軍官也一無所知。

「你什麼時候接到命令的？」聯絡軍官問。

「兩、三分鐘前。」杜凱．洪回答：「部下們都開始整理行李了。」

軍官的表情非常不安。杜凱．洪和他階級相同。

「我替你問問看，這個命令是不是提督親自發出的。」

「對！」杜凱．洪很快地說：「我看他似乎有點不太對勁。」

聯絡軍官的臉色突然大變。

「你最好不要這樣講！」

「好吧！」杜凱．洪承認這句話講錯了。「假如你能調查出這個命令的眞假，我會十分感激。」

「我再打電話給你好了。」

「謝謝你！」

杜凱．洪放下聽筒後，就開始沈思。

他很年輕，既聰明又勇敢，難怪獨裁者選他當艦隊中最大一艘戰艦的指揮。

好像有補助機自動裝置的味道。一開始他就懷疑，那件事可能有人假冒提督之名而做的。

他很想親自去問提督，但又猶豫不決。

反正，先等聯絡軍官的報告來了再說。

聯絡軍官的報告很快就來了。

「命令是眞的，你們必須全部離開，因爲船上要裝配新武器。」

「那就沒有話說了。」杜凱．洪終於放棄了努力。「是否有其他原因？」

他很想去見佛烈特．歐倫，把事情澄清一下，他心情非常沉重，但也不能不去。

於是，他就把太空船的指揮工作交給前任軍官代理，自己則坐氣墊船到城裏去了。

✿ ✿ ✿

現在，放在狄哈梅爾旅館地下室的物質轉送機，正是最忙碌的時刻。洛丹搶奪太空船的準備工作，已到了成熟階段。

首先，他以文書和在沙漠基地及希克霍姆的反抗部隊聯絡——以文書聯絡是最安全的方法。

洛丹命令托拉和克里斯多說：

「我把希克霍姆的整支部隊都交給你們，請你們在短期內，教他們學會操作阿魯況戰艦的方法。在這期間，我們會把船搶來，你們要把它調整一下，使機器人也能操作——一定要快，絕不能拖。」

希克霍姆的人也接到了命令，半小時後，所有的人都已轉送到羅夫斯，其中兩個阿魯況人還接觸了催眠教育裝置的電極。

洛丹以樂觀的語氣來掩飾他內心的憂慮，每個人都被他瞞過了——除了布魯以外。

布魯知道，機場上的太空船非常難以駕駛，這點他和洛丹一樣清楚。

「我問你，這艘船可以坐幾個人？」布魯把雙手背在背後，仰頭問洛丹。

「三百人。」洛丹說。

布魯點點頭。

「我們只有四十七人。」

洛丹搖頭。「可能還會增加，因爲有一些機器人也要坐這艘船，但是，總共加起來也不過七十人。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布魯用腳尖有規律地敲著地面，眼睛也望著地下。

「那我們怎麼辦呢？」

「這樣的話，只能留一個砲塔看守，因爲我們必須花許多時間作好防備。這個困難必須克服，直到我們找到安全的地方爲止。」

「不太容易哦！」

「這次作戰除了智慧以外，可能還要靠幾分運氣。」

這時，門突然開了，泰爾興高采烈地跑進來。洛丹頭一次看到輝隆人臉上顯出這麼高興的神色。

「船開進船塢了！」他大叫說：「裏面連一隻老鼠也沒有！」

❀ ❀ ❀

杜凱．洪在晉見提督之前，也曾到別的地方去查看過。他心裏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最近從特普希達星運來的武器，都已經全部裝配在戰艦裏了啊！

杜凱．洪又想，或許還有一些祕密武器，登載在司令部的表册裏也說不定。

但是，這也不可能！

他的疑惑越來越深。

他把鱗片抖了抖，然後把名片放在佛烈特．歐倫的聯絡處，不久就被允許進去。他小心翼翼地和提督說話，仍不免激怒了提督，使他險些被革職。

但是漸漸的，他的話開始產生效力。佛烈特．歐倫也開始覺得有點蹊蹺，他叫部下把表册拿來，除了杜凱．洪和幾位保安軍官外，其他的人一律廻避。

特普希達的武器都已裝配在戰艦裏了。

提督不禁自問：

「我究竟爲什麼作了這件事……？」

＊　＊　＊

古洛庫特、泰爾和瓦華都不願負責太空船的事，洛丹只好答應了他們。

洛丹也不願將祕密洩露給輝隆人。

但是，他說服了這三個人，把不用去襲擊紅色宮殿的人，帶到太空機場去。

尤其是瓦華那一班人，他們可能受瓦華的影響，對作戰的過程十分不滿，洛丹並沒忽視這一點；因此，他私下把瓦華叫來，推心置腹地對他說：

「看起來好像只有我們從戰爭獲利，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們把戰艦奪來，那麼，特普希達人的優勢不就整個沒有了嗎？

請你不要以為我們是忘恩負義的人，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把特普希達人從你們的土地上趕走。」

他不知道瓦華是否明白了，但已沒有時間再談下去。

古洛庫特似乎比較明理。

「請你在窗戶旁邊等待。」洛丹下令說：「假如事情不順利，我們會立刻用無線電通知你。」

泰爾同意率自己的部隊在市區製造混亂，來分散特普希達人的注意力。

狄哈梅爾和古洛庫特會合，他也是重要人物之一，因為他負責用卡車搬運物質轉送機，假如沒有這部機器，洛丹便無法向戰艦下手。

洛丹將布魯、烏里夫．聖、達哥．卡克達等留在身邊，而認為馬歇爾、馬丁、貝蒂等人不在

身邊也沒關係——這幾個人被派到船塢去——洛丹希望，貝蒂的周圍有自己的心腹在。

洛丹一面等候狄哈梅爾旅館的客人完全離去，一面和古洛庫特商量，他的部隊最遲在十八小時內，就要開到船塢附近部署。

現在是十二時四十分。急也沒有用，因為乾著急是很危險的。

布魯有點擔心地說：

「會不會在兩、三小時內就要全部出發？」

然而，洛丹的回答卻十分嚴肅。

「你想找死呀?!」

洛丹看看窗外，外面一點也沒有即將發生這次戰爭中最大危險的跡象。

洛丹看看鐘。

還有半小時……

＊　＊　＊

「把命令撤回！」佛烈特．歐倫焦頭爛額地下令說：「我……我要把命令撤回，你說得對，這個命令太荒唐了！為什麼我會這麼作?!」

對杜凱．洪來說，事情並沒徹底解決——因為隱藏的敵人還沒現身。

假如就此罷休的話，同樣的事一定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杜凱．洪下了一個結論——並不一定要和佛烈特．歐倫商量，還可以有其他的解決辦法。

✿ ✿ ✿

「和以前一樣。」洛丹認眞地說：「達哥用精神干擾裝置使提督來接我們。」

他們來到紅色宮殿前——沒有被哨兵發現，達哥也沒離開他們。

「開始！」洛丹下令說。

一轉眼，達哥就不見了。

✿ ✿ ✿

和上次完全一樣，杜凱．洪退出後，佛烈特．歐倫正不停自問爲什麼下了如此荒唐的命令時，達哥突然從虛無中出現了。佛烈特．歐倫大吃一驚，正想伸手去按警鈴時，立刻就被精神干擾裝置控制住，和上回一樣，突然對這個陌生人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

達哥命令提督說，請他派一位聯絡軍官去迎接洛丹、布魯和烏里夫．聖。他立刻照辦。

聯絡軍官悠哉游哉地通過宮殿前的大廣場，向洛丹等人行了一個禮，並說了幾句話後，就轉身向原路走去。

洛丹不懂他的意思，只好跟在後面走。

洛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覺得這次不會再像上次那樣順利。他試著以人的理性都會懷疑好運氣的態度，來寬慰自己，然而並沒有什麼效果。

宮殿的走廊上，人群熙來攘往，十分擁擠。雖然穿著軍服與便服的特普希達人都有，但都沒有去注意洛丹他們。

他們坐升降機到了三十二樓，在走廊上，洛丹首次遇見一個對自己有興趣的特普希達人。

「你看那個傢伙！」洛丹悄悄對布魯說。

布魯慢慢轉過頭去看。

「你的意思是那個人有問題？」

「他一直盯著我們看，你要把他的長相記下來。」

「好的。」

✿ ✿ ✿

杜凱．洪事後又想，爲什麼看到那些人會覺得可疑？他百思不得其解；或許是其中有一個人長得比這星球上的人都來得高大的緣故吧！

當聯絡軍官和那三個人進入佛烈特．歐倫的房間時，他的懷疑更深了。

等軍官出來後，他便向軍官查問，但也一無所獲。

杜凱．洪決心靜靜等候，或許能捕捉到一些蛛絲馬跡。

✿ ✿ ✿

「請你和我們同行。」洛丹說：「跟我們一起坐車到船塢去。」

佛烈特．歐倫表示同意。他爲了能夠暫時離開這裏而高興。

「準備車子吧！」洛丹說。

佛烈特・歐倫便發出一個簡單的命令，然後離座說：

「我們走吧！」

洛丹雖然不懂他所說的話，但從他的動作便能了解他的意思。

「請等一等！」

他和古洛庫特聯絡。

「你那裏怎麼樣？」

「一切正常。」

「走吧！」

佛烈特・歐倫點點頭，然後便開始領頭走。

他們通過等候室，來到走廊。洛丹緊跟在提督後面，盡量不使別人看到精神干擾裝置。

這時，洛丹又看到了幾分鐘前叫布魯注意的那個人，他站在走廊左邊，與兩、三個穿著軍服的人站在一起。那人一看到佛烈特・歐倫，便露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提督也看看他，那個特普希達軍官想利用這一刻向他的上司說話。

洛丹雖不懂蜥蜴族的表情和動作所代表的含義，但也能揣度出來。

「對不起，閣下，」杜凱・洪請求說：「請你允許我發問，好嗎？」

佛烈特・歐倫非常不情願地停下腳步。

洛丹爲了避免引起對方的懷疑，因此並沒有反對。

混蛋！假如我能懂得他們的話多好！

「你問吧！」提督慢吞吞地說。

「這些客人和太空船有關嗎？」

這時，提督突然發起脾氣來。

「我沒有必要向你說這些客人的事！」

杜凱·洪低下頭去。

「閣下，請你回答好嗎？也許你還不知道……」

「好了！好了！」佛烈特·歐倫大發雷霆：「衞兵！把這個人抓起來，關到牢裏去！」

立刻有兩個士兵跑過去，想把杜凱·洪抓住，這位少校發覺事情不妙，便開始反抗。

「我們走吧！」洛丹低聲說。

佛烈特·歐倫聞言便又開始走，他的脚步像木偶般的僵硬。

這時，洛丹心中暗忖：這下可有麻煩了。他必須緊跟在提督後面，因爲他要用精神干擾裝置來控制提督；雖然也可對少校使用干擾波，但又恐怕無法同時控制住佛烈特·歐倫。

背後傳來被捕的少校的叫喊聲，不知在嚷嚷什麼。布魯轉過頭去，赫然發現他正指著精神干擾裝置。

「我們快走！裝置已被發現了！」

佛烈特·歐倫年事已高，假如趕著他跑步，可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洛丹不禁冷汗直冒，心中覺得到升降機的這段路程似乎很長，而由升降機到一樓更是遙不可及！

外面有車在等，他們很快地坐進去，然後以最快的速度絕塵而去。至此，大部分的危險都過去了。

❀ ❀ ❀

「難道你們不曉得，那些人在威脅提督嗎？」杜凱·洪大聲叫道：「你們這些混蛋！提督想把我們艦隊中最大的一艘船交給他們，他已經被那些人控制住了！」

衞兵楞住了。

「把我放開！」杜凱·洪吼道：「把我放開，趕快應變，立刻把那艘船移到另一個機場去。」

當衞兵將杜凱·洪放開，而開始行動時，杜凱·洪仍不停地咒罵著。衞兵們是因爲看到一個人拿著武器抵在提督背後，才把他放開的。

他們隨即離去。整個太空機場都宣佈了戒嚴。

❀ ❀ ❀

「等一等。」拉魯夫·馬丁說：「可能出事了。」

北部大船塢就在他面前——工廠和試驗廠也在那裏。

幾分鐘前，那裏還像以往一樣的忙碌，所有的工作都只爲了一艘太空船。

突然，那兒出現了許多拿著重武器的特普希達人，將球型大戰艦團團圍起。

古洛庫特非常擔心。

「趕快通知洛丹。」馬丁說。

古洛庫特聽了他的話後，點個頭，馬上把開關關上，看看馬丁。

「洛丹要我們吸引敵人的注意力，兩、三分鐘後他就會來這裏。」

「泰爾在幹什麼？」

古洛庫特正面對著通訊機。

「泰爾在機場附近，他也已經開始行動，行動的影響需半小時才會傳到這裏。」

「那麼瓦華呢？」

古洛庫特又再度面對通訊機，但並沒有聯絡上，因爲瓦華沒有回答。

「那小子！」馬丁咬牙說。

「可能逃走了。」

貝蒂就在附近，他們兩人的談話她全都聽見了。馬丁抬起頭，看到她正凝視著太空船旁邊的一個試驗架。

「貝蒂，你看到什麼了？」

就在這一瞬間，他也看到了。

試驗架就是一種把能上下移動的月台，用金屬柱固定的架子。現在，試驗架中的一個已開始搖掍。

這時，貝蒂臉上的微笑消失，皺起了眉頭，因爲金屬柱已發出了聲音，其中一根從熔接處斷

裂，轟然一聲倒下。

特普希達人陣容大亂，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試驗架前，看著倒下的金屬柱。

這時，貝蒂無力地笑著。

「假如洛丹先生能早點來就好了。」

❀ ❀ ❀

杜凱．洪留在紅色宮殿指揮作戰，他沒有勇氣去機場；同時，他也擔心到了那裏，一切都結束了。

開始時，一切都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樣順利，誰知後來試驗架的金屬柱倒下，差一點把幾個部下壓死。

然後又有一座工廠也倒下，原因不明；此外，有一個軍官受一種奇妙的力量吸引，撞到金屬柱上，當場暈倒。

船塢的面積很小，因此這事很快地便傳開來，使得人人自危。

杜凱．洪害怕起來，他感到敵人正在施展一種怪異的手段，但他並不氣餒，又調出兩個大隊的步兵，前去支援船塢周圍的武力。

❀ ❀ ❀

「好，我們走！」洛丹說：「我們要開始攻擊了，達哥，你全力以赴吧！」

這時，他多麼希望拉斯・玆拜能在身邊——因爲，此刻如能有一個不假外力便能行動自如的人，足可以一當百——只靠達哥一個人是不夠的。

一支奇特的隊伍陸續進入太空船。爲首的是佛烈特・歐倫，繼之而來的有操縱精神干擾裝置的貝蒂、洛丹、古洛庫特和他那一班人，洛丹旁邊還有幾個人，押陣的則是狄哈梅爾，他開著搬運轉送機的卡車。

＊　＊　＊

杜凱・洪的命令是這樣的：

「提督的命令無效，因爲很明顯的，那個命令是在外星人的控制下發出的，他根本無法負責。」

聽到的人都非常震驚，他們決定服從杜凱・洪的命令，因爲杜凱・洪是階級最高的軍官之一，也是特普希達最大軍艦的指揮官。

＊　＊　＊

當他們正想越過機場和船塢的界線時，哨兵攔住了他們。

佛烈特・歐倫因此十分震怒，以洛丹聽不懂的特普希達語跟哨兵理論；但從他們的動作和表情看來，對方似乎並不理會。

洛丹觀察了一下四周的環境。這裏有一名軍官，兩名士兵；其他士兵由於剛才受了一場虛驚

，現在就嚴加戒備，守衛在戰艦周圍，寸步不離。

布魯準備妥當後，洛丹一個手勢下來，他就立刻將面前的三個人解決了。

「快跑！」洛丹大叫。

他們把提督留下，本來想把他一起帶走，當作人質，但在求快的情況下，只好放棄。

達哥倏地消失了。船的對面產生了很大的騷動，原來空中突然出現了一個怪人，向下面開槍掃射，將半個縱隊的人都打死後，這個人又消失了。

受到伙伴保護的貝蒂並沒有閒著。特普希達士兵手中的武器突然自動脫離了他們的手，飛向空中；他們的衣服被撕裂；槍枝自動爆炸。

這些警衛部隊陷於極端恐怖的混亂中，他們開始盲目射擊，開始從太空船四周撤退。洛丹等人則在機庫和試驗架的掩護下，繼續前進。

這時，達哥出現了。

「上船！」洛丹的聲音略帶嘶啞。「達哥，你快去找一個可用的砲塔。」

一群車隊從南方越過機場往這邊開過來，似乎來意不善。

「前進！」

警備隊連最後的抵抗也放棄了，原來有一名特普希達軍官被干擾波控制住了，向部下吼道：

「你們趕快滾！」

這是洛丹命令他這麼做的。

特普希達部隊慘遭洛丹等人集中砲擊，終因不敵而撤退，當他們後退了幾百公尺後，又被剛

才過來的車子攔住。

洛丹把握住這一個好機會。

「從艙門進去！」

他一向鐵面無私，此刻，狄哈梅爾和他的卡車比較重要。

古洛庫特將轉送機從卡車上卸下，這時，艙門開了。洛丹的部下們一個也看不到。

他們使勁將轉送機抬到艙門的下緣，把它推進去。

他們二人氣喘吁吁。

「你要不要跟我來？」洛丹問。

古洛庫特搖搖頭說：

「去也沒有用。」他指著從南方來的車隊。「那些人可能會想盡辦法阻撓你起飛，我們可能會乘機從這裏撤退。」

古洛庫特握住洛丹伸出的手。

「謝謝！」

古洛庫特說。

「那裏，我應該感謝你才對。」

洛丹跳上艙門，再看了古洛庫特一眼，然後就把艙門關上，跟在部下後面走了。

情況有點不妙。上船以後，應該會看到起了疑心的杜凱·洪派來的士兵才對。

勝利的關鍵就在，那一方的持續力較大就能得勝。洛丹根據自己和布魯的判斷，自信能操作

這艘船；更何況，一個變種人足可抵得上十個特普希達人。

還是小心點才好，同時，杜凱·洪派來的兩個大隊也要盡快解決掉；此外，洛丹要盡可能控制住這艘船的司令室。

5

洛丹的部下進入艙門後，就在走廊上前進。

在重力升降機前，烏里夫·聖看到洛丹，就把手擧起。

「請注意，至少有一百個敵人在船上。」

「在什麼地方？」

聖指指走廊的天花板。

「司令室呢？」

「只有兩名」

「有沒有遇到達哥？」

聖點點頭。

「在砲塔前遇到，那裏有五個敵人。」

洛丹環顧一下四周，說：「好！我們上去！」

升降機並沒有任何動靜。

聖繼續報告達哥的行踪。達哥不假外力，潛進了砲塔，當敵人詫異萬分之際，五名士兵就已經送命了。

洛丹鬆了一口氣，隨即以無線電告訴達哥，一俟警備隊的車輛進入五百公尺距離範圍內，就開始砲擊。

洛丹等人很快就占領了司令室。看守司令室的兩個特普希達人並沒將裝甲門鎖起，洛丹拿著武器制服了他們。

當馬丁在捆綁那兩個人時，洛丹看到房內有一個計器，由於他曾唸過這方面的資料，因此能夠看得懂。他想盡可能地利用這艘船。

當他看到那個裝置時，不禁開心地笑了，有了這個裝置，他就可以把敵人統統解決了。每個阿魯況戰艦的艦長都可隨時使用二氧化碳的通風裝置，並可以在一瞬間，隨自己的心意按區域灌滿不能呼吸的二氧化碳，如此一來，敵人的戰鬪力就會瓦解。

洛丹本想用電訊來尋找特普希達人所在的區域，但後來又放棄了，因爲使用電訊裝置時，不論如何都會發出輕微的聲音，爲避免引起敵人的注意，就只好不用了。

烏里夫·聖在圖上指出敵人所在的區域。洛丹按下中心的管制盤，將裝甲門關起，同時按了通風裝置的開關。

片刻後，烏里夫·聖證實整個特普希達軍已失去了戰鬪力。

這時，達哥進來報告說：

「半數的車輛已毀了，剩下的一半陣容大亂，不知如何是好。」

這次的戰艦爭奪戰由洛丹這邊獲得了勝利。洛丹為了搬運轉送機，派了一部分部下到下面去；這時必須呼叫克里斯多、托拉和「好希望」的其他船員。

✻ ✻ ✻

杜凱・洪為了是否要發出最後的嚴厲命令而焦急，他深怕自已會坐失良機。

他立即和大洋地橋部艦隊基地聯絡。為使對方了解自己的意思便已花去一段時間；另外，要讓基地司令相信自己並沒瘋狂，也需要幾分鐘。

「敵人已經把船占領了！」他對著麥克風大吼：「我們的警備部隊被打垮，戰艦被搶走，你說，這樣行嗎？

請你立刻派出一大隊的輕型爆擊機，每一架都要裝上戰術爆彈，命令駕駛員將戰艦炸毀！

如果轟炸失敗，就等敵人駕著戰艦升空後，在自由空間活捉它。至少要派三個中隊的驅逐艦在衞星軌道上待命。

請注意聽著：絕不能讓他們把那艘戰艦帶走，否則我們就完了，這樣一來，大君主會把我們降級，一輩子都不得翻身，你懂嗎？」

✻ ✻ ✻

物質轉送機終於裝設完成。

然後將頻道調整為與羅夫斯星沙漠基地的轉送機相同。洛丹下令開始轉送。

同時將轉送機改變為接受。

洛丹心裏明白，若要使這艘船不出意外的話，就必須在幾分鐘內完成轉送作業。

首批被轉送來的是特種機器人。

接著是變種人。

所有成員包括機器人在內，一共是七十二名，重要關口的部署也都完成。除了兩名外，其他人都帶了超分子破壞砲，同時，也帶了自衞武器。

洛丹一面用手操縱防禦阻礙器的操縱桿，一面等著克里斯多和托拉的到來，他們二人正在監督轉送，直到完畢。

克里斯多的臉上顯出一種恍然若夢的表情，好似突然被送到童話世界一般。

然而，隨後進來的托拉，臉上仍是那一抹慣有的諷刺，這是洛丹早就預料到的。

托拉說：

「恭喜你，又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啦！」

這時，馬丁的報告來了。

「檢波！從零度到十八度有一群火箭。」

洛丹立即回頭。

「把轉送機關掉！」

有人回答：

「已經關了！」

防禦阻礙器的操縱桿隨即插進，顯像幕上立刻有一個模糊的影子掠過，然後一切又回復正常。

「完成起飛準備！」洛丹的聲音非常嚴厲。「二十秒內起飛！」

＊　＊　＊

「航線？」當這艘巨船從陸地起飛，向飛洛魯飛去時，托拉問。

「羅夫斯。」洛丹回答：「妳說呢？」

托拉一臉的驚訝。

「羅夫斯？你沒說錯吧？」

洛丹正色說：

「妳難道想像不出，特普希達人下次會採取什麼手段嗎？——我們假如在外軌道，順利地超過敵軍的話，那些愚蠢的特普希達軍官一定會改變戰術，因爲他們一心要贏得這場戰爭。」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托拉有點困惑地說：「在我們安全控制戰艦以前，他們爲了結束這場戰爭，可能會去攻打羅夫斯；這樣的話，你仍舊要到羅夫斯嗎？」

洛丹看看她。

「一個國家的毀滅，」洛丹沈重地說：「對妳來說有多重要，我是不知道；但對我來說，我願爲解救羅夫斯而全力以赴。」

托拉本想再奚落他幾句，但看到他一臉正經，又噤聲不語了。

站在旁邊的克里斯多陷入沈思中。

「檢波！」馬丁又叫了：「前方有十五個物體！」

「距離？」

「十三萬公里！」

「開始跳躍！」

剎時，控制燈亮起，船已準備好作超空間的跳躍。

「注意！」馬丁叫道：「他們要開始攻擊了。」

「跳躍！」

一瞬間，顯像幕上的影像突然消失，代之以一片淡灰色，然後又亮起來；這時，顯像幕上的影像完全變了，換成了被藍灰色的雲籠罩著的羅夫斯星，而飛洛魯星則在右舷顯像幕的角落裏，變成一個明亮的光點。

克里斯多的額頭上閃爍著汗珠。

「阿魯況人是無法在這樣有限的空間裏，做這種冒險的。」

「但是我們卻做得很好，同時也讓對方知道，除此已別無他法；因爲只靠一門分子破壞砲，絕對無法應付整整一個艦隊的。」

洛丹命令部下：

「降落在要塞上！」

在降落前，洛丹和特爾特通話，向他說明狀況，告訴他將沿最短的路線到要塞來。

洛丹並不知道，特爾特的檢波裝置是否已偵查出船在超空間跳躍後的行踪。

也許巨船在被搶後飛往何處，他們都不知道。洛丹開始擬訂翌日的戰鬥計劃，這一天將可能成爲重要的奇襲時刻。

當無法以半數的武裝來鎮壓敵人時，就只好依賴可靠的船員來擔任這項任務了。

❀　❀　❀

杜凱・洪毫無反應地承受了這個打擊。占領軍的全部參謀已在首府聚集開會，商討對策。只要還有一線希望，他就絕不投降，而認爲情勢仍大有可爲。

「我們必須採取行動。」杜凱・洪的語氣十分嚴厲。「敵人把我們最重要的一艘戰艦搶去，現在已不知去向，他們可能走得十分匆忙。

眞是這樣的話，我們應該立刻進攻羅夫斯，因爲戰爭必須盡快結束。

假如戰艦還沒有飛離本星系的話，那麼就更必須進攻羅夫斯了。這樣做或許會使我們遭到比失去戰艦更大的損失。在敵人學會開船技術以前，我們必須把基地毀掉。」

他站起來。

「命令各部隊在三小時內完成出擊準備。」

❀　❀　❀

要塞的進口處雖已十分巨大，但對阿魯況戰艦而言，仍嫌太窄了。

因此，洛丹就把船降落在進口處上方的山谷裏，將轉送機調整好，使特爾特也能使用。

特爾特已經變了。往日他們自飛洛魯倉皇逃走時，仍保有的驕傲與自信，如今已消失無踪；當看到這艘戰艦時，他只露出了一個軟弱的微笑。

亡命天涯的特爾特幾乎沒有隨員。

洛丹簡潔地說明了狀況：

「特普希達人可能在二、三十小時內，就會前來攻擊，我相信他們不會來得更快，但我們必須趁早設防。

他們會全力攻擊羅夫斯，因爲對他們來說，已到了決一死戰的時候——利益問題倒還在其次。他們如毅然採取行動，對我們倒有好處。我並不打算把敵軍全部殲滅，但至少要使他們損失慘重，讓他們久久不能恢復元氣。

那麼，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返回基地，以補充我們的船員……」

「你們就把我們丟在這裏不管了嗎？」特爾特瞪大了眼睛，不安地說。

「只有兩、三天罷了。」洛丹安慰他說：「假如不補充船員的話，這艘船就等於廢物。」

「那麼，派輝隆人去不就成了嗎？」

「這樣做必須花很多時間，因爲輝隆人還必須從頭學習，即使利用催眠教育裝置，也需要花兩、三個星期。」

洛丹一直仔細觀察自己的話對特爾特有什麼影響；事實上，他之所以不答應這樣做，是因爲他不願把戰艦的詳細情況讓外星人知道。

洛丹把一切行事都指向一個最高的目標，那個目標卽是：有朝一日地球人將領導銀河各種族。地球人必須把這事保密。

特爾特似乎並沒有起疑心，他想了想，說：

「你們假如能平安回來，我會非常高興，因爲我們實在無法獨力長期防衞。」

洛丹保證說：

「我一定會盡力而爲。」

特爾特點點頭。

「我會感激不盡。」特爾特說：「你不在，我們就群龍無首了。」特爾特虛弱地笑了笑。「你們因爲遇難而到我們這裏來，卻爲了我們而奪來這艘本星系中最大的太空船，我們眞不知如何來表示我們的感激。」

洛丹期待的，就是這一句話。

旣然特爾特不知道如何來報答，那麼，洛丹便可告訴他方法。

「事情是這樣的，」洛丹好像突然想到似地說：「我有一個請求。」

「請說吧！」特爾特把身體向前傾。「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盡力。」

「這事並非只爲了我們自己，我是爲日後的戰況著想才想出這個辦法的，我們假如想把戰爭快速而又沒有損失地結束，就必須大量增加轉送站的數目。」

特爾特露出一個苦笑。

「我盡量努力去做，但是，我們的轉送機生產量很小，可能無法如期製造出你需要的數量。

」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洛丹不在乎地說：「假如你能把設計圖借給我們，那麼，我們就能在母星上如期製造了。只要你肯把轉送機的設計圖借給我們，那麼，我們在母星訓練部下的五天中，就能增加十二個轉送站。」

特爾特臉色大變，很明顯的，洛丹的提議並不妥當。

「我很懷疑，」特爾特說：「你們是否能夠製造出這麼困難，而你們又對它的原理一竅不通的裝置；更何況你們還有跟船一起落入敵手的危險；我覺得這樣做太冒險了，你認爲如何？」

洛丹毅然搖搖頭。

「絕不會的，銀河遼闊無比，不可能有人追捕到這艘船，這點你請放心。我會把我部下的能力證明給你看。」

特爾特轉過頭去，看看他的兩名顧問；但是，他們兩人都把雙手伸出，手掌朝上，表示他們也無計可施。

特爾特沈吟片刻後，終於回答說：

「我試試看好了。」他嘆了口氣。「你知道，我並不是有意要刁難你，我對你們的感激還是勝過技術上的機密。」

洛丹輕輕地敬了個禮，心中湧出抑不住的勝利感。

「我也保證，絕對善用這個機密。」

準備都已經完成，設計圖也已送到船上。洛丹對於特爾特好似在自己的脅迫下交出設計圖，並不在乎，因爲物質轉送機是一流的政治性機密，無法以外交禮儀來衡量。

假如設計圖弄不到手的話，洛丹可能就會以把他們放下不管，來威脅對方；但是，幸好事情還不致走到這一步。

其實，洛丹自己也懷疑是否眞能在預定時間內，做好十二個以上的轉送站；然而，這並非最重要的事。無論如何，這個機密是連阿魯況人也沒有的技術，在地球上製造一定會花費不少時間，這樣一來，他就有藉口向對方解釋了。

托拉和克里斯多十分清楚洛丹的想法，克里斯多並沒有說什麼；但是，當托拉和洛丹一起在司令室時，她就話裏有刺地讚美他了：

「總有一天，對阿魯況來說，你也是一名危險人物，那時必須在你的酒裏放毒人參才行。」

她講的是英文，因爲她用了「毒人參」那樣古老的詞句，使洛丹一時答不上話來。

✻　✻　✻

幾小時後，特普希達艦隊靠近的消息傳來，戰艦因而立即起飛，而剩餘的輝隆防衛艦隊也跟著一起離開，他們把這次戰爭視爲最後一戰。

洛丹親自操作這艘尚未命名的巨船。

馬丁擔任檢波工作，十分勝任愉快。

當這艘船距離敵人僅八百萬公里時，洛丹便命令輝隆軍的艦長們固守崗位，自己則飛躍進入超空間。

✻　✻　✻

「檢波！」旗艦的檢波軍官報告說：「前方大約有二百艘輝隆艦隊，距離是四百特普希多—拉第伍斯。」

杜凱．洪緊緊盯著顯像幕。羅夫斯人本不打算認眞抵抗，然而，面對這兩百艘船，羅夫斯人卻顯出了無比堅強的反抗決心。

「這樣的話，兩小時就白白浪費掉了。」他很不高興地嘀咕著。

他想閃電進攻羅夫斯，這樣的話，就能把飛洛魯星防衛空虛的危險，減到最低程度。但是，假如在攻擊開始之前，先必須和輝隆艦隊交手一陣的話，那麼，整個作戰計劃就會有了出入。

因此，他就命令第二、三大隊離隊攻打敵人，別的艦隊則直接向羅夫斯前進。

這時，檢波站又偵察到其他物體。負責檢波工作的軍官非常疑惑。這個裝置相當於阿魯況的空間構造搜查機，能反應出周圍空間之四度時空構造的扭曲，這種扭曲是由於太空船的遷移而產生的。

一般來說，反應的結果都會一清二楚地顯現出來，然而，這次的反應卻非常模糊，他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杜凱．洪接到報告後，便親自前往察看；但是，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當他回到司令室時

，背後響起了喊叫聲：

「你看！戰艦！」

杜凱．洪聞聲立即轉頭，光顯像幕上突然出現了那艘巨船的輪廓，它就在距此五、六十公里處。它可能一直停在原地沒動。倏地，砲塔的大口徑分子破壞砲口中，射出了藍色的能量線，轉眼間，特普希達艦隊的右翼便化成了氣體。

「開砲！」杜凱．洪驚叫，同時打開與友艦通話的設備，又喊：

「開砲！」

幾秒後，旗艦遭受了極大的撞擊，立即旋轉著脫離了隊伍，船上的機能立刻停止。原來是友軍的巡洋艦想逃走，因而撞上了旗艦，造成了一百名以上的船員死亡，別的船員不是受傷便是昏迷過去。

在第一大隊的杜凱．洪的代理人，花了寶貴的好幾分鐘，才明白艦隊的指揮責任已落到自己身上，而那艘戰艦已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而後，餘下的特普希達艦隊的五分之一也變成了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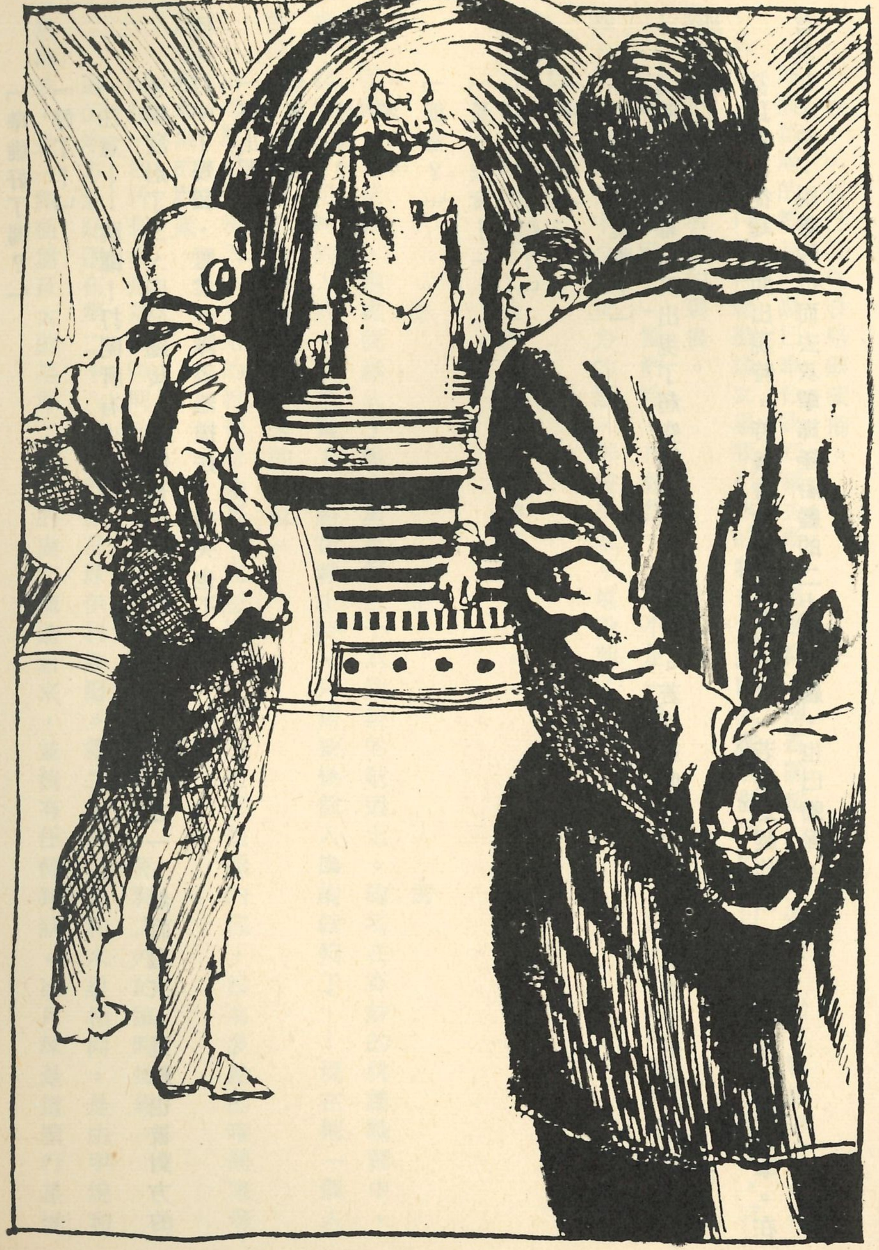
洛丹和布魯像兩架計算機似地工作著。

「跳躍座標？」

「零！」

「跳躍能量？」

「最低限度！」



「準備好了嗎？」

「好了！」

「注意——跳躍！打開所有火砲！」

連續發射了三、四分鐘後，使特普希達艦隊又損失了五分之一；然而這次，亘船也被對方的砲火打中了幾發，雖然被障礙器擋住，損失也不小。

「停止開砲！」

然後又說：

「座標？」

「零！」

「能量？」

「最低限度！」

「準備好了嗎？」

「好了！」

「注意——跳躍！」

這時，顯像幕上又出現了超空間不成形的灰霧。若以五度空間的構造來說，船依然滯留在原地未動。

當亘船再從超空間出現時，特普希達艦隊驚惶萬分。若要追趕他們，只有使用密集射擊。在首度交手前，脫離隊伍而去攻擊輝隆船艦的二大隊戰艦，也已歸隊。

「好！」洛丹的聲音略顯疲倦。

輝隆艦隊的艦長們雖已奉命返回羅夫斯，但是爲了搜查戰艦上的生還者，仍在戰場停留片刻；然而，戰場上只散布著被織女星吸引來的特普希達的旗艦殘骸而已。以擴大顯像幕來觀察，才發現這艘旗艦上有縱的裂痕。

「這次的捉迷藏，」雷納特．布魯說：「雖不是一種完美的作戰方法，但是效果卓著倒是真的。假如他們集中全部火力的話，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洛丹點點頭。

「你的想法很好，我們以後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 ❀ ❀

僅僅一次跳躍，戰艦就進入了織女星系第二十八行星的軌道上。砲塔在奇妙的跳躍戰鬥中，幾乎都分配了足夠的人員——事實上，船在靜止時，只需要幾個人操縱就夠了——現在則一個人都沒有，因爲船員們都回到了原來的崗位。

洛丹認爲，侵入本星系的特普希達軍，在短期內，由於忙於整頓內部，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尋找這艘危險的戰艦。

因此，洛丹想利用這段時間，在織女星系內建造一個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臨時據點。

這個地方最好選在第二十八行星的冰月球伊利多爾。第二十八行星和木星相同，是由甲烷和氨構成，是一顆極爲巨大的星球；從它的表面構造看來，並沒有任何異狀。冰月球是這顆行星惟

一的衞星，其直徑大概與太陽系的冥王星相同，而其他方面也與冥王星十分相似；引力則比地球稍低。

巨船擁有大量的能源，可將伊利多爾極地的圓形深洞再挖深一點，如此巨船便可藏入深洞，不致被敵人發現了。

洛丹完成這項任務後，又在深洞旁挖了較小的側坑，並將船內剩餘的物資運入，這對於今後前來修理的船而言，會有很大的幫助；然而，在工作中，洛丹並沒有忘記自己在織女星系未完成的使命。

這時，俘虜了幾名特普希達軍官，便把他們關在空的船艙裏，審問他們。

然而，審問的結果，並沒得到一點有價值的情報，因爲俘虜中，階級最高的也不過少尉罷了。由於特普希達人的軍紀十分嚴格，不會把重大的機密洩露給下級人員的。

但是，洛丹心裏仍放心不下一件事。雖然他已知道有這麼囘事，然而，從少尉口中得知，仍使他大感驚訝。

這件事只能告訴布魯：

「他們堅信地球在織女星系，亦即他們自信收到了來自月球的阿魯況太空船的求救訊號，因此，他們立刻就出發了。

他們一定算錯了。特普希達星離這裏實際上有八一五光年，不過，二十七光年的錯誤，也只是百分之三點四的誤差罷了。

因此，他們仍然堅持己見，連那個少尉都深信，總有一天，他們會在這個星系裏，發現送出

求救訊號的太空船殘骸。」

布魯驚訝地瞪大了眼睛，凝視著洛丹。

「眞是太僥倖了！」他微微喘著氣說。

洛丹點點頭。

❀　❀　❀

他們用超空間通訊把大概情形傳送到地球，洛丹並命令佛烈多準備訓練船員所需的物品，這樣一來，便可盡量減少滯留母星的時間。

洛丹與特爾特約好了，五天後就得囘去，雖然他並不把這個約定看得很要緊，但他自己也想盡早囘到輝隆，因爲他想在輝隆停留數週，好使特普希達人誤以爲戰艦已不在此地。這時，一天僅休息兩小時而其餘時間都守候在檢波機前的馬丁，向洛丹報告說：

「整個星系都沒有飛行物體！」

這次敗仗給特普希達人的打擊，可能比洛丹想像中的還大。看來他們是想控制輝隆，並鎭壓輝隆的居民，他們之所以如此，可能是認爲被奪的船會在母星獲得補給，然後再飛向超空間的緣故吧！

現在正是前往地球的大好時機，因此洛丹迅速地訓練他的部下，準備越過二十七光年超空間的跳躍。

二十小時後，準備完成了。洛丹盼望他的部下都已嫻熟這次大跳躍所需的知識。

「你們要注意，」他的聲音十分鎮靜：「每個人都要好好地把眼睛睜開，萬一發生了任何一點失誤，我們就無法離開超空間了。」

然後對布魯說：

「三十分鐘後出發！」

＊　＊　＊

布魯目不轉睛地看著擁有四十二個行星的織女星，他面前的時鐘正指著出發前的一分鐘。

「X——六十秒！」洛丹以沙啞的聲音說。

「實在太美了！」布魯喃喃自語道：「把這裏送給蜥蜴太可惜了，我們一定要把它奪回來！」

地下時間庫的秘密

C・達爾頓

1

龐大無比的球型太空船轉瞬間就從四度空間飛入五度空間，而失去了踪影。

現在已在織女星的第四十二行星軌道上，以超光速向二十七光年外的地球飛去——它剎那間就消失無踪，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原來它變成了非物質而消失了。

四度體在五度空間內不能擁有意識，而三度體在五度空間內，則在時間上與意義上都不能存在。物體已不成爲物體，也無法遵守時間與空間的法則；換句話說，卽是沒有時間。

但是，確實存在。

這艘直徑八百公尺的大太空船，仍然繼續存在著，當然，它是以別的形式存在；船上的船員們也是一樣。

當自動操作的電腦下令開始超空間的飛躍時，洛丹心中忐忑不安。

因爲，他並不了解這艘船的性能，他從特普希達人手中搶過來的這艘船，本是屬於大宇宙的支配者阿魯況人的，它在製造技術方面，與「好希望」十分相似。

駕著這艘船，在人手缺乏的情況下，以超空間的飛躍飛到地球，實在是一大冒險。但是，爲了要殲滅特普希達侵略軍，以解救織女星系第八行星的居民，只有這麼做，因爲輝隆人根本無力與特普希達人對抗。

雖然洛丹心裏有數，此舉很可能造成死亡和挫敗，但無論如何也得冒險一試。

「星雲二號」——洛丹私下爲這艘船所取的名字——在時間和空間的跳躍中，唯一能保留意識的物體就是——陽電子電腦，它會自動記憶非物質化船員的感覺，並把它保存下來，作爲日後參考之用。機器人也開始活動，它們已被調整過，以備人類發生事故時應變之用。

「星雲二號」進入飛躍後，貝里．洛丹開始覺得時間已經停止。他痛苦萬分，這種痛苦蔓延到全身，好像要撕裂他的四肢似的，使他動彈不得。

他的朋友雷納特．布魯就躺在司令中心對面。布魯是和他一起踏上月球的首批人類中的一個。

這種情況究竟要持續多久呢？

布魯也開始呻吟，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直直盯著天花板。

這時，門開了，一個和人形相似的物體，飄然進入了房內。那個物體週身閃爍著淡淡的金屬光澤，原來是個奇特的機器人。它一接到陽電子電腦的命令，便立刻執行。

自動注射立即生效了。

痛苦逐漸減輕，然後完全消失。洛丹起身看看自己記的日曆，他本以爲時間停下了，現在他慢慢知道，飛行二十七光年並不需要他預估的那麼久。

就在這瞬間，洛丹明白了克里斯多和托拉這兩個阿魯況人，爲何常常想回到他們的母星阿魯況——距離地球三萬兩千光年以上。他們雖然一直盼望回去，但都被洛丹技巧地阻止了——無論如何，地球的位置絕不能讓他人知道；目前地球還不夠強大，沒有能力介入宇宙的紛爭。

布魯用手肘把身體撐起，用兩腳踩著地面，心想：地面究竟舖了什麼東西，能經過數千年的磨蝕，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眞是奇怪；接著又打了一個呵欠。

「我大概睡了很久——卻比沒睡更疲倦。一切都順利吧？」

當然，他指的是超空間跳躍。

洛丹點點頭。

「我們的移動已按計劃順利進行——至少到目前爲止。現在我們要確定一下我們的位置。我已命令陽電子電腦，在冥王星軌道上物質化。」

「沒看到別人嗎？」

「沒有必要。」機器人離開以後，洛丹才站起來。「醫療機器人是作什麼用的？既然我們兩人平安無事，別人也不會有問題的。」

這時，中央管制盤上的顯像幕閃爍起來，顏色逐漸對準，接著就有形象出現，明亮的太陽出現在船頭左方，他們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前方飄浮著發出微光的行星，而那顆被白色的冰所覆蓋的星球，便是冥王星了。

飛躍終於成功了。

「我們基地的人可能還不知道新戰艦的事。」洛丹自言自語地說：「布魯，還是先通知他們

比較好。我們的船假如被空間構造搜查機偵察到，他們可能會發出警報。」

空間構造搜查機是阿魯況人發明的，是利用四度空間構造的震動來檢波的，太空船的超空間飛躍原理與此相同；其震動是以超光速的速度傳播，毫不浪費時間。

根據阿魯況科學家在幾千年前證實的結果，引力就是五度能量放射，因此，不須花時間就能傳播。

布魯用通訊機呼叫冥王星，這個通訊機是一種超空間式的普通裝置，在幾光年範圍內都不會被別人收到。很幸運的，冥王星的前哨基地還沒把巨船的出現，通報到其他地方。布魯因而鬆了一口氣。

「貝里．洛丹向冥王星基地報告，從現在起開始進入警戒狀態，假如有其他的船接近，必須立刻通知銀河市，詳情以後再報告。完畢。」

開關隨即關上。洛丹說：

「還是通知地球比較好，否則，他們可能會派出新成立的太空艦隊來。他們見到我們的船，一定會非常緊張。『好希望』的直徑只有六十公尺，只跟『星雲二號』所載的十二艘搭載艇一樣大。假如你要用超空間通訊機，必須好好調整，只用銀河市能接收的束波。」

布魯以超光速無線電波跟地球聯絡，幾秒後，洛丹在地球上的根據地——銀河市——立即有了回答；然而，當通訊員正要開口時，布魯就插嘴說：

「立刻關上你的送訊機，把所有的超空間通訊機都管制起來；我下面的話，你必須向指揮官扼要說明；我們與織女星系第八行星的輝隆人聯合，跟來自特普希達星的侵略者作戰，『好希望

』在戰役中受損，但我們又從特普希達人手中，搶來一艘阿魯況製的大戰艦。幾千年前，特普希達人曾與阿魯況人作戰，併吞了阿魯況帝國邊境的三個小恒星系。當他們想侵略地球時，收到了錯誤的情報，而到了織女星系，當時我們正好在那裡，因此也被捲入了戰爭，這就是我們沒有乘『好希望』回來的原因。

我要命令地球各政府發出通報。我們將在四小時後，降落在銀河市。我們的船直徑約一公里，呈球狀。為避免引起誤會，請告訴地球人，這不是侵略者的戰艦，而是第三勢力的新戰艦。完畢。請把通訊機關掉。」

有一個人不知在何時，悄悄地進入中心。那人有兩公尺高，看起來雖然已經很老了，其實還很年輕；他的身體柔軟；頭髮斑白，覆在額頭上；他的眼睛近乎金色；他就是克里斯多。他是悠久的阿魯況王朝中，碩果僅存的一人。幾年前，他被迫降落在月球上，從那時起，他便和洛丹合作，順利離開了月球。克里斯多微笑地以阿魯況語說：

「或許只用這一艘船就能征服太陽系。」

由於洛丹和布魯接受過催眠教育，因此能聽得懂他的話。克里斯多又繼續說：

「我們很僥倖地搶回來這艘船，而且毫無損傷。」

「對核爆彈也有利用價值。」布魯說。

克里斯多奇怪地看看布魯。

「什麼意思？」

「假使沒有核爆彈，就沒有能夠判斷別人思考，而且一跳就能繞地球半周的變種人，也沒有

具備念動能力的人；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那次爆炸，我們腦子裏的潛能可能繼續沉睡幾千年，也不會醒過來；現在你懂了吧？我們現在有十八名變種人——假使沒有他們，就沒有這艘船……」

克里斯多笑了。

「布魯先生，你說得好，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突然又正色說：「然而，請你別忘了，特普希達人並沒有在織女星系戰敗。在他們還不知道戰艦下落以前，我們最好能盡快回去。」

「克里斯多，你不要擔心。」洛丹微笑地插嘴說：「我已交代過，織女星至少要跟地球聯絡五次，所有情報都由銀河市接收。我一定會遵守諾言。假如現在降落的話，『星雲二號』的船員一定在等著我們，而超光速小型太空戰鬥機也是一樣。只要幾天或幾個禮拜，特普希達人一定會被我趕出宇宙之外。」

「真能這樣的話，那就太好了！」一個冷漠的聲音在進口處響起，說話的人是托拉。

她是被迫降落在月球表面的阿魯況探險船的前任女船長。她悄悄地走進來。她的身材高大；一頭純白的秀髮與淡褐色的皮膚，形成一種奇特的對比；她的眼睛是略帶紅色的金色。她用一種既冷淡又輕蔑的讚美來誇獎洛丹。雖然她常跟洛丹抬槓，其實卻含有一種微妙的感情。

兩個種族的人經過幾年的接觸後，關係逐漸親近，但是，卻無法將他們間的距離完全拉攏。時間和空間就是他們間的距離；時間是幾千年，不！是幾萬年，而空間則為三萬光年。然而，洛丹非常感激她把地球人視為有智慧的生物。她原以為地球人是一種即將絕種的野蠻生物。因為洛丹曾預見了未來的危機，托拉才降尊紆貴地和地球人結交，這是她為了回阿魯況才採取的手段—

「假如使用『星雲二號』的話，這事將是可能的……

「我想不會有問題的。」他看著對方明亮的眼睛，慢條斯理地說：「我在穿越五度空間前，會有點擔心，但是終於成功了，下次我們可以循原路回去；裝備一定要充足；我們絕不給特普希達人攻擊地球的機會，他們連地球在那裡都不知道哩！」

「可是，你也得承認，」這宏亮的聲音，好像要看穿對方心事似的。「你正左右為難，是嗎？雖然地球是你的，但是在你漸漸接近時，障礙也隨之而來。這幾年中，你曾遇到四種不同的外星人，你們能擊退威脅到母星的侵略者，也是藉助於我們的技術才做到的；這也是地球首次介入星際間的事件，意味著地球人踏入了阿魯況人的領域；你說，對不對？」

「是的！」洛丹壓下自己的火氣。「我認為這樣做很好。我會自問，假如我是退化的阿魯況人的話，我會怎麼辦？當妳的巡洋艦迫降在月球上時，雖然月球的引力那麼微弱，妳的船卻無法脫困，而地球的原始太空船卻利用液體燃料的火箭，把你們救出；如果要談現狀的話，請妳千萬不要忘了這件事。托拉，要不是我救了你們，可能你們現在還困在月球表面，看著螢幕上毫無意義的抽象影像呢！」

克里斯多走近托拉，把手搭在她肩上，說：

「托拉，別談這些了。我們跟洛丹是朋友，也是併肩作戰的戰友，我們應互相幫助；假如我們能再回到阿魯況，也都是他的功勞啊！」

托拉沉默不語，眼皮垂了下來。到目前為止，她已數度反駁洛丹的話；但是，地球人的意志比她更堅強，她似乎已經招架不住；不過，她心裡明白，這件事並非只靠理智就能解釋的。

已經通過土星軌道，但並沒發現泰坦的前哨基地——洛丹也希望如此。他想盡量避免不必要

的麻煩。木星在他們旁邊出現，轉眼間又消失在背後。

進入火星軌道時，「星雲二號」開始減速，貝里．洛丹準備降落。

這時，雙方在無線電中彼此呼叫。洛丹不在時，由佛烈多上校代理第三勢力，他接到了來自織女星系的超空間通訊，並把一切都按照指示準備妥當。

洛丹與托拉互望了一眼，洛丹並不誇耀他的勝利，只點個頭而已；布魯則顯得比較神氣。

布魯笑逐顏開地拍拍洛丹的肩膀說：

「怎麼樣，我以前說的不錯吧?!」

「要不要下令船員準備降落？」

「那就麻煩你了！」洛丹不經意地回答。

他的心早已飛到地球上了。

* * *

銀河市呈現出一片蓬勃的氣象。

洛丹第三勢力的首都便誕生在戈壁沙漠的中央，亦即戈遜鹽湖的旁邊。

這個地區與外界徹底隔離，是每邊長二百公里的正方形，中間覆蓋著外人看不見的能量圓頂，可由阿魯況反應爐獲得源源不斷的能源。圓頂下的陽電子電腦才是這個新興國家的心臟，它的外緣排列著許多大工廠，這些工廠將住宅區與行政中心完全隔開，有五萬名以上的專家在那兒工作；如不是其中有大群永不疲倦的機器人，可能五十萬人也不敷工作需要。

在住宅區外，有一支小型的機器人部隊，嚴守著二個普通機場和一個太空機場；同時，這裡停放了三個大隊的地球製的太空戰鬥機，共計一百六十二架，都隨時待命起飛。

當巨船出現在空中時，連知道內情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先是一個小小的點，然後漸漸擴大，直到像一個星球一樣，連太陽都被它遮住了——這個新的星球終於降落在銀河市了。先在能量圓頂上停留幾分鐘後，便像氫氣球般地飄向地面，最後終於降落在太空機場上。

洛丹率先踏上了地球的土地，只有一個人前來迎接他——他和洛丹一樣，體形高瘦。從他的黑髮看來，大約有三十七歲上下。他臉上的皺紋雖然很深，但看起來好像很有幽默感。

他在洛丹面前停下，伸出手說：

「洛丹，歡迎你回到地球上，我們都很高興你回來。」

「謝謝你，佛烈多上校。」洛丹微笑地回答，隨即認真地說：「但我們不能永遠高興。」

佛烈多驚訝地說：

「這是什麼意思？」

洛丹轉過頭，指著那艘巨船。它是用不知名的合金做成的，像摩天樓般地宏偉。

「佛烈多，你還沒問起那艘船，你的自制力實在不錯！」

上校的皺紋更深了。

「我和好奇無緣，我相信你一定會告訴我，因此就沒急著問。」

「哦！原來如此！我也正等著你的報告呢！布魯正在監督船員離船，幫著把他們送到城裏，我和你一道去，兩小時後在圓頂裡開會；請轉告所有負責人，屆時務必出席。佛烈多，我只有一

件事要問你，這裡有沒有發生異常的事？」

「絕對沒有。」佛烈多又笑了。

在機場待命的滑翔機把洛丹、克里斯多和托拉一行人送到銀河市，市民們以熱烈的歡呼聲迎接他們。

開會前的兩小時很快就過去了，在地球人和阿魯況人的合作下，第三勢力的要員們全部都參加了。

洛丹說：

「謝謝你們歡迎我們回來，但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回來的目的，是爲了要馬上補充裝備，然後再度出發。在我們報告之前，先請佛烈多報告這裡的情況！」

上校輕咳了一聲，坐著說：

「我們收到了來自織女星系的通訊，所以，那裡的大概情形我們都知道了；你們要的二百五十名警備部隊和催眠教育資料，也已準備好了。我相信新戰艦的船員將能符合你的要求；此外，在金星上實施的變種人軍事訓練可能也已結束了——其中只有諾摩．雅多因還沒學到心靈感應的竅門；但是，這支部隊已足可派上用場了，我已經把變種人部隊從金星召回了。」

「船員和變種人都解決了，」洛丹滿意地點頭，又說：「那機器人呢？」

「我們留下了幾個在月球上降落的阿魯況船的機器人，大部分是修理機器人和醫護機器人；如果用得上，你儘可全部帶去。」

「當然用得上的，上校，新的戰艦太大了，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太空船的製造進行到那裡了

？」

「完全按照阿魯況的設計圖來製造的話，還需要一年——是一艘巡洋艦，比新戰艦小一點。」

「怎麼樣？這個舢板不錯吧？」布魯挿嘴道，好像那艘戰艦是他造的。

洛丹沒有理會他，又繼續問：

「地球的情況如何？政治怎樣？世界政府成立了沒有？」

佛烈多上校輕輕搖頭說：

「很可惜，隊長，幾千年的傳統，無法在兩、三年裏一下子就改變。那時，你利用得自阿魯況的武器，消弭了核子戰爭，把列強統一——能夠那樣已經很不簡單了；到現在為止，世界的政府一直不能成立。然而，另有一件大事，亞蘭·D·馬堪特倒成功地統一了各國的諜報和情報機關，建立了TAF。」

亞蘭·D·馬堪特是西方秘密情報局的局長，也是自由世界首屆一指有權有勢的人。他站在洛丹這邊，對洛丹十分支持。

「確實如此。」洛丹也承認這事。「現在回到我們的計劃來吧！我們在織女星系上捲入了戰爭，受害的是輝隆人，侵略者是特普希達人。特普希達人是蜥蜴族的子孫，他們征服了第八行星，據為已有；我們從那裡搶來戰艦，並跟輝隆人約好，將盡快回去解救他們。約翰·馬歇爾和巴卡特博士仍留在冰月球伊利多爾上，這就是我們的遭遇。」

「為什麼把那兩人留下？」佛烈多疑惑地問。

「他們在那裏的小基地上，監管著無法修復的『好希望』上的超空間通訊機，只要特普希達人一進攻地球，他們就會立刻通知我們。他們有輝隆部隊保護著，非常安全。他們住在很深的冰洞裡，生活必需品都很充足。伊利多爾不論在體積或生活條件方面，都跟冥王星很相似。」

「洛丹！你眞要回織女星嗎？」

「我只有這條路可走；不只是為輝隆人，也是為我們自己的安全著想。特普希達人隨時都可能侵略地球——對於經常來往於星際間的特普希達人，二十七光年的飛行簡直易如反掌；所以，我們必須搶先一步，必須在侵略者還在銀河系裏搜尋地球時，就把他們從織女星上趕走。」

佛烈多正經地問：

「何時出發？」

「船員適應太空船以後就立刻出發。布魯負責訓練工作，我也要幫忙。我們還帶來了織女星系戰況和侵略者的照片，要馬上複印出二百張，發送到世界各地，由我來說明內容。這些星際文件對地球人來說，一定會產生很大的震撼……」

＊　＊　＊

效果竟出乎洛丹意料之外。

地球上各大都市的人們開始集會，要求列強聯合，並請貝里·洛丹擔任總指揮官——從西區開始，大家正式授權給他；此外，也原諒了他不把阿魯況太空船的建造技術交給地球、卻用來建設自己的中立國的苦衷。

洛丹自知，整個地球都期望他的卓越領導。

但是，這次的勝利並沒使他輕鬆點，因爲眼前還有一項重大的任務，等著他去完成。布魯不分晝夜地訓練三百名船員，直到他們都筋疲力盡，才肯讓他們休息。十一天以後，「星雲二號」出發前的準備工作，終於全部完成了。

四艘搭載艇留在地球上，以備萬一需要補給時之用。有兩個中隊的戰鬪機在自中空間中巡邏；此外，列倫郝斯和尼森兩位少校，負責指揮大批的超高速機，這些魚雷型的袖珍太空船，具有難以想像的加速能力，在十分鐘內便能達到光速。

貝里．洛丹下令作最後的檢閱。布魯雖已胸有成竹，但仍不免有點緊張，他命令部下在巨船前集合整隊，檢查他們軍服上的鈕扣是否齊全、鞋子上有沒有灰塵。當他正做著這些瑣事時，洛丹來了。列倫郝斯、尼森和飛行員們排到隊伍右邊。

神采奕奕的布魯，用打雷似的嗓門兒下了口令，部隊立刻便成立正的姿勢。

「向右——看！」布魯喊完口令後，便走到車前，洛丹、托拉和克里斯多陸續下車。布魯沒想到托拉也會來，他在這位美麗的阿魯況女性的注視下，不禁羞紅了臉。

洛丹在旁瞥見了布魯臉上的表情，便歪了一下嘴角，做了一個鬼臉，原來洛丹也滿調皮呢！

他威風凜凜地向那位第三勢力的安全部長走去，在幾公尺前方停下。

布魯覺得背後有三百雙眼睛在緊盯著他。托拉仍以等著看好戲的眼神，冷漠地望著他；克里斯多卻很有興趣的樣子；唯有洛丹看起來器宇軒昂，他在女性面前也不致驚惶失措，仍舊泰然自若。

布魯按照規定，在洛丹面前立正，以軍事化的口氣報告說：

「戰艦的船員整隊完畢！」

洛丹看看布魯，彎身爲他扣起衣服上開著的扣子。布魯努力壓抑住滿懷的難爲情，他暗自埋怨部下沒有先提醒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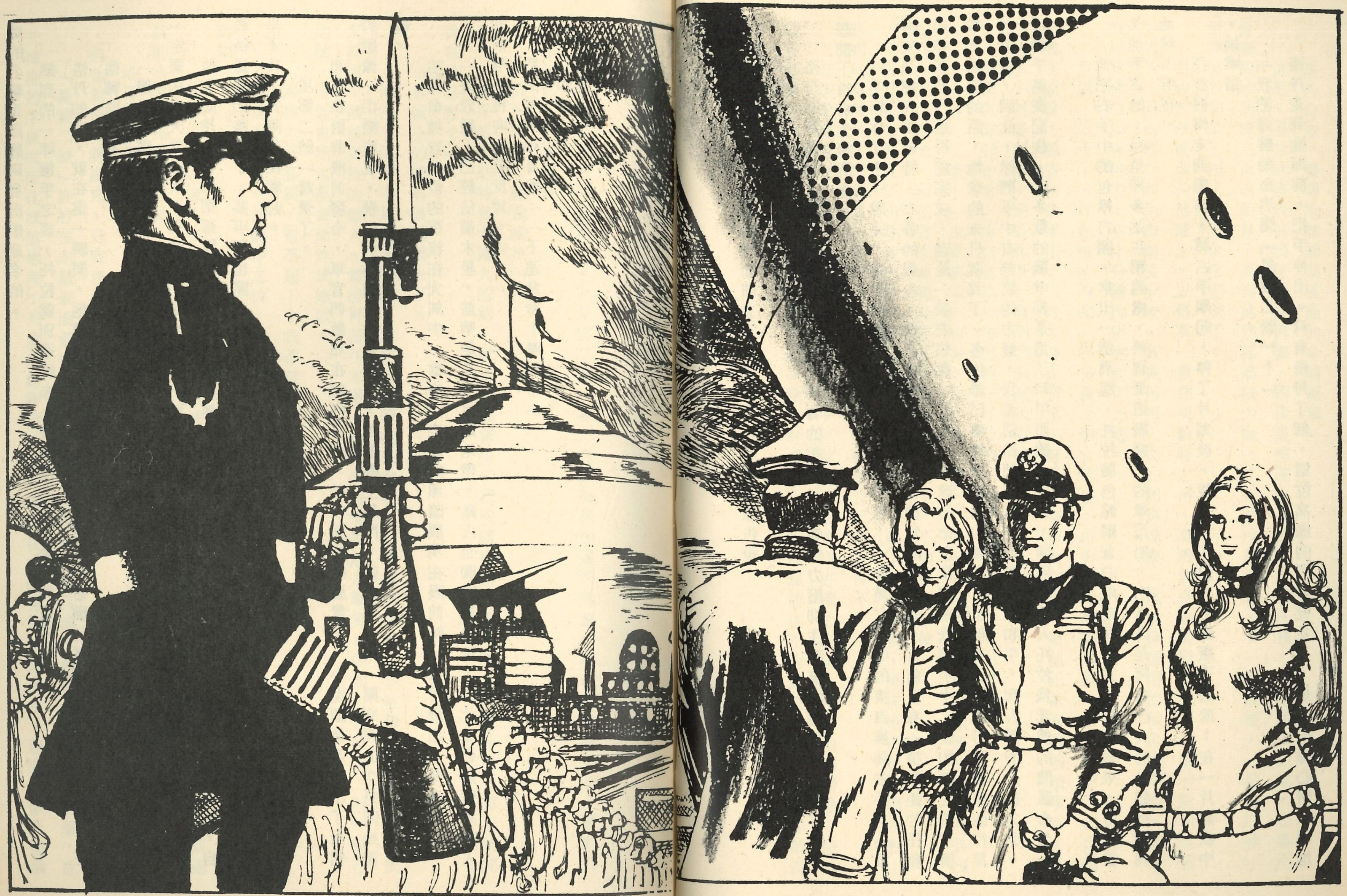
「辛苦你了！」說完，洛丹便轉身面向隊伍。「稍息！」他將左手中的東西換到右手。「根據安全部長雷納特．布魯的報告，你們似乎已完成遠征織女星的準備。目前正有一項艱鉅的任務在等我們，是否能完成，還是一個未知數；但是，地球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假如敵人前來襲擊太陽系的話，地球的末日就到了。各位都已熟練這艘船的操作，也都有瞬間就可毀滅整個行星的武器，因此，你們手中有無窮的力量，我希望你們把這股力量用在和平，和人類的公益方面。你們千萬要記住，大多數的戰爭都是爲了和平而戰。現在，請阿魯況人托拉爲我們的戰艦命名。」

他把右手中的包袱打開，拿出一個酒瓶，托拉臉色略顯蒼白地走向前去，接了過來，洛丹微笑地看著她；克里斯多站在稍遠處，凝視著這艘龐大的球型船，它本來是阿魯況人的，如今卻爲地球人所有。

托拉慢慢走到船前，將右手舉起，停了片刻後，便迅速在船身上把瓶子敲碎；在一片靜寂中，她喊道：

「我把這艘船命名爲『星雲二號』！」

洛丹走到她面前，把手伸出。只有洛丹了解，這位高傲的阿魯況女人，是以何種心情來以地



球的名稱爲這艘阿魯沉船命名的。

熱烈的一陣握手之後，托拉就別過臉去，慢慢地走回正等著的車子。

洛丹知道，就在這一瞬間，地球取代阿魯沉、重建人類星際帝國的基礎已經奠定。

他轉向布魯說：

「讓『星雲二號』作一次試驗飛行，在小星群地帶演習，由克里斯多和我作觀測員；但是，一定要在今天就結束，同時，把這事通知泰坦、金星、冥王星等星球上的基地。」

他有點捨不得地把部隊解散，然後便迅速執行。反重力升降機把他們送到部署處；這時，自動街道開始移動了，裝甲門也開了，阻隔室成爲眞空，發電機也開始轉動，一等克里斯多和洛丹坐下後，升降口便關起。

「星雲二號」起飛了。

布魯在對講機前發令，軍官們散布在船內各處，站在同樣的裝置前，小型顯像幕映出了他們的影像。在機庫裡，飛行員迅速坐進戰鬪機，隨即關上艙門，就在這一刻，機庫裡的空氣開始流轉。

地球像塊岩石似的沉沒在大氣中，當宇宙空間的黑暗展現在眼前時，洛丹發出了命令：

「假設敵人已經佔領木星，前哨是在小星群地帶。敵人企圖攻擊地球，因此我們要毀掉敵人的前哨，再向木星反攻。」

然後看看布魯說：「下達命令！執行！」

「知道了！」

布魯立即用麥克風發令。「星雲二號」在十分鐘後就加速到光速。布魯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在胸前，問洛丹說：

「要不要把木星毀滅？」

「如果敵人是特普希達人的話，就必須這樣做。我沒跟你開玩笑。咦？那是什麼？部下們究竟在做什麼？」

布魯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了。

「洛丹，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們的戰鬪機部隊在一小時後就會越過小星群地帶，把它化成瓦斯雲，殲滅那裡的敵人，然後再前往木星，把正要起飛的敵人擊潰。假如由『星雲二號』執行的話，可能會把木星表面炸成地獄。」

「那根本不必要，對不起——我不該多嘴。」

布魯毫不介意。他動作之快，令人難以相信。雖然有自動操作的電腦控制飛行，但他仍事事躬親。

「星雲二號」進入小星群地帶後，開始減速。第一中隊戰鬪機自機庫起飛。正跟列倫郝斯通話的布魯，指定假想敵，下令部隊進攻。

洛丹在顯像幕上監視整個作戰經過；克里斯多沉默地站在洛丹旁邊，金色的眼睛裡帶著懷疑，但他並沒有說出來，只有洛丹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星雲二號」終於在木星表面低空飛過，洛丹立即指定一個目標，命令他們攻擊。接著，冰天凍地的木星表面化成熔岩湖；列倫郝斯率領的戰鬪機，在木星旁邊的衞星上，將假想敵全部殲

滅。洛丹接到報告後，將手放在布魯肩上。

「狀況相當令人滿意，我們可以放心地回織女星去了，『好希望』被毀的損失，將可收回千百倍的補償。特普希達那批渾蛋，等著瞧吧！」

這時，克里斯多終於開口了：

「對你們來說，殲滅侵略者易如反掌，但我並不贊成你們這樣做，因爲一定會有幾艘船逃走，他們回去後一定會重整旗鼓，捲土重來；雖然我們有良好的裝備和精良的武器，但我認爲，還是跟他們言和比較好。」

「和蜥蜴簽訂和平條約？」布魯楞住了。

「有什麼不對嗎？宇宙中的智慧個體各有形態，並不能以外表來判斷好壞；跟阿魯沉簽約的對象中，也有像蜘蛛似的生物；而其中最好的盟友，則是住在附近一個多水行星海底下的生物。因此，外形並不重要，問題只在對方的個性如何。」

「難道特普希達人也有個性？」

「任何人都有個性的，」克里斯多嚴肅地說：「只是好壞之差罷了。」

「那麼，你認爲怎麼做最好？」洛丹十分關切地說：「是不是要向他們提出和平建議？」

克里斯多聳聳肩。

「以後你再問吧——在我們和特普希達人遭遇時。那時他們也許會因爲吃了敗仗，而想跟我們言和哩！」

「我還有一件事想問你。」洛丹直直凝視著克里斯多的眼睛。「你認爲我們的船員如何？他

們能應付得了星際間的紛爭嗎？」

「沒有問題。」克里斯多掩藏不住眼中自然流露出的讚歎。「我現在懷念的是阿魯沉舊日的光榮，想當初我們也是這樣建立起銀河帝國的；但是現在……」他笑了笑，繼續說：「你們才是古代阿魯沉人的繼承人。」

當布魯正呼叫太空戰鬥機時，洛丹正色回答：

「以比喻來說，或許是吧！」

2

圍繞著恒星織女星運行的四十二個行星中，只有第八行星有智慧生物的存在。輝隆人的身高絕不會超過一點六公尺；他們的眼睛小而凹、額頭凸出、皮膚被陽光曬成極深的顏色，與古銅色的頭髮形成了奇特的對比。他們的嘴很小，因此看起來很秀氣。他們的母星飛洛魯，氣候十分炎熱，引力強度則只有一點四G，這種引力對矮胖的輝隆人來說，再合適也不過。

然而，居住在母星的人並不多。當飛洛魯淪陷以後，人們紛紛逃到殖民星羅夫斯，在那裡定居；等待著有一天救星阿魯況人突然出現，擊退特普希達人，拯救他們。

輝隆人擁有以五次元原理來操作的物質轉送機，它能把人或物質轉送到極遙遠的地方；然而，他們的太空飛行卻還停留在萌芽階段，因為他們並不精通五次元數學。這種明顯的差距，使洛丹頗為不解。

第二十八行星只有一個冰衞星——伊利多爾，這顆衞星曾有大氣籠罩著，後來凝固了，表面變成山嶺險峻、冰原處處、而不適於生物居住了。然而，伊利多爾並不是死寂一片。

在一座山脈的地底深處，掘了一個空的洞穴，這個洞的平滑內牆上，還留有新近創過的痕跡

。從這裡有隧道通往地表，途中還要經過阻隔室，馬歇爾和巴卡特博士隨時都可各開一架太空戰鬪機作偵察飛行。

超空間通訊機藏在萬年冰底下，附近蓋了兩幢地球人跟輝隆人住的塑膠屋，屋中的光和熱由發電機供應，並且裝了空氣調節設備，因此，洞裡的生活倒也十分舒適。

生來就具有心靈感應能力的馬歇爾，是變種人部隊中的一員，現在，他將出發去作偵察飛行，過去曾是澳洲名醫的巴卡特博士也在一旁幫忙。

「我很想念布魯。」馬歇爾說：「我很想再看看他那張胖嘟嘟的臉蛋。」

「為了逃避孤獨，一切都要忍耐。」巴卡特博士好像十分了解似地點點頭。「假如布魯在的話，那麼，洛丹、克里斯多和托拉也一定會隨之出現，這是不是你真正的希望？」

「尤其是托拉。」馬歇爾承認說，調整了一下鋼盔上的通訊機。「她真是個美人。」

「但是，她比伊利多爾的冰還冷。」巴卡特笑了。「假如你單相思的話……」

「別擔心，我絕不會侵占洛丹的地盤的。」

約翰．馬歇爾進入操縱室，把機艙蓋關起，默默地看看醫生，然後拉起超空間通訊機旁管制盤上的操縱桿，通訊機立刻就開始動了；這是與飛行員通訊用的裝置。

「準備好了沒有？」馬歇爾說。

巴卡特點點頭說：

「開始出發，祝你好運。」

「謝謝！」

戰鬪機被反引力飛機發射器彈出，進入了突然大放光明的隧道中。

阻隔室在他背後關上了，有喞筒的聲音響起；前面的門開了，馬歇爾立刻把操縱桿向上推，這架單座的小型飛機就立刻飛進了淡淡的陽光中。

伊利多爾與織女星相距太遠，光線無法照射過來，因而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又由於缺乏大氣，廣大的平原便可反射來自織女星的光線，並映出了明顯的影子，使明暗的差異非常大。

馬歇爾將高度提高，但還保持原速。他慢慢把飛機上升至星空中，飽覽了周圍的美麗景色。他的眼睛不知不覺中，搜尋著自有地球以來便已熟知的星座，他很快便找到了，它的輪廓有點扭曲，在它的中央又出現了一顆新的星球。那顆星球微微發黃，並不明亮，那就是太陽，它位於距此二十七光年處。當年他揮別眼前同樣的光時，他才四歲；而今，他又再度看見了它。

馬歇爾心想——這光我曾看見二次，難道很稀奇嗎？同樣的光是否能看到好幾次呢？

他不再做這種虛無的空想，因為再想下去，也不會有結果的。——突然，有一個東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他的腦子開始打轉，恒星並不會移動得那樣快，行星也一樣；此外，宇宙空間中並沒有流星。

會不會是太空船?!

這麼一想，他就駛離航線，並且加速，這樣的話，就不用擔心對方的攻擊了。他知道自己的飛機比特普希達人的船更快，在被攻擊前便已進入了安全範圍。

他一定可以穩操勝算。對特普希達人來說，失去大戰艦是一件極其心痛的事，但是，他們的超光速艦隊又使它重新恢復戰備。

是不是又來了？

馬歇爾用超空間搜查機發出了反射波。幾秒後，便把機頭緩緩轉向那顆移動的星。

它一定是特普希達船！

然後他在擴大的顯像幕上，看到了那艘中央隆起的雪茄型船——那正是特普希達船的特徵！

馬歇爾的思想如電光石火般閃過。他知道在這裡與他們交手並無意義；何況洛丹也不准他們先向特普希達人挑釁，直到「星雲二號」載著船員們回來，再作打算。

同時，他也確定，特普希達人已再度活躍起來，這件事的意義十分重大，這顯示出他們為了探查織女星的統治力，正在偵查外緣的行星；這麼一來，伊利多爾就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和疑心了。

這麼一想，馬歇爾又無奈地改變了航線，並將情形簡單地通知了巴卡特，使他有所防範，請他無論如何都不要走出洞穴，以免發生意外。

他把速度加到了光速，在這一望無涯的大星系裡，否則的話，要花好幾天的時間，才能到達第九行星。

羅夫斯與地球十分相似，只是它沒有大城市而已。很久以前便移民過來的輝隆人，非常慶幸他們能有這個疏散地；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輝隆人仍留在飛洛魯，其中以住在山岳地帶的西哈斯族人最多，他們可說是還沒開化的好戰種族，使得特普希達人頭痛萬分。

他越過了行星軌道，經過了第十一行星後，便開始減速，再過兩、三分鐘，第九行星便已在望，他繞著這個行星飛了幾圈，證實沒有特普希達人的偵察船後，便降落在羅夫斯星的首都丘古

諾爾。

他認爲此舉並不會造成騷動，因爲他和巴卡特每天都會前來會見特爾特。這位流亡首領，帶著他的大臣和顧問，來到了丘古諾爾，經常以轉送機和留在母星的工作人員聯絡。他們並不使用無線電，而藏在地下的太空船也不見了。輝隆人和情報膠囊在第八及第九行星間，來去自如，所用的原理與「星雲二號」的超空間飛躍相同，但是，這種人工傳遞裝置的秘密並沒有人知道，馬歇爾卻心裏有數。

今天的情況有點特殊。

馬歇爾從飛機上下來後，立刻便有這種感覺。他把機艙蓋關起，用電子阻礙場繞在上面，如此一來，任何人一接近飛機，就會受到電擊，因爲阻礙場的波長與馬歇爾的腦波相同。

街上一片混亂。他看到許多輝隆人帶著行李在街上奔跑。他無法用心靈感應來探知發生了什麼，他只感覺出那些人非常恐懼和不安；於是，他也跟著不安起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加快了腳步，來到了特爾特的住處，他立刻就被延入與輝隆人的領袖見面。

矮小的特爾特毫無威嚴，他緊緊握住來客的手，如同見到了救星一樣。馬歇爾只要用他的心靈感應就能了解對方的話，而且能立刻回答，無需經過翻譯裝置。

「大難臨頭了！」特爾特的口氣非常傷感。「假如洛丹不來救我們，我們就完了！」

「洛丹正在回來的路上。」馬歇爾爲安慰特爾特而撒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特普希達人開始攻擊了？」

「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開始發兵——他們在飛洛魯一向都很安份；但是，我們最近得到的消息說，他們已準備攻擊羅夫斯。」

「然而，你並沒有證據啊！」馬歇爾搖了搖頭。

「證據是有的，我們的工作人員來信說，特普希達人的艦隊正在籌劃攻擊羅夫斯的準備；在飛洛魯，有許多輝隆人被捕或處刑。不久前由貝里·洛丹引出的震撼，如今已平息，他們可能會報復，這麼一來，我們將會遭受無妄之災，因此，阿魯況人有義務來援助我們。」

特爾特的話已沒有了過去的感謝之意，但是，馬歇爾能體會出他此刻的絕望。

「特爾特，有沒有什麼線索？他們到底會在什麼時候來？」

「一點跡象也沒有，他們隨時都會來，就在明天也說不定。我們的防衛力量只不過靠一些戰敗後倖存的艦隊罷了！」

「那些艦隊根本沒用。」馬歇爾坦白地說。

特普希達人似乎已準備出兵了，洛丹把他和巴卡特留下來的目的，就是爲了監視特普希達人的動靜。如果特普希達人眞已從騷亂中恢復，準備攻擊羅夫斯的話，那麼，必須立刻通知洛丹才行，洛丹就會立即中止船員的訓練，回到這裡來。但是馬歇爾不知道，從準備各種器材到出發，必須花多少時間——可能要三、四天以上吧——他有義務警告洛丹。

「特爾特，如果叫洛丹馬上來，必須有明確的證據才行！」

「難道特普希達人已開始行動了還不夠嗎？到目前爲止，他們在飛洛魯一直都很安靜，但是，他們已開始巡邏整個星域。」

的確如此，馬歇爾也曾在第二十五行星附近，親眼看到特普希達人的巡邏船。

他點點頭，站起身來。

「我知道，特爾特，我馬上就向洛丹報告，請他立刻趕來。你也要命令你們的艦隊早作準備，特普希達人的首次攻擊，可能要由你們自己來抵抗。你必須盡快動員戰鬥部隊，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到飛洛魯，讓他們在敵後打游擊，等洛丹來了以後，再迎頭痛擊。你放心，我們一定會把特普希達人趕走的。」

「希望我們那時候還活著！」特爾特嘆了口氣。他把矮胖的身子挺直，並把小嘴閉緊，臉上現出了剛毅的表情。

「我們一定要把特普希達人全部殲滅，以拯救那些在飛洛魯受苦的同胞。雖然逃到羅夫斯來的人很多，但是，最傑出的人才還留在那裡。」

幾分鐘後，馬歇爾回到了停放戰鬥機的地方。他一面環顧四周，一面回想剛才的談話。輝隆人雖然會太空飛行，但至今仍停留在起步階段；他們只發展到第八、九行星，便不再進步了。雖然如此，他們卻有一種技術，能把物體和人變成非物質，移送到極為遙遠的地方去，在這過程中，會經過五度空間，而不需躭誤許多時間。但是，輝隆人根本就不懂五次元數學，馬歇爾因此推斷，他們不會設計物質轉送機。這種機器可能是太古時代遺留下來的，來源不明，可能是已滅亡之輝煌時代留下的遺物吧！

難道輝隆人曾與高度發展的文明接觸，事過境遷以後便又淡忘了？

馬歇爾沒有得到結論，便不再去想，因為他知道洛丹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但也沒有答案。

假如能把這個謎團解開，那麼，許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他現在終於明白輝隆人為何行色匆匆，原來他們正在逃難；他們可能為了躲避特普希達人的攻擊，離開首都逃到山中。

太空戰鬥機安然無恙。他把阻礙場的電源關掉，便立即出發。離開羅夫斯的大氣層後，他就加速到光速，把機頭朝向第二十八行星。隨著飛機的漸行漸遠，織女星也越來越小，光度也逐漸減弱了。

他用檢波機測出了其他的太空船，由於距離太遠，無法在顯像幕上映出；他想，一定是特普希達人的偵察船吧！

為了安全起見，他在第二十八行星周圍環繞幾圈後，才降落在伊利多爾衞星上。巴卡特博士正在等著他歸航。博士打開阻隔室的門，兩分鐘以後，馬歇爾便從機艙下來，拍拍博士的肩膀，說：

「巴卡特，我們必須發訊出去了。特普希達人已經開始備戰，我們趕走特普希達人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可以使用超空間通訊機，這是洛丹的命令，目的是避免通訊被敵人攔截。幸好發出去的通訊都沒有指明受訊人是誰，地球的位置才沒有洩露出去。」

「嗯！這件事非常重要。快準備吧！你去寫通訊內容，要盡量簡短，但意思要完整。」

巴卡特博士從容不迫地點點頭。

「十分鐘內就可以完成了。對了！在兩小時前，我偵察出，有一艘特普希達船低空飛繞伊利

多爾，好像在找尋什麼，這和你探查出的事件有關嗎？」

馬歇爾竭力掩飾他的驚訝。

「當然有關。」馬歇爾淡然地說：「你快準備吧！一秒鐘也不要躭誤。偵察船並不是好兆頭，特普希達人想霸佔整個織女星系。」

巴卡特把開關按下，洞穴裡隨即發生了一陣遲重的聲響。控制燈亮了，龐大的通訊機開始轉動。電波不需要多少時間便傳送到地球，因此一光年和二十七光年並無分別；當然，就是三萬二千光年也一樣——關鍵就在這裡。

如此一來，宇宙裏各個角落的收訊機都可能會反應的。

發訊的來源可能已被織女星系——還沒併入銀河帝國的星域——偵知了，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他們很想知道，究竟是那一個種族，在技術上有重大的突破，而進入五度空間？

紅燈亮了。

「好了！」巴卡特指著僅能容納一人的艙室說：「你在那裡作報告，機器會自動覆誦，通訊時間是三十秒，夠了嗎？」

「大概夠吧！」馬歇爾點點頭，露出一個異樣的微笑。「我一看到艙室，就聯想起輝隆人的物質轉送機。超空間通訊機和物質轉送機有些地方相同，前者能越過五度空間把聲音傳送到遠方；後者則是傳送人和物資。我有一種感覺，好像一不小心，自己就會隨著通訊機的電波到了地球上。」

巴卡特並沒把馬歇爾的話當玩笑看。

「很可能哦，馬歇爾——但問題是，宇宙中的收訊站多如繁星，你要在那裡恢復自己的原形呢？」

馬歇爾的臉色一變，他毅然進入艙室，並將背後的門關上。

嗡嗡聲逐漸提高，馬歇爾開始說話。

＊　＊　＊

貝里．洛丹在出發前收到了報告。從「星雲二號」下來的佛烈多上校，驚慌地送來電文。既成的事實已不能改變，只使洛丹解決織女星系糾紛的決心更為堅定。

「謝謝你，佛烈多上校，幾個禮拜後我就會回來——當然，必須一切都順利才行。那時，我希望世界政府已經成立，種族歧視的時代也已過去。你知道，人類中，只有地球人繼承了阿魯況人的遺產。」

佛烈多嚴肅地點點頭。

「我知道，請你出發吧——祝你好運。」

洛丹目送佛烈多的背影逐漸遠去。與洛丹併肩站在中心的布魯皺了皺眉。

「你最好不要把心事告訴克里斯多——也就是遺產的事，他可能會不高興。」

出人意外的，洛丹竟笑了起來。

「布魯，沒有這回事，克里斯多衷心希望我們能取代阿魯況人，坐上統治者的寶座。假如沒有我們，傳統的帝國也一樣會崩潰，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有托拉還沒領會這一點。這件事以後

再說吧！出發準備都完成了嗎？」

「完成了！」

「好！出發！千萬不要拖延，因為來自伊利多爾的通訊相當緊急，我們必須爭取時間。」

「我們讓特普希達人嚐嚐變種人的厲害！」布魯坐到管制盤前說。在顯像幕變暖以前，必須先把「星雲二號」的大裝甲門關起。

佛烈多上校站在機場邊，眼看球型巨船悄然無聲地昇上天空，被天空吸了進去，轉眼就失去了踪影。

他嘆了口氣，隨即乘滑翔機前往銀河市——有一件重要的事正等著他去辦。

＊　＊　＊

這次的移動十分順利。船滑入超空間後，越過五度空間的界限，接著便在織女星系的外緣恢復物質化，然後立刻與巴卡特和馬歇爾聯絡。他們二人因任務終於完成而鬆了口氣。

「布魯！先派一隊太空戰鬪機出發，不要讓特普希達人知道『星雲二號』的降落地點。」

「可是，在那裡降落呢？」列倫郝斯一面發令，一面問布魯：「是不是伊利多爾？」

「不！是羅夫斯。以戰略地點而言，羅夫斯比較適合，最危險的是第九行星。」

「為什麼不直接攻擊飛洛魯？用我們的巨船來作戰，一定會贏的。」

「但是，我們總不能用武力來建立政權啊！最好是特普希達人逃走，不再侵略我們，只留下一段織女星系的冒險回憶。」

太空戰鬥機迅捷地飛離了母船，這時，巴卡特和馬歐爾來了，與他們一起的輝隆人則暫時留在伊利多爾。

洛丹盡力安撫他們二人。

一直等他們激動的心情平復後，洛丹才問：「我想知道詳細經過，你們的通訊太短了——究竟出了什麼事？」

「緊要關頭還沒到。特爾特非常不安，他以為我們出賣了他，但是他仍然聽從了我的忠告，組織了一個小型部隊，在特普希達人首次試探性的攻擊中，竟然把敵人擊退。由於這次勝利，輝隆人恢復了若干士氣——但是，一旦特普希達人大舉前來……」

「我絕不會任由那些蜥蜴打來的，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回來後的厲害。戰鬥機隊已奉令前去作戰，這樣，我們就可在羅夫斯順利降落。羅夫斯有沒有可容納『星雲二號』的地下機庫？」

「有的！」馬歐爾點點頭。「可是——難道還要藏起來嗎？我以為可以正面迎敵！」

「當然，我會這樣作的！」洛丹微笑著，瞥了布魯一眼說：「變種人部隊是作什麼的？這位布魯先生是一個變種人，他有一個靈活的頭腦，在他的指揮下，變種人部隊會以一當百，使對方覺得，留在這裡還不如到嚴寒的太空去。」

「我們會好好幹的……」布魯摩拳擦掌地說，但是，洛丹不讓他繼續說下去。

「現在還不是時候，等降落在羅夫斯以後再說。檢波機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連隻蒼蠅也逃不掉。」布魯又回頭做他原來的事，不再理會洛丹和馬歐爾。洛丹滿意地向馬歐爾說：

「其他還有什麼事？」

「沒有證據，洛丹，我有一點擔心，雖然不值得擔心，但就是放心不下。」

「什麼事？」

在幾小時前，列倫郝斯的太空戰鬥機隊和敵人遭遇了，他遵照命令，跟對方打游擊戰，以高速引他們到織女星的背面。

「我和特爾特，」馬歐爾慎重地說：「談了很多，所以我能了解他的心事，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也很感激我們對他們的支援——但是，有一點他沒說，就是有關物質轉送機的事。」

「哦？他為什麼不說？」

「我也不知道，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他似乎很矛盾，不過，轉送機好像是輝隆人發明的。」

「這件事我也仔細分析過，假如特爾特知道的話，那就有趣了；你還知道什麼？」

「輝隆有一個封閉的地下庫，因為它是用五度空間的鎖鎖上的，所以沒有人進得去。開鎖的方法只有特爾特知道，但他也不知道原理和意義。古時候有一個傳說，輝隆人曾為一個異族效勞，那個異族就把轉送機送給他們作回報。據說在那間地下庫裡，藏有製造物質轉送機的詳細設計圖，特爾特就想利用這張設計圖，來製造轉送機。」

「我聽了這事，一點也不驚奇。」洛丹這樣回答，使馬歐爾十分洩氣。「你不要失望，其實你的情報還是很有價值的，至少證實了我的猜測——輝隆人不會製造以五度空間為基礎的物質轉送機，是千眞萬確的事；但我想知道，究竟是誰發明了這種機器。」

「我有一點線索。」擁有心靈感應能力的馬歇爾說：「特爾特所想的『比太陽更長壽的生物』這件事，你知道嗎？」

洛丹聽了這話，驚得全身打戰，在管制盤前漫不經心地聽他們談話的布魯，也因恐懼而身體僵直，臉色發白，繼而又轉紅，眼神也變了，緊盯著洛丹瞪大的雙眼看。

馬歇爾為他的話所產生的效果而洋洋自得，他微笑地看著他們說：

「看到你們兩人這種驚恐的表情，我真是痛快極了；我在伊利多爾的寂寞日子，總算沒有白過。說真的，比太陽更長壽的生物，就是從前把物質轉送機送給輝隆人的神秘種族。可惜的是，輝隆人從那時起，就沒有再進步了。」

「輝隆人已經有了四度空間的思考，這已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還沒有五度空間的思考，而超空間太空船和物質轉送機卻是以五度空間為基礎製造的，基於這點，我認為輝隆人絕對做不出這種魔術箱子。馬歇爾，你記不記得，比太陽更長壽的生物住在那裡？」

「就住在織女星系。」馬歇爾說了這話後，又因洛丹呆楞的表情而得意。「早在幾千年以前，他們就已經住在那裡；那時輝隆人還跟他們來往。非常遺憾，我只知道這些，我想特爾特也不太清楚。」

洛丹坐在椅子上，眼睛一直凝視著前方。比太陽更長壽的生物究竟在那裏？太陽的生命究竟有多長？太陽在白天升起，在傍晚隱沒，如此需要半天的時間；行星繞太陽一周需要一年；而太陽繞銀河一周則需要兩億年；那麼，太陽的生命是否比兩億年更長呢？或是永遠？那種未知的存在是否擁有永恒的生命？難道他們不知什麼是死亡嗎？如果真的這樣，為什麼從沒有遇見過他們

呢？

「這次戰爭結束以後，我一定要跟特爾特好好談談，我對轉送機的秘密越來越好奇；你所說的地下庫到底在那兒？」

「在飛洛魯紅色宮殿的圓頂下。只有特爾特知道怎麼去。」

「哦！只有特爾特才知道哇！」洛丹說：「原來他就是關鍵人物。」

布魯抬起頭，問馬歇爾說：

「什麼事的關鍵？」

「永恒的生命。」洛丹嚴肅地說。

* * *

特普希達艦隊的司令官佛烈特·歐倫，一言不發地望著紅色宮殿的一群呆子，他的大嘴向下彎，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壞消息不斷傳來，使他五內如焚。

聯絡軍官出現了。

「在第九行星出現了戰鬥機群，我軍正在跟踪，敵人並沒有攻擊，而是逃走；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損失。」

穿著華麗制服的特普希達提督，猛的一拳打在桌上。

「假如敵人按兵不動，我們就去挑戰！我已經下令，要把敵人殺得片甲不留。」

「閣下，敵人跑得太快了！」聯絡軍官戰戰兢兢地說，仍使提督火冒三丈。在異國的土地上

，提督就是獨裁者的全權代表，他可以任意處置任何人。

「當我們接近敵人的小型飛機時，他們便加足馬力逃走，因此，我們連一架都沒打中，當然也沒有擄獲。我們的技術人員對他們的推動力極爲關切。」

「那是阿魯況的飛機。」提督憤憤地說：「和被搶的戰艦一樣——對了！有沒有戰艦的消息？」

「一點消息也沒有，連滲透進第九行星的間諜也沒有斬獲，它好像從四度空間消失了。」

「可能嗎？」佛烈特．歐倫自言自語道：「眞的這樣嗎？果眞如此，我們就永遠找不到它了；或許這樣還比較好，如果它被智慧更高的敵人搶去的話，我們就糟了。萬一對方只有小型戰鬥機……」喃喃聲忽然又變成了有力的命令：「就容易解決了。也許戰果馬上就會送到，你通知戰鬥部隊的司令，必須好好獎勵他們。」

但是，一切都枉然。

特普希達人根本趕不上這種快速的戰鬥機，戰鬥機群狡猾地飛近重巡洋艦，然後又閃電撤退，使特普希達人不敢接近羅夫斯。

在這期間，布魯把「星雲二號」降落在羅夫斯，並隱藏在新建的地下大機庫裡。假如是普通的太空船，這個機庫可容納得下整整一個大隊。洛丹發布命令以後，便在降落後的十分鐘，立即拜訪了特爾特。特爾特總算鬆了一口氣。

「你們這麼快就來了，實在太好了！」

洛丹、克里斯多、托拉、馬歐爾和特爾特對面而坐。「特普希達人企圖攻擊本行星，我們正

爲如何應戰而發愁，請你們用球型戰艦反擊他們……」

「我們不用戰艦就可以把他們擊退。」洛丹望望吃驚的輝隆領袖，繼續說：「我從母星帶了一支特種部隊來，準備參加作戰，再過幾天或幾個禮拜，你們就可以回到飛洛魯去了。」

「你們可以調用我們的艦隊。」

「謝謝你，我會讓它們適得其所；但我不想跟特普希達人正面衝突——當然，不得已的時候，戰爭是無法避免的——我希望很多特普希達人逃回他們的母星，把他們的經歷告訴更多的人，這樣，他們就再也不敢冒險了，至少他們不敢再侵入織女星系或太陽系了。」

「太陽系？」特爾特問：「是不是你們的太陽系？」

「是的。」洛丹了解特爾特的關心。「就是我們的太陽系。」隨即又轉了話題：「飛洛魯星的物質轉送機有沒有問題？」

「我按時跟西哈斯族聯絡。希克霍姆很安全，凱凱雷爾在飛洛魯指揮抗暴運動。」

「好極了！」洛丹點點頭。「我們就是把那裡作據點，搶來了阿魯況戰艦；我們也將從那裡，徹底消滅敵人。」

「你能不能說得清楚些？」

「今天我就要派部下到飛洛魯去；布魯，由你指揮作戰。克里斯多，你有什麼意見？」

克里斯多慢慢搖了搖頭。

「你的意思我大概了解了，我也認爲那很好。要使特普希達人得到永生難忘的教訓，派變種部隊去是最好不過的了。」

托拉沉默地點點頭。

「那太好了！」洛丹十分滿意。「特爾特，請你準備運送變種部隊的轉送機吧，先由我來指揮，然後再移交給布魯；布魯，你要作的事都清楚了嗎？」

「說眞的，」布魯好似缺乏自信地笑著說：「你能不能提供意見……？」

「就照這樣辦吧！」洛丹離座而起，會議便隨之結束。「對了！特爾特，還有一件事：幾千年前，飛洛魯發生了什麼事？我很想知道詳細經過。你有沒有歷史的記載？」

特爾特突然臉色一凜，張口結舌地瞪著洛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的眼中似有火焰在燃燒。馬歇爾一直盯著他看，努力想去透視他的思想，然而只能抓住他十二萬分的驚恐。

過了好一會兒，特爾特才開口說：

「洛丹，你爲什麼對我們的歷史這樣好奇呢？這跟目前與特普希達人的戰爭有關嗎？」

「特爾特，可能無關，但也可能有重大的關係。請你讓我分析你們過去的歷史，是否與永遠的秘密有關？如果是的話，爲什麼又會成爲秘密呢？」

「不！不！」特爾特還沒有從驚恐中恢復過來。「不會有秘密的，我們是朋友，彼此間不能有秘密。請你把你們母星在銀河中的位置告訴我，那麼，我也會告訴你我們過去的奇遇。」

「是否跟比太陽更長壽的生物有關？」

這一次，洛丹又被特爾特的神情嚇了一跳。特爾特的藍臉突然變得慘白，他的眼中露出又恐怖又敬畏的神色，他全身顫抖地說：

「你也知道了？」

「是的。」洛丹揮揮手，想把對方的疑惑揮散。「請你告訴我，這種生物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們到底在那裡？」

特爾特搖搖頭。

「我告訴你也沒用，那是上古時代的事了，都已經褪色了。我先把資料準備好，然後再談吧！不過，我認爲可能沒有什麼用的。」

「我也這麼想。」洛丹半眞半假地應了一聲，隨即轉向布魯說：「不要躭誤了。」然後又對特爾特說：「不要忘了我們的約定，別以爲我只是一時好奇。如果那種不可思議的生物眞比太陽長壽的話，那麼，他們現在一定還生存著，因爲太陽還在。」

* * *

凱凱雷爾乘轉送機來到了羅夫斯，他是被緊急召來的。洛丹、布魯和變種人都在等他。

洛丹向衣著華麗的凱凱雷爾伸出手。

「能和戰友再度見面，實在是萬分榮幸。戰況如何？」

「犧牲太大了，所以沒有什麼進展。」凱凱雷爾坦白地說：「特普希達人的懷疑日深，他們幾乎已將輝隆人所組織的補充部隊解散，並在各地增加警備。我們與其他幾個反抗組織聯絡，在開戰前就組織起來，但是，特普希達人的報復越來越殘酷。幾天前，輝隆人的一個村莊被徹底破壞，居民集體被殺，只因爲特普希達人以爲那裡埋伏了反抗軍。」

「這和地球人的作法一樣。」洛丹氣憤地蹙緊了眉頭。「凱凱雷爾，還有別的事嗎？」

「沒有了。我要再接再厲，直到特爾特回到飛洛魯，或我們……」他嘆了口氣：「全部成仁為止！」

「你放心，我不會讓你們這樣的，我帶來了一支生力軍，相信其中有幾個人你也認識，如達哥·卡克達、烏里夫·聖等；還有好幾個，他們各有不同的名字。他們是輝隆人，也就是西哈斯族的朋友。反抗軍的根據地已移到山區裏的首都希克霍姆；在那裡，雷納特·布魯會斟酌情形，叫變種人參戰。」

「我會做萬全的準備。」

「謝謝你！我已經把作戰要點詳細說了一遍，布魯會負責一切。幾天以後，我也會到希克霍姆，作最後的反擊——那麼，我先在這裡祝你成功。」

凱凱雷爾有點躊躇。

「我們沒有武器。洛丹，沒有武器怎麼打仗？」

「沒有武器？」洛丹疑惑地問：「對了！這件事我忘了說，從今以後，我們不再需要武器，我們對付侵略者，完全採用心理戰——我們的武器就是智慧，我相信我們比特普希達人聰明得多。」

物質轉送機的門開了，第一批的變種人走了進去。

3

杜凱·洪和他的上司佛烈特·歐倫提督對面而坐。幾星期前，杜凱·洪幾乎可說是死裏逃生；他的旗艦在跟阿魯況戰艦的戰鬪中被毀，他便在超空間中飄流，幸而不久又被戰敗的特普希達太空船救起。披著灰黑色鱗片的蜥蜴族，令人一見便噁心——他們的臉和嘴都像青蛙一樣的濶；黑色的眼球向外凸出、頭部平坦、四肢像動物的爪而不像人類的手腳——如此的惡形惡狀當然不會給輝隆人和地球人好感，更何況他們不只外形醜陋，內心也一樣殘暴。

「明天開始攻擊。」佛烈特·歐倫以沉重的口氣說：「那艘失竊的阿魯況戰艦可能出了毛病。據我推測，輝隆人可能不會操作，因此，它進入超空間就不能動彈了，這對我們來說，又增加了戰勝輝隆人、征服整個星系的勝算；同時，我們也會找到那艘發出求救信號的船。」

「我偶爾也會這麼想。」杜凱·洪說：「我們可能找錯了方向，到了另一個星系。距離這麼遙遠，發生誤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大君主的技術人員絕不會出錯。」提督厲聲說，表示上司絕不會犯錯。「一定是這個星系，我們一定要找到那艘遇難的阿魯況船，來代替被偷的戰艦。你以為失去了那艘戰艦還能再回特

普希達星嗎？我想你應該知道會有什麼事等著我們。」

杜凱·洪當然知道。

「大君主是個大白癡！」杜凱·洪竭力保持鎮靜。「他又殘忍又愚蠢！」

提督怒目瞪著他的部下，發出了笛子般的吼聲，滿臉駭異；他的鱗片瞬間變了色，並發出喳喳的響聲。

「什麼？」他喘了口氣。到目前為止，從沒有人敢這樣說，他必須把這年輕的軍官押到軍事法庭審判——這是唯一的死罪。「你說什麼？」

「提督，你也是個笨蛋！難道你不明白，我們錯到那裏了嗎？輝隆人是一個既善良又溫順的種族，他們也有母星的一切權利。佔領這裡絕不是正義之舉。我再說一遍，你是不折不扣的傻瓜，因爲你毫不考慮地奉行大君主的命令；有一天，當你站在正義之前時，你是脫不了關係的。」

提督努力把豎起的鱗片平下來。一個軍官竟敢在自己面前如此放肆，眞是前所未有的事！這傢伙一定瘋了！

「杜凱·洪！我以大君主的名義逮捕你！」他按了桌上的鈕，等著聯絡軍官的出現。「海拉！叫衛兵！把杜凱·洪的身份、階級全部取銷，並提送軍事法庭審判！」

「閣下，你是不是心情不好？」聯絡軍官竟紋風不動。他覺得自己好像被提督在頭部重重打了一下，好像有一個世界在他內心崩潰。自古以來，這個種族就絕對服從，如果稍微反抗，便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可是……

佛烈特·歐倫發出了警報，武裝衛兵立刻手持光線槍擁入房內。

「把這兩個人抓起來！」佛烈特·歐倫吼道：「他們侮辱了大君主，一定要受軍法審判！」然後倒在椅子上，說不出話來。他年事已高，受不了這種震驚。衛兵們默然解除了兩位軍官的武裝；這時，他們兩人突然露出了十分驚訝的表情，接著就被押走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杜凱·洪自言自語道，卻沒有任何答案。

＊ ＊ ＊

原來，這正是變種人部隊攻擊的序幕。

布魯開動了單座轉送機，把部下直接送到根據地去。轉送機藏在夾牆裏，至今沒有被敵人發現。從這裏有狹窄的走廊通往宮內各處，因此布魯的部下常會突然在那裡出現，一轉眼又無影無踪。這個宮殿的設計者當初一定沒想到，會有來自外星的侵略者吧！

根據地的中心人物是烏里夫·聖，他和布魯一起藏在隱密處，把他的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是一位體格強壯的日本人，圓圓的臉和可怕的頭髮，便是他的特徵。變種人具有一種超凡的視覺，固體並不是他們視覺上的障礙；他們能透過任何物體，看到後面的東西；但是，也有一個限度，物體的原子構造必須跟他的視覺同一步調，否則就沒有用武之地了。

「怎麼樣？」布魯緊張地小聲問。在特普希達根據地的游擊戰實在有趣。但是，這些好戰成性的變種人，不能全部派出；同時，也不能要他們煽動特普希達軍叛變。布魯雖然有留名青史的慾望，但事情都有個輕重緩急，他要讓特普希達人終身不忘游擊戰的教訓。

烏里夫·聖說道：

「提督逮捕了艦長和聯絡軍官。安德烈．諾亞幹得好！」

對面那位在日本出生的法國人笑了，他是一位「催眠師」，他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除了人類外，動物和外星人也能被他催眠。

「實在太棒了！杜凱．洪的魔咒解除以後，可能什麼也想不起來；他被將軍逮捕，自己也會莫名其妙。」

「是提督！」聖科正說。

「都一樣，聖。問題是蜥蜴首領對部下的服從起了疑心，但他自己無法解釋，因此對自己也懷疑起來。我看，我們要漸漸使他相信有幽靈啦！」

「嗯！這樣很好。」布魯在淡淡的燈光下笑了。「讓所有的特普希達軍都見識見識幽靈吧！這樣洛丹也會高興的。」

聖凝視著牆壁。

「衛兵把那兩個人關起來了，眞是有趣極了。看提督以後會怎麼作——他會不會把那兩個心腹處死呀？」

「蜥蜴的德性就是這樣！」布魯點點頭。「像瘋子一樣的種族。」

「眞的嗎？」安德烈．諾亞嚴肅地反問：「地球也曾有過這樣的時代……」

「噓！」安妮．絲農說。這位一直悶不吭聲的美國女孩是一位念動者，她能用精神力把遠處任何物體提昇，而使之移動。她的右手被聖緊緊握著，因此也能看到聖所看到的景象。變種人間能力的聯結，更增加了他們的威力。「提督清醒過來了，他在跟人通話，但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

「我知道。」諾亞衝口而出——他也握著聖的手。「他在召集緊急會議，他召集了所有還沒出動的巡洋艦艦長，同時也下令準備超空間通訊，他可能打算會後立刻跟大君主直接聯絡。太不可思議了！有八百光年以上的距離哪！他究竟想說什麼呢？」

「難道這個人一點都不死心嗎？」布魯失望的表情太滑稽了，使絲農笑出了聲。

「要給他們嚐嚐徹底失敗的苦頭才行！」

「這點不用擔心。」法國人諾亞躍躍欲試，他很了解布魯的煩惱。「這傢伙好像在請求大君主允許他放棄並毀滅第八行星的樣子。他在切掉開關時，好像又嘀咕了一陣子，但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什麼？」布魯問。

「可能來到了錯誤的世界……可是會找到眞正的地方……就是這樣。」

「是有關地球的事。」日本人聖說。

「我們會比太陽更長壽嗎？」

布魯猛地站起來。

「什麼?!」他喘不過氣來。「再說一遍！」

安德烈．諾亞笑了。

「你終於又活潑起來了。提督自言自語說：『眞正的世界是——那裡的人比太陽活得更長久。』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洛丹很關心這件事。」布魯又回到原位。「什麼時候開會？」

「一小時後，會後將發訊到特普希達星。」

布魯把掛在手上的小型通訊機調整好。

「他們最好能早點醒悟。」看來他似乎已忘了半開玩笑下所作的事。

＊　＊　＊

佛烈特．歐倫一踏入小會議室，早到的軍官們便立刻閉上了嘴，一時之間氣氛非常緊張。

他勉強地和衆人打了一個招呼，便命令他們坐下。他神色莊嚴，身上的鱗也褪了色。他對列席者發出了一種令人難解的怪聲，將雙手伸開，像鳥翅膀般上下搧動著，身體隨之飄上了天花板。天花板上掛了一個吊燈，他便坐在燈台上，俯視著下面發楞的部下說：

「各位，我們的敵人輝隆人用了卑鄙的手段。幾分鐘前，杜凱．洪在本官面前侮辱大君主、指大君主爲白痴，本官認爲非常嚴重，因此把他逮捕，判他死刑。問題是……」

講到這裡就停住了，原來有人發出像笛子般的悲鳴，奪門而出，幾個比較膽小的軍官也隨後奔逃。有一名軍官抓住這機會說話了，可能他已等了很久了。

「肅靜！肅靜！」他大聲喊道：「輝隆人的同黨會玩魔術，千萬不要被他們迷住了，要鎭定！學學我吧！我們一定要把敵人……」

說到這裡也停下來。這一次，安德烈．諾亞並沒有操縱他的思想，因此，他能感覺到所發生的事。突然間，他也雙腳離地，向著坐在燈台上的提督飄去，然後兩個特普希達人緊緊挨著，坐

在狹窄的燈台上，全身的鱗片直豎，俯視著下面的騷亂。

蜥蜴們再也無法忍受了——兩位上司竟中了魔，想把自己的軍隊毀滅。如果對方是輝隆人，事情比較好辦，而且一定能戰勝。會場裏突然空了，被丟下的提督和軍官，只好坐在燈台上乾瞪眼，等著別人來解圍。

一小時後，特普希達星上的大君主接到了來自織女星系的報告，報告中詳細述說了這個事件。大君主隨卽發令，一定要死守第八行星，直到立卽動身的調查委員會到達爲止；同時派了一位新司令，授給他全權。

新司令洛克·戈爾立卽率領一批強大的艦隊，開往羅夫斯，下令把那裡的輝隆部隊全部肅淸。

這一步走錯了！後來這個命令竟導致特普希達軍全軍覆沒——當然，他自己根本茫然無知。

在隱藏處，布魯生龍活虎地點點頭：

「這是洛丹的命令，我們不可以搶先，必須讓他們先下手，列倫郝斯的戰鬪機隊已經在待命中；拉斯·玆拜也和列倫郝斯在一起。他們兩人怎能一直待在太空戰鬪機裏，實在令人費解。情況如何，現在幾乎可以看出來了——總之，我的想像力非常豐富。」

列倫郝斯握著迷你太空船的操縱桿。這個艙室只住一個人的話，是很舒服的；但是，非洲人拉斯·玆拜塊頭很大，只好蜷縮在角落裡。他從圓窗往外看，看到了圍繞在四周的宇宙空間。拉斯·玆拜是變種人部隊中，具有念動能力的人之一，如果他知道、而且能用肉眼看到某個地方，他就能移到那裡去。

列倫郝斯經由羅夫斯的指揮中心與洛丹聯絡，洛丹知道接近敵艦的捷徑——這些敵艦奉命進軍羅夫斯。

列倫郝斯將五十三架戰鬪機解散，一看到特普希達人的偵察艦出現，就把它們引到不同的方向——這便是列倫郝斯在這場戰爭中的任務。戰鬪機在羅夫斯和飛洛魯間往返飛行。

特普希達艦隊由後來獲釋的杜凱·洪率領，雖然他無法解釋最近發生的一連串怪事，但仍以無比堅強的毅力，把這些怪事帶來的驚懼完全克服，他決心把邪惡之源——他自己認爲的——羅夫斯徹底毀滅。事實上，根源就在自己軍隊的司令部裡，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

二十艘中央隆起的巡洋艦由飛洛魯星飛躍到織女星的光海中；此外，他們的檢波機也立卽偵察出太空戰鬪機群的位置，因此杜凱·洪發出了攻擊命令。

他半臥在管制盤前，從窗子緊盯著可恨的敵人。他知道巡洋艦比別的特普希達船都快，他很奇怪那五十多架戰鬪機爲何不逃走——難道他們願意受到二十艘巡洋艦的密集攻擊嗎？

杜凱·洪按時跟友艦艦長聯絡。當他稍微修改了航線，下令攻擊敵機時，他還雄心萬丈。他打算給阿魯況人和他的盟軍——他們的外貌都相同，可能血統也差不多——一個迎頭痛擊！他看他們是妄想併呑全宇宙的種族，其實特普希達人也同樣野心勃勃。

旗艦的前任軍官來到司令室。當他站在房間中央，向司令官報告的剎那間，怪事發生了，杜凱·洪親眼看到了這個異象。

前任軍官旁的空氣好像膨脹起來似的突然流動起來，接著好像有人把軍官推向一邊，那個人隨卽出現。在司令室的中央，亦卽在特普希達軍官的身旁，拉斯·玆拜現身了。

拉斯．茲拜看到兩個特普希達人驚慌的樣子，不禁笑了起來。他們原已凸出的眼球更凸，鱗片也發出了喳喳聲，顏色也由玫瑰色變成綠色。

拉斯．茲拜從僵立著的前任軍官腰帶上，拔出光線槍，慢吞吞地朝管制盤開了一槍，轉眼間，細細的能量線便把光澤的機器化成了鐵燎；鐵燎散出高熱，又立刻蒸發了。

杜凱．洪雖然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囘事，但也馬上有了反應，他一躍而起，黑色的妖怪向他奔來，但還沒衝到他面前便消失了；光線槍「砰！」地一聲掉在金屬地板上。在一片狼藉的司令部裡，只剩下司令和前任軍官。

念動者拉斯．茲拜又移到船上的另一個地方，他把好幾門大砲的砲身，從腳架上拔起，爲的是給蜥蜴們一個警告，再把阻隔室打開，便又隱形了。

杜凱．洪一看便知，被妖怪破壞的是三度空間裝置，這對他跟友艦的聯絡並無妨礙；阻隔室也可以從司令室那邊關起——令他不解的是，那個黑色妖怪是不是從阻隔室走的？如果是的話，難道他在眞空中也能生存嗎？……

一股寒意從他背上的鱗片升起。這樣看來，那傢伙一定不是阿魯況人，而是前來支援輝隆的人；不可思議的超能力是否便來自他們呢？

他從窗戶往外窺視，看到了敵機與自己的船，一直保持同樣的距離，不論自己的船前進或後退，敵機都緊追不捨。杜凱．洪呼叫友艦：

「改道前往第九行星！服從洛克．戈爾的命令！右翼是……」

突然停下了，原來根本發不出聲——從小型顯像幕上看到七號艦的司令室裏出了事。杜凱．

洪想起自己在幾秒鐘前的奇遇，不禁不寒而慄。

黑色妖怪又在七號艦艦長背後現身了，杜凱．洪卻無法警告還不知情的艦長——他一見到這景象，就精神恍惚了。拉斯．茲拜出現在通訊鏡頭前，因此各艦艦長應該都已看到他。

杜凱．洪見那妖怪拍了拍艦長的肩膀，不習慣這種寒暄法的艦長囘過頭來，一見到拉斯．茲拜，就全身僵直了。

杜凱．洪終於喊出了聲。

「立刻用光線槍射殺他！」

七號艦的艦長雖然聽到了，卻沒有動彈——他像一隻被蛇盯著的兎子，一動也不敢動地呆坐在椅子上。

拉斯．茲拜微笑著走到管制盤前，把所有的鈕都按下去，並把刻度盤擰壞，而艦長眼睜睜看著他這樣做。

拉斯．茲拜消失後，隨卽又在三號艦上出現。船員們個個驚恐萬分，他們剛才親眼看到七號艦上的騷亂，現在臨到自己頭上，都已跡近瘋狂！

三號艦離開了隊伍，畫了一個美麗的抽象圖案，所有的砲口都開砲了，朝著織女星前進，慢慢在杜凱．洪的視線內消失，任由他怎麼呼喚都枉然。

杜凱．洪沒時間再去想，因爲另有一件更恐怖的事發生了！

敵人的戰鬪機群衝過來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飛掠過緩緩前進的巡洋艦旁，擾亂了艦隊隊形；周而復始地來回了幾分鐘，卻不發射一顆子彈。

杜凱．洪下令重光線砲開火，但他很快就發覺這些貴重的能源白費了，因爲敵人一閃而過，根本無法擊中。

這時，十三號艦突然離開隊伍，在前方把船身橫過來，阻擋了艦隊的前進。在友船的顯像幕上，出現了艦長的臉。

「我來指揮！我們回飛洛魯去，馬上回去；否則就開炮！」

當杜凱．洪使出全力穩住情勢時，藍色的能量線已射中友艦。照理說，這次奇襲會被阻礙器吸收、化解，不會造成損失，然而，當時，九號艦可能沒打開阻礙器，竟刹那間就化成了淡螢光色的雲團，在空中擴散，很快就消失了。

但是，十三號艦並沒解釋剛才的反常擧動，便若無其事地歸隊；對所發生的事不聞不問，只在幾秒鐘後，輕描淡寫地問了一句：「九號艦到底怎麼了」而已。

杜凱．洪爲這些異狀可能的答案顫慄不已，顯然第十三艦艦長的行爲，並非出於他的自由意志；他也是連杜凱．洪也無法應付的恐怖魔力下的犧牲品——杜凱．洪對這點深信不疑。那個阿魯況人一定有神出鬼沒的魔法。

就在同時，他的意識逐漸模糊，覺得另一種精神力慢慢侵入腦中——這次跟以前不同，他的意識保留了一部分，並沒完全失去；他雖然已沒有判斷力，但仍能意識到侵入自己腦中的外在精神力，他並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

「我們會把你們徹底消滅！」杜凱．洪耳中響起了聲音：「杜凱．洪，假如你再不停止這場無意義的戰爭，你們就會面臨滅亡！你馬上回去告訴洛克．戈爾，羅夫斯的攻擊已經失敗。假如

再不從織女星系撤退的話，你們將沒有一個人能活著回到特普希達星！」

杜凱．洪腦中來源不明的壓力突然減輕了，他發覺自己的思考力逐漸恢復；他立刻用爪抓住通訊機的麥克風，嘶啞地命令各艦長：

「進攻第九行星！把它毀滅！絕不能撤退！假如本官發出相反的命令……」

聲音突然中斷，原來那種魔力又來了，把他的意識整個佔據了，眼前突然一黑，幾秒鐘後，他又以剛才的聲音說：

「假如我又發出了相反的命令，那就是因爲有其他的因素，現在就是這樣，我們立刻開回飛洛魯，停止攻擊。你們明白了嗎？」

他們當然不明白。各艦隊隨後都改變了方向，把航線改爲直達飛洛魯。除了在洛克．戈爾面前一問三不知地解釋的杜凱．洪以外，沒人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吧！」司令瞪著天花板。「近日內把你的經歷向調查委員會報告，他們馬上就到了。」

＊　＊　＊

就像奇幻電影中的場面一般，特普希達人的新司令洛克．戈爾坐在桌前，用他的利爪在塑膠板上胡亂地刻劃著，想藉此穩定他煩躁的心情——因爲，從特普希達派來的調查委員會就快到了。

杜凱．洪和被解職的前任司令佛烈特．歐倫對面而立，藉著佛烈特．歐倫的眼睛和耳朵，變種人拉魯夫．馬丁知道了他們正在商議的事。

拉魯夫・馬丁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日本人；他的高個子和藍眼睛來自父親、黑頭髮則像母親。他具有侵入他人的人格和行爲、而不被發覺的超凡能力，他這種能力並非來自遺傳，而是在地球大氣層中吸收了過量的放射能的緣故。他透過蜥蜴的眼睛和耳朵，探知了他們商量的全部細節。這期間裏，他僵直地躺在紅色宮殿的秘密房間裡，布魯和變種人在一旁守護著他。

個子高大的蜥蜴，行爲跟人類相同，他們也有高度的智慧。這種情形十年之前便由科幻作家推斷出來，只是當時未被採信。特普希達人在陌生的環境中，非常不舒服，但很快就能適應了——母星特普希達星上的環境和飛洛魯不同。

「那是遙控催眠！」杜凱・洪說。那種催眠曾兩度麻醉了他——頭一次使他毀謗大君主；第二次使他命令正在突擊羅夫斯的艦隊撤退。「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我根本沒有自己的意志，他們一定有一種操縱思想的儀器。」

「後來，」洛克・戈爾說：「佛烈特・歐倫突然飛起來；你的旗艦出現了黑妖怪，把艦上的設備破壞了；難道這些也都是遙控催眠的結果嗎？」

杜凱・洪無言以對，前任司令就代他回答：

「敵人擁有我們無法了解的力量，到目前爲止，我們只曉得他們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能力；眞相如何，還需要深入調查，明天委員會……」

「所以我才請閣下來。」洛克・戈爾嚴厲地打斷了他的話：「這次遠征失敗，我們都脫不了責任——這件事一定要調查清楚才行。假如委員會命令我們撤退的話，那我們整個就完了；因此必須竭盡全力，在明天以前，找出原因，向委員會交代；同時也要找個對策。你的實際經驗比較

多，請你想些好辦法，我來幫你參考。」

「其實，我也無計可施。」杜凱・洪說：「我的意識完全消失，記憶也全被抹掉——你說，我能怎麼辦?!」

「你這個混蛋！」洛克・戈爾大發雷霆，抓起旁邊的椅子摔過去。「委員會的專家只要一點點線索就夠了，他們會直接和特普希達星聯絡，然後才從運輸船下來。在他們還不了解眞相前，不會深入研究的。他們把事實調查清楚後，才會把照片用超空間傳眞送到特普希達去；我們一定要趕在明天以前，找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否則這次戰爭就會失敗，或者我們全被免職——總之，我們的一生就完了，我相信你一定了解我的話。」

「本來就不該請調查委員會來！」佛烈特・歐倫以責備的口吻說：「說不定本官可以找出解決辦法，而且那些妖怪……」

他的話哽住了，說不出來；凸出的眼睛瞪著房間一角，那裡躺著剛才洛克・戈爾生氣時摔壞的椅子，現在那椅子竟又重新組合起來，飄向空中，飛過新司令的頭頂，便黏在天花板上。洛克・戈爾對佛烈特・歐倫的神色覺得奇怪，便抬頭往上看；這時，椅子突然像石頭般落下，洛克・戈爾的反應稍微慢了一點，正在他想看清楚時，椅子已跌在他頭上，彎曲的椅腿竟像衣領般地掐住了他的頸子。

佛烈特・歐倫和杜凱・洪驚恐萬分，也同時在思索這件事。洛克・戈爾由於恐懼過度，竟呆若木雞。另一方面，拉魯夫・馬丁在秘密房間裡，悄聲地把他看到的事說給大家聽，布魯倫在角落裡微笑著；安妮・絲農把她的意志力從椅子移開時，鬆了一口氣。

「大君主的衆神呀！請你垂憐吧！」洛克．戈爾說：「那是什麼？」

「那是椅子。」杜凱．洪回答說：「它因爲被你欺負了，所以才向你報復。連物體也有了生命……」

「不是！不是！」佛烈特．歐倫說：「那根本是詭計！是幻想！」

「眞的是幻想嗎？」洛克．戈爾氣衝衝地把椅子腿從脖子上拉下，狠狠摔在地上。「我的頭上腫了一個大疱，不知道什麼時候幻想把我的頭打腫了！」

「不是這樣的。」佛烈特．歐倫辭不達意地解釋：「是事實而不是幻想。有一種力量從遠處傳導過來，能使物體自動移動——當然，我們不清楚這個力量是由機械還是由精神來的……」

「放屁！」洛克．戈爾堅決否認：「阿魯況人又不是超人！」

「那麼，我們的敵人不是兩種、而是三種了；也就是說，除了輝隆人和阿魯況人以外，還有一種會變魔術的敵人。」

「不行！假如明天這樣跟委員會說的話，你會立刻被開除！說我們的敵人很頑強，還沒什麼關係，若說有妖怪或魔法，就沒人相信了，這不是遠征失敗的理由。此外，我們必須找尋發出求救訊號的阿魯況太空船——我們可能找錯了星系。」

「這個星系有四十二顆行星。」佛烈特．歐倫說：「以後不知道還會碰到什麼事，明天我要向委員會建議，本官被罷黜了司令的職務——也好，我願意接受這個處分；但是閣下也有同樣的困擾，爲了避免同歸於盡，我們必須携手合作——你們聽著，明天我們要向委員會說，這完全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錯誤，而且怪事也已經停止了。等委員會離開以後，我們就可以同心協力來消滅

阿魯況人和輝隆人……」

「還有魔術師。」杜凱．洪又補上一句。洛克．戈爾瞪了他一眼，沒有說話；佛烈特．歐倫也沒有再開口。

「這樣行得通嗎？」洛克．戈爾半信半疑地問：「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就能結束戰爭嗎？不！我要把這事向委員會報告，讓他們了解我們的苦衷。更要緊的是，我們一定要找到阿魯況太空船和長生不死的種族。」

佛烈特．歐倫緩緩地點了點頭。杜凱．洪看見佛烈特．歐倫飛快地斜了洛克．戈爾一眼——他知道這位前任司令絕不答應成爲洛克．戈爾權力鬪爭下的犧牲品。蜥蜴族的領袖之間有了內訌。

「明天，」洛克．戈爾繼續說：「要停止戰鬪，來歡迎委員會的光臨；我們必須向大君主表現出無比的堅強，讓他知道我們能處理一切難以想像的怪事。我希望我的命令能像以前一樣確實執行。還有別的事嗎？」

「…………？」

會議結束了，他們決定回到拉魯夫．馬丁和同伴所在的地方。他們於是起身離去。當拉魯夫．馬丁睜開眼睛時，看到了布魯一臉的緊張。

「布魯，我們明天有好戲看啦！別忘了，特普希達的頭子也同時在看哦！」

布魯微笑地說：

「嗯！我得好好動動腦筋！」

＊　＊　＊

在西哈斯族的首都希克霍姆，洛丹收到了部下和輝隆人的報告。淪陷區的反抗軍領袖古洛庫特正在作簡報。他的嘴雖稍微嫌小了點，外貌卻與地球人十分相似——他那凹陷的眼中閃爍著智慧；膚色和輝隆人一樣，由於織女恆星的照射，呈現出藍色；他的頭髮則搭拉在半邊臉上。

「特路達的友軍變得十分活躍，僅僅三天功夫，就殺死了四名特普希達哨兵，活捉了至少二十名；並炸毀了兩部運輸車。」

「好極了！」洛丹點點頭：「那麼，特普希達有沒有反應？」

「他們把所有的補給部隊都解散了，連一個輝隆人也不雇用了——因為他們不再信任輝隆人——當然，可能會因此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那沒有關係。」洛丹回答說：「你也知道，我們到處都有眼線。」

「這事我早已耳聞。」古洛庫特笑著答：「聽說在特路達，處處都有幽靈——但是，幽靈屬於正義的一方……」

「是的，謝謝你，古洛庫特。今後請你繼續努力讓敵人疲於奔命。下面請凱凱雷爾報告。」

凱凱雷爾是西哈斯族的酋長，他住在飛洛魯的山區裏，是一名提倡行星統一的勇士。雖然已上了年紀，為人又剛毅木訥，他卻真正打心底佩服洛丹。只要能把蜥蜴趕走，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敵人很驚慌。」凱凱雷爾冷靜地說：「我們的反抗部隊已經攻佔了兩個基地，現在由輝隆人的正規軍看守，戰果相當輝煌；只因為情報傳遞得太急促，所以無法獲知詳情，敵人遲早會從

飛洛魯撤退的。」

洛丹點點頭，然後把視線移到布魯身上——他早已等不及了。

「布魯，變種人部隊如何？」

「早把蜥蜴嚇瘋了！」他看看周圍的人，眉飛色舞地說：「他們自相殘殺，勾心鬥角，不能團結一致了。明天，有一個調查委員會從特普希達到這裏來，我正在籌劃屆時上演的好戲；現場實況將以傳真直接送到特普希達星，因此大君主也能欣賞到——這麼精彩的節目，可能還是頭一次哩！」

「你說的沒錯。」洛丹說：「但也別高興得太早，我們必須再研究細節。明天，所有的變種人都交給你調度，你一定要全力以赴；但千萬別讓對方察覺是變種人幹的，這點非常重要——因為我想把特普希達人的注意力引到別處。我要回羅夫斯去；布魯，你也一起去；凱凱雷爾，你策劃明天的戰鬪。為了使特普希達人更慌亂，今天我要派一隊太空戰鬪機在這裏降落，然後再出發，來引開他們警備部隊的注意力；同時，要使他們疲於奔命！」

布魯和洛丹乘轉送機回到羅夫斯，他們進入裝了鐵柵欄的箱子，調整了刻度盤，發動了這部奇特的機器；他們也曾有過幾次不舒服的經驗，但並沒怎麼樣。幾秒鐘以後，他們便又從箱子走出來——在這幾秒鐘之間，他們以非物質的狀態，移動了幾百萬公里。要解釋如何在空間之中，通過某度空間的話，就必須以五度空間的思想為前提——但輝隆人並沒有這種能力。……

想到這裏，洛丹不禁嘆了口氣。總之，特爾特已跟他說定了，可以向輝隆的科學家羅梭薛爾當面請教；這位長者是國家評議會的一員，被公認為當代最有智慧的人。

「好！先看看跟羅梭薛爾談得如何，」洛丹對布魯說：「再來決定明天怎麼辦；當然，特爾特可能限制了羅梭薛爾的談話內容，所以，我們必須請心靈感應者伊西．馬茲小姐列席，來探聽眞實的消息。她也能把得來的消息傳給普通人，所以我們才能知道對方有沒有撒謊；並且知道他心裡的眞正想法。」

「什麼事？」布魯問。他們正在乘坐電動車前往特爾特官邸的途中。

「我們幫助這些人，但他們卻不信任我們。」

「我們必須進一步了解。」洛丹爲輝隆人辯護：「我想從他們那裡打聽的，是有關傳說中的久遠事件，我想他們可能也不知道詳情；這件事跟物質轉送機有關，卻是千眞萬確的。幾千年前發生的這件事，一定有悲喜兩面，特爾特不願意全部告訴我們，也有他的道理——假如他們全知道的話。」

洛丹點點頭。

「對呀！我就是想知道那個人。」

車子停了，他們便下車了。伊西．馬茲是一位日本小姐，她已依約等著他們。十分鐘後，三個人與羅梭薛爾對面而坐。

老科學家慢騰騰地開口說：

「特爾特告訴過我，你想知道什麼——這件事的確非常奇特。因爲我們都在反擊特普希達人，所以是站在同一條線上的朋友，彼此不能有秘密。特爾特曾告訴我轉送機的由來，我會就我所知和盤托出。」

「謝謝你。」洛丹在心裡仔細傾聽伊西．馬茲傳過來的心音——他說的句句都是實話——我知道特爾特非常信任我們——但從物質轉送機的技術水準來看，設計人是舉世無匹的天才。我想知道，爲什麼現在的輝隆人卻製造不出新的轉送機。特爾特在我前往太陽系之前，給了我一張設計圖，但是那張設計圖根本沒用，我認爲還有別的秘密。」

「輝隆人從沒製造過轉送機，」洛丹聽了這話，並不意外。「是另一個種族製造的。我們曾熱心幫助那個種族，他們便送了很多新奇的儀器作回報。他們也允許我們自己製造那些儀器——但是，轉送機的製造、必須在我們的技術和倫理觀念都十分成熟以後，才能進行。因此，眞正的設計圖是放在飛洛魯紅色宮殿裏的一個地下庫，被五度空間鎖和五度空間阻礙場監護著；除非有五度空間的思考力，才能找出鑰匙，否則是進不去的。把這些珍貴禮物送給輝隆人的種族，很有先見之明，他們從沒濫用過轉送機——因爲只有健全的人才能製造。」

這也是眞的——伊西悄悄地說。

「那個種族是誰？」洛丹問。這點也費人猜疑，他主要是想追問這一點。

羅梭薛爾微笑著，他的視線在遠方逡巡，好像陷入回憶中。

「當時我們還不懂太空飛行——我們的歷史剛剛開始——但是我們知道，宇宙中並不只有我們，因爲曾有外星人來過；他們乘著巨球從天而降；然而這也不過是傳說，實情如何，無法證明。初次見面並沒什麼結果。那些外星人回去後，就沒有再來過——這可能是一萬、或一萬兩千年以前的事吧！我們對上帝的敬畏，部分也是來自他們。」

「我們那裡也一樣。」布魯悄聲地說，但沒有人注意。

「後來又有另一種外星人來了！」這位輝隆的老學者繼續說：「他們和前次來的外星人不同，最大的差異就是，他們並不是自願來的，而是被迫降落的；他們原先並不想和我們接觸。他們的船像巨大的汽缸狀，因爲撞到西哈斯山脈而燒毀；船員全部逃出了，所有的人幾乎都平安無事。我們的祖先起初以爲他們是從天而降的神明，因此鄭重其事地接待他們，供給他們需要的原料。他們便用那些原料裝配成神秘的裝置，回到了故鄉，那個裝置便是物質轉送機。當時他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這樣做——因爲他們在迫降時，所有的通訊設備都毀壞了。就在某一天，他們突然消失了。」

「就這樣留下了轉送機嗎？」

「是的。在他們離去前，他們的首領會見了當時的輝隆領袖，說明了他們的概況——他們也是這個星系的一族，他們住的行星是在羅夫斯外側，繞著織女星運轉——那個行星可能是第十行星。當時他們的太空航行還在萌芽階段，羅夫斯探險是他們大規模太空探險的起點。我們的祖先雖然不懂技術方面的事，但也能預料得到，將來會有很大的意義。就把當時的談話記錄下來，一直留傳至今，我們的知識便來自於此。」

洛丹沉吟了一會兒，特爾特會說他並不知道當時的談話內容，他可能變卦了。洛丹從伊西．馬茲的傳音得知，羅梭薛爾並沒隱瞞。

「探險隊長送給輝隆領袖一種奇怪的裝置；也給了他詳細的設計圖。我剛才說過，那張設計圖就藏在紅色宮殿下。接著那位隊長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有轉送機和回憶。」

科學家停下了。洛丹等了片刻，見對方無意再開口，便說道：

「關於第十行星的居民，你們究竟知道多少？假如我沒想錯的話，你們會在適當的時候飛到那裡。我記得你從沒有提過那顆星球上的生物。」

「是的；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相信我們的探險家的話，那麼，到目前爲止，第十行星上並沒有任何生命的跡象——這一點我們被外星人騙了。」

太意外了，洛丹沒有掩飾他的失望。

「這樣看來，他們並不一定住在本星系。實在太遺憾了，因爲我們很想認識轉送機的設計人。哎！眞遺憾！他們究竟從那裏來的？難道你們一點線索也沒有？他們長得什麼樣子？」

「記載上並沒有描述他們的外貌，也許和你我差不多；至於線索……」

羅梭薛爾遲疑了一會兒。就在他正考慮著是否說出時，伊西發出了信號，洛丹和布魯靜靜等著他。「有是有，但可能沒什麼幫助。他們在飛洛魯停留了很久，但沒有人死亡；他們其中也有老態龍鍾的人，當我們的祖先問起這事時，他們說他們的壽命比太陽還長。」

「我好像已經懂了！」洛丹回答說：「我們至少可以下一個結論——他們的年齡都已經非常大。有點我還不清楚，他們離開已有幾千年了，在這段期間他們應該還會再來才對——但他們卻沒有。」

羅梭薛爾鄭重地點點頭。

「洛丹，我的想法和你一樣，我也曾想過很久，但沒有結果。我認爲有兩種可能：他們來自另一個星系，然後就沒有再來過；或是在一次宇宙大災難中絕種了。總之，這一切只是傳說，並沒有什麼明證。探險隊長曾向我們的祖先說：『我們的壽命比太陽更長；但是，會對此事有所妨

礙的就是太陽。』——這句話不知該如何解釋……」

布魯想打岔，被洛丹瞪了一眼，趕緊嚥下去。這時，伊西傳話過來說：羅梭薛爾心裏想的是——那些人早已搬到別處了。

洛丹反問道，眞這樣的話，第十行星上應該有歷史遺跡才對啊！

第十行星上本來有高度文明的生物，卻找不到任何痕跡，不是很反常嗎？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一個民族不管多落後，經過了五萬年，必定會留下明顯的痕跡；這長壽的種族不但能在太空飛行，更有五度空間的思考能力——不！絕不可能沒有遺跡！

然而，究竟在那裏呢？

洛丹突然站起來。

「謝謝你，羅梭薛爾，你的話十分寶貴；至於問題的答案，我想你和我一樣關心。等我們把特普希達人趕走以後，一起到第十行星去好嗎？有你的幫助，我們可能會揭開眞相了。」

「那是我的榮幸。」這位老科學家握住對方伸出的手。「也是我的期望。」他向布魯和伊西伸出手。「我們的調查飛行到目前爲止，並沒有什麼困難；何況你們的船比我們更快，所以羅夫斯和第十行星間的距離，並沒有妨礙。」

洛丹楞了一下，又馬上微笑了。

「是的，」一面說，一面把布魯推向門口。「這是一定的……」

4

太空機場上，特普希達人正在等運輸船的來到；同時，貝里·洛丹也計劃弄到轉送機的設計藍圖。

念動者達哥·卡克達和拉斯·茲拜同行，他們乘隱祕的小型轉送機潛進紅色宮殿。烏里夫·聖畫好了地下庫的路線圖；奇怪的是，這位千里眼竟也看不透地下庫的牆，他的超能頭一次失靈了。

反正，洛丹知道在那裡。

宮裡亂成一片，他們小心翼翼地行動。兩個念動者動如脫兔，先去窺探洛丹要走的路。雖然一部分走的是夾牆裡的密道，但仍有闖到岔路或大廳上的危險。

他們終於到了一個很安靜的地方，隨即轉入地下。

達哥·卡克達飛躍回來。

「往前走，轉個彎，就到了一個大廳；假如聖的偵察沒錯的話，地下庫就在大廳裡——但是隊長，你可能會嚇一跳！」

洛丹沒多問，繼續往前走，達哥在前面帶路，拉斯殿後。

走廊的盡頭沒有門，再過去便是一個長、寬各五十公尺、高五公尺的大空間。

他們把燈打開，黑暗中，光線照亮了四周。洛丹早就知道是空的，他把聖畫的路線圖從口袋拿出，兩個伙伴也從一旁窺視。

「沒錯，就是這裏！就在這個大廳的中央。」他抬起頭。「但是這裏什麼也沒有——會不會是聖弄錯了？再過去一點的地下另有一個房間。」

「我去看看。」拉斯立刻消失了。片刻後，他偏著頭，滿腹狐疑地回來了。

「不！這裏已經是盡頭了，下面沒有空間，上面當然也不會有——還是這裏才對。但是，究竟在那裏呢？聖明明看見了地下庫，不會突然消失吧？他看不透的只是裏面的東西而已。眞是傷腦筋！」

「可是，」洛丹遙望著遠方的牆。「也許，在五度空間的思想中，似是而非就是眞理。」

「那是什麼意思？」

「聖是千里眼，能透視任何物體——但這種能力一定要他的眼睛能感應出物體的原子結構才行。由於他不能跟地下庫五度空間的結構同步，因此才無用武之地了。地下庫是一定有的，而且就在這裏，只是我們看不見罷了。我敢說，假如不用超能力，而跟我們一樣用『正常』視力來看的話，聖也就看不透什麼東西了。」

「我還是不懂。」拉斯·茲拜坦白承認。

洛丹微笑著。

「說眞的，我也不懂。我們到地下庫前面吧！」

他們沒走幾步，就撞上了隱形的牆。洛丹向前伸出手；他並不意外，只輕輕點點頭，好像早在他預料之中。

「據我分析，這可能是物質化反射出來的；也可能是固體的幻像吧！總之，太偉大了！簡直無法形容！」

達哥輕輕在隱形牆上摸了一下。

「什麼也沒有，像空氣一樣……」

「連聖都看不到，何況我們！只好憑想像了。從不同的角度看，它的反射就會改變，好像能看到對面似的。拉斯，你到那邊去看看，能不能從那裏看到我們。你要繞個大彎兒才能過去。」

拉斯沿著牆走過去，走到洛丹和達哥對面——在他們中間，一定有什麼東西存在，但彼此卻能看得見。

「這個東西，」洛丹說：「連聖也無法透視，眞是前所未聞的傑作。假如連聖都看不見的話，那達哥也一樣。假如把它變成非物質化的話，達哥，或許你可以試試看。」

達哥猶豫了一下，他站的地方突然空了，洛丹本想再說，但達哥的叫喊聲已先他而出，劃破了大廳的寂靜；剩下的兩人也大聲驚呼——他們眼前出現了怪異的景象——達哥在空中又恢復實體化，已從隱形的牆上跌下；他的手腳張開，好像要抓住什麼；臉孔扭曲著，面如土色，魂飛魄散地站著。

「我究……究竟碰到什麼？」好半天他才能結結巴巴地問。

「阻礙器。」洛丹說：「你在『飛行』中撞到了阻礙器，才又現形滑了下來，其他沒怎麼。唉！連你也無能爲力。或許機器人可以解答吧。——只有我不行。」

拉斯戰戰兢兢地走囘來。

「太可怕了！是能量阻礙器嗎？」

「是能量阻礙器的話，念動者應該可以穿過；如果是五度空間的話，就絕對不行了。那東西不是肉眼看得見的，簡直出神入化。不過我好像領會出一點了，我們把資料送進『星雲二號』的電腦裏，電腦也許會找出答案。我們走吧！在這裏待著也沒用了！」

三個人心事重重地回去了。

留下了藏著宇宙最大祕密的大廳。

＊　＊　＊

大家都認爲今天是布魯一生中最開心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把變種人召集起來，給他們看了一場好戲。安妮・絲農——只因爲布魯開了她一個玩笑——就把布魯扔到空中，讓他落在一戶人家的屋頂上。布魯沒有生氣，仍然憨頭憨腦地說，從前把一個上司的褲子鈕扣割下來，縫在別的地方。他眉開眼笑地描述著，窘得安妮又把他丟到空中。

「再說這種髒話，我就讓你摔下來！」

布魯在空中亂打亂踢。

「他自己不對嘛！他想害我的軍官訓練不及格！那個上司……」

「布魯先生！」心靈感應者約翰．馬歇爾說：「你太過分了，這種笑話只能私底下偷偷說；安妮整你也活該！」

「這有什麼關係？」布魯說，聲音有點可笑：「只不過兩、三公尺……」

「這裏的引力會摔斷你的骨頭的。」安妮警告他：「你小心，我眞的會讓你摔下來哦！」

「我自己下來。」布魯向著屋頂揮動，但還有一段距離。「塔瑪，約奇達，放我下來吧！我們男人要團結！」

塔瑪．約奇達和安妮一樣，也是念動者，他是個身材中等的日本人。他把狼狽的布魯移到屋頂上方，布魯立刻爬上了屋頂，大叫：「把梯子拿來！」又說：「我們要給女人看看，沒有她們也一樣！」梯子像怪物般飛過來，掛在牆壁上。他安全落地以後，站在安妮面前說：「小姐，妳這樣怎麼行？妳浪費了妳的寶貴能力。」

「對！」安妮回答：「那件事並沒什麼，是不是？」

大家蜂擁而上，沒有人——除了心靈感應者之外——追問她指的到底是布魯還是樓梯。

打斷了這幕鬧劇的是反抗軍的來訊。特普希達人的運輸船已飛進了織女星系，正向飛洛魯接近中——戰爭一觸即發。

布魯立刻正經起來。

「烏里夫．聖作前鋒；接著是念動者安妮．絲農；最後是催眠師安德烈．諾亞；其餘的人待機而動；一接到我的命令，就馬上來，知道了嗎？」

他不等回答，率先進入轉送機，幾秒鐘後就消失了；隨後，變種人也按著順序，魚貫而去。

* * *

兩百艘以上的特普希達太空巡洋艦，在大機場上閱兵。船員們在船前編隊，艦隊指揮杜凱．洪完成最後一次的檢閱後，就回到紅色宮殿——洛克．戈爾正在那裏等著。

「委員會的歡迎儀式準備好了。」杜凱．洪報告說：「什麼時候降落？」

「馬上就要降落，船已和管制塔聯絡好；另外……」洛克．戈爾遲疑了一下。

「不！不會有問題的，我想輝隆人已經投降了。」

「不！是阿魯況人。」洛克．戈爾有點驚慌：「如果一切都順利，等委員會回去後，我們就馬上毀滅第九行星——一定要好好教訓教訓那些高鼻子的野心份子！佛烈特．歐倫在那裏？」

「他在降落處等著。」

「好，我們走吧！」

歡迎儀式是按照特普希達式安排的。行禮台設在一隊士兵面前，周圍安裝了攝影機和傳眞機——洛克．戈爾希望遠在八百光年外的大君主，能透過這些裝置，直接欣賞到歡迎場面。洛克．戈爾想讓大君主知道，任命他爲遠征軍的司令，絕對正確，這樣，他遲早會升遷爲太空軍的大提督。至於這樣是否會導致佛烈特．歐倫處死或流放，他卻毫不在意。

佛烈特．歐倫懷著複雜的心情，等著委員會的到來。安德烈．諾亞探知他的心情後，不禁同情起來，因此決心要洛克．戈爾嘗嘗苦頭。

車子停下，司令和杜凱．洪也來了，他們把握時間，再作最後一次的校閱。超光速巡邏船在飛洛魯星上環繞了幾圈，以防意外事件，一切似乎都很平穩而順利，至少特普希達人認爲，這樣

的警戒已經足夠了。

在轉送機旁的祕密房間裏，布魯命令聖繼續報告，千里眼聖好像自己也成了蜥蜴似地娓娓說著：

「現在，耀武揚威的閱兵已經結束了——這位新司令怎麼搞的，連一名哨兵都沒有，如果佛烈特・歐倫沒被我們弄上吊燈的話——啊呀！運輸船靠近了，好大好大的一艘船。當然，船中央也凸起了一大塊好像飯糰的東西。降落了，士兵們擧起光線槍敬禮；艙門開了，一個特普希達人走出來；哇！他穿著世界上最豪華的制服！我不懂他在說什麼——安德烈・諾亞，該你囉！」

安德烈・諾亞立刻接班了。

洛克・戈爾命令部下立正，然後從車中直接到委員長面前。行禮台寬可容納兩個中隊。他的隨從約有二十名，站在不遠處。船上的通訊裝置開始發動，於是，八百光年之外的大君主可以看到現場的情況。

委員長駐足等著洛克・戈爾，洛克・戈爾不太情願地立正敬禮。

「我代表部隊，以飛洛魯的新司令身分，來歡迎大君主的委員會。情況非常穩定，我們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敵人的殲滅只是遲早而已。」

「那個荒唐的錯誤又怎麼說？難道佛烈特・歐倫一點也不管嗎？」

前司令心驚膽跳地站在後面，被叫到名字時才走出來，他的眼神裏，鬱積著悲哀和恐懼。

「我們的敵人是輝隆人，誰知那些可恨的阿魯況人也插了一手，他們在本星系設立了根據地，他們從那裏發出求救訊號；他們最精良的武器是……」

「最精良的武器？」委員長怒視著洛克・戈爾。「我還以為這次遠征已經結束了呢！」

就在這一瞬間，安德烈・諾亞向命在旦夕的佛烈特・歐倫伸出了援手。

「洛克・戈爾根本還沒上過陣！」佛烈特・歐倫振振有詞地說：「他向委員會隱瞞了實情。特普希達人著了魔，物體會自動飄浮；巡洋艦也失去控制，竟向友艦開砲；軍官們言行反常……。」

「騙人！」洛克・戈爾面紅耳赤。「那不是真的！佛烈特・歐倫想藉此掩飾自己的無能，我們的敵人只不過是一群普通的傢伙！」

「我也認為敵人是普通的。」佛烈特・歐倫冷靜地說：「但是比我們的軍官高明些。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最好的辦法是撤退。」

委員長對他們兩人的爭論十分有興趣，因此一直很注意地聽。他問：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很多！」佛烈特・歐倫喊道：「軍官抗命……。」

「他已經撤差了，」洛克・戈爾回答：「這是常有的事，絕不能因而停止遠征。」

「委員長，阿魯況人支援輝隆人，有了一種可怕的新武器，它能左右其他生物的思想，甚至能控制我們的宇宙。」

這時，擴音機中傳出了巨大的響聲：

「我是大君主，有關飛洛魯的事，立即向我報告，不管敵人多厲害，必須立刻消滅；假如洛克・戈爾不能勝任的話，現在就派任新司令。杜凱・洪在那裏？」

「推翻大君主！」新司令大吼大叫：「罷免委員長！」

「什麼？」委員長將信將疑地歪過頭來，以爲聽錯了。杜凱·洪走了出來。

「推翻大君主的獨裁統治，輝隆人並沒有侵略我們；我們要的東西，那裏也沒有。趕走委員長！我們不要間諜！」

行禮台上的委員長呆住了，用左爪作了個暗號，隨員們立即舉起光線槍瞄準。

「大君主，有人叛變，一個軍官竟敢公然作亂——有什麼指示？」

「關係人一律處死！」大君主下令。

洛克·戈爾飛快舉起光線槍，惡狠狠地對準委員長扣下發射鈕，委員長當場倒地死了。隨員們楞了一會兒，隨即立刻清醒過來，把洛克·戈爾射殺了，接著便一窩蜂地回到船上去，拉起了活動梯。大君主看到了整個事件的經過，他的聲音再度響起：

「佛烈特·歐倫，這次遠征勝利後，你就和艦隊一起回特普希達星來：如果失敗，你就會被處死，你別想逃亡——無論你逃到那裏，我們都會找到你和你的部下。」

聲音消失了，大型太空船開始發動，它快如閃電地昇空，轉眼便消失在萬里無雲的天上，兩、三秒後，連聲音也聽不見了，地面又恢復了平靜。

只有佛烈特·歐倫不能平靜下來，他大聲歡呼：

「大君主萬歲！光彩榮耀的大君主萬歲！萬歲！」這時，第三十七號艦突然起飛，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便朝著閱兵場連連發射中子砲，蜥蜴們驚惶失措地俯臥，找尋掩蔽。杜凱·洪高聲鎮壓，抓住一個軍官，命他駕駛戰鬭機追趕，把艦上的船員全部逮捕；軍官卻回答他說，艦上沒

有人——杜凱·洪聽了，嚇得魂飛魄散。

他心想，別的戰艦隨後也可能會出事。

輝隆人、阿魯況人眞是所向無敵啊！

「上艦！」他駭然大叫：「全體上艦！離開飛洛魯！繼續待命！」

在紅色宮殿的祕密房間裏，安德烈·諾亞對布魯說：

「這是他自己決定的，沒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響。他好像已經知道該怎麼辦了。聖看到了，佛烈特·歐倫似乎也不反對；他也贊成立刻撤退——這樣的話，我們和蜥蜴的接觸就到此爲止了。安妮，示威的結果如何？」

安妮抓住聖的手。

「請你再看吧！」他點點頭。布魯十分興奮，他恨不得能到現場去；但目前只能藉著聖的眼睛欣賞。現在宮殿裏已沒有敵蹤，假如乘升降機到屋頂上，還可能看到一部分。

「我希望兩分鐘後再看到蜥蜴們的空中舞蹈。」他囑咐了安妮後，便離開了房間，信心十足的腳步聲在走廊上漸漸遠去。

「千萬要小心！」安德烈·諾亞恢復了原來的意識。「聖，怎樣了？」

「很有秩序地撤退！」聖回答：「他們把大部分的裝備都留在特路達，想以後再來拿。」

「不能讓他們這樣！」安妮靜候兩分鐘過去。布魯飄飄然地站在屋頂上，望著太空機場。當聖向布魯報告時，安妮以前所未有的專注，集中她的精神力。

「特普希達人，」貝里．洛丹對特爾特說道：「絕不會爲了拿回裝備，再回到飛洛魯。布魯和變種人給他們吃足了苦頭，足以讓他們一生難忘了，他們已經從織女星系逃跑了。」

和克里斯多同席的托拉搖搖頭。

* * *

「根據電腦研判，別的可能性爲百分之九十九，在特普希達星上等著他們的是羞恥的末日。佛烈特．歐倫和杜凱．洪可能會找個沒人的行星住下來，總比被押到大君主前好得多。電腦的意見，和我們跟特普希達接觸而得的經驗一致——我們絕不能忽略他們。」

從特路達回來的布魯聳聳肩。

「我把他們結結實實地修理了一頓。安妮讓他們的艦隊跳舞，旗艦和巡洋艦按著節拍大跳華爾滋——太精彩了！」

「對他們來說，妖怪比死亡還好些。」托拉用憐憫的口氣說，心裏也很安慰。

「尤其是懂得幽默的妖怪。」

「妳的意思是說太過火了嗎？」布魯怏怏地問。

「總之，」克里斯多舔舔嘴唇說道：「行星間的紛爭和恒星之間的一樣；如今，以最小的代價，圓滿地解決了——祇損失了一艘船、犧牲了特普希達的委員長和洛克．戈爾而已。這樣溫和的解決法，以後恐怕沒有了。」

「是我命令布魯這麼做的。」洛丹爲朋友辯護。「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效果可以保持很久。列倫郝斯的部隊正在追趕逃跑的特普希達艦隊。報告大概快來了。據前次的報告，蜥蜴族的三百

七十艘太空船，已越過了第三十八行星的軌道。」

「看來他們眞的灰心了。」托拉懷疑地說：「難道電腦會出錯？」

洛丹沒有回答。他不認爲電腦會出錯——可是，在這個星系已經不能立足的特普希達人，究竟想幹什麼?!

* * *

有四十二個行星環繞著藍色的織女星；外側的行星個個是冰雪塵封的死寂世界。距離太陽太遠了，熱量無法到達；連光線也難得照到這些孤寂的流浪之星。

織女星系的行星之一——第四十行星，有六個月球；它們沒有月球的輪廓，永遠藏在黑暗裏。在天體物理上可以叫它爲小行星或中行星。

第四十行星是一顆大星球。六個月球中最小的跟太陽系中的冥王星一樣大。第四十行星和六個月球形成一個獨立系統，並不足爲怪；六個月球各有小衞星——它的大小相當於地球上的一塊大陸。

特普希達的殘餘艦隊——在列倫郝斯部隊監視範圍內——越過第三十九行星，以拋物線進入了第四十行星的軌道。

列倫郝斯大爲驚訝；他以爲特普希達人離開星球後，會在超空間消失——其實並不如此。

他驚訝的不只這個。蜥蜴族的船平均分成六組，分別飛向六個月球。老謀深算的列倫郝斯命令幾架戰鬪機分別追踪。各機隊的指揮官隨時以傳眞通訊器聯絡，因此，大概的情況都很清楚。

特普希達並不放棄對織女星系的野心。他們沒有獲勝是不敢回國的；於是想出了一個計策，那就是以織女星系的邊緣爲根據地，再謀求發展——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星球就成了最理想的地點了。

列倫郝斯指定六架戰鬪機隨時報告敵情；他自己率領其餘的飛往羅夫斯，當面向洛丹報告。失望的是他的報告內容並沒有預期中的那麼驚人。貝里．洛丹微微點點頭，下令在距離適當的第四十行星周圍設立監視站，嚴密封鎖了特普希達人的軍事武裝行動。然後，他又加上了一句：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待辦。列倫郝斯，你負責警戒；一看到蜥蜴出動，馬上通知。好了，辛苦你了。」等列倫郝斯離開以後，他面向默坐一旁的布魯說：

「叫特爾特、克里斯多、托拉來一趟，我有話說。」

「我可以在場嗎?」

「當然，你不在不行。不僅是你，約翰．馬歇爾也一樣。我要知道特爾特有沒有撒謊。快點！」

「知道了嘛！」他漫應著，慢吞吞地站起來，故意蹋蹋拖拖地走出房間。

洛丹又想到特普希達那些傢伙；他們的事，以後再說，有機會自然能解決。輝隆人的問題比較要緊，領導人特爾特是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們拔刀相助，他們應該感激才對，誰知竟沒有任何表示。好，我來強迫他們報答。關於物質轉送機的祕密……

克里斯多和托拉首先到了。

阿魯況的賢人和洛丹握過手後，坐在一旁；托拉今天好像很開心，面帶微笑；和洛丹握手時，也比往常多了一秒鐘。洛丹對她亮晶晶的眼睛多看了一眼，不再冷冰冰的；他知道今天能夠得到她的好感，實在是不容易。

「請諸位急急忙忙趕來，實在過意不去。」洛丹開始說：「現在把我的意思簡單扼要地說一遍。關於轉送機，雙方面都很注意，不管怎麼樣，都想把設計圖弄到手。不當面要求特爾特，他絕不會自動交出來的，我想他自己可能也心裏有數。照羅梭薛爾所說，那可能是一種公式。這件事特爾特也知道——他們父子相傳，豈有不知之理?!祇是他們不曉得方法而已。公式很可能就是打開五度空間地下庫的鑰匙。」

「那麼，」托拉問道：「特爾特會說出公式嗎？」

「我會讓他說的。」洛丹笑了。「他不自動說，我就強迫他；變種人可以派上用場，讓他的意識……」

布魯和特爾特一起來了，一會兒，約翰．馬歇爾也到了。大家打過招呼後，就默默坐下了。特爾特有點心虛，他明白這裏是什麼地方。

貝里．洛丹省了那一套繁複的寒暄。

「特普希達人已經從飛洛魯逃走了，輝隆政府可以放心大膽地回國了。特爾特，這是我們分手的時候了。」

特爾特一臉驚訝，在座的人也面面相覷。

「特普希達人還在這個星系上呢！」特爾特抗議說：「布魯先生曾經說過。靠我們自己無法

對付新的侵襲。」

洛丹不覺傾身向前。

「我自己也很懷疑，爲什麼會幫助你！」語氣十分苛刻。

「你卻忘恩負義！你曾談過一點轉送機的來歷，但是，這一點點紀錄又有什麼用呢？這幾種驚人的新發明都是你的，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設計圖。前天你給我的是仿造品，只是敷衍我罷了。五度空間的思考，不能用三度空間的公式來表達。如果你希望我們今後繼續援助你，以免滅亡，就請你老老實實說出打開紅色宮殿地下庫的密訣吧。」

這番話說得斬釘截鐵。特爾特知道他們的目的，他非當機立斷不可。照馬歇爾傳來的暗號，特爾特不想再隱瞞，他準備全盤托出。在決定以前，還需要幾分鐘的考慮。

「我祇能暗示你；至於是否能幫助你，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一件事我想先問清楚——如果能製造轉送機，你打算怎麼辦？」

回答的是克里斯多。

「特爾特，你擔心什麼呢？你以爲能製造轉送機，宇宙的歷史就會改變嗎？我們的太空船，在原理上和轉送機很相似，由於非物質化而在超空間旅行。我們關心的是方法的單純化，其他並不苛求——銀河的構造一點也不會改變。」

「可是，我們對於祕密的存在，必先考慮到未來。數百萬年以來，祕密就是爲了理解構造而存在的，難道要破壞傳統嗎?!」

洛丹下了結論：

「如果能以你們難解的公式來打開地下庫，我們就值得擁有這個祕密——你不認爲嗎？」

特爾特望了洛丹一眼，一時間，好像沈陷在一望無盡的凝思中。但他堅定意志，掙脫了束縛，毅然決然地決定了。

「好罷，就照你的意思，我把公式告訴你——很簡單，你可以馬上記下來。可是，說不定你也不了解它的含意。公式是：『X度空間等於時空同時性的五角形』，如此而已。」

克里斯多和托拉對看了一眼，從他們的眼神看來，似乎會不過意來；布魯張口結舌，然後無可奈何地閉攏嘴；約翰．馬歇爾打暗號來，表示他說的不假。洛丹一字不漏地記下了這個古怪的公式。

「很抱歉，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特爾特心裏輕鬆了些。「我們自古以來就知道公式，卻不解其意。關於這件事，我無法再奉告；不過，你們至少也該體諒出我們的好意。」

洛丹恍惚地點點頭。

「特爾特，我再一次謝謝你。將來我們再研究一些實際問題。你什麼時候回飛洛魯？」

特爾特見話題變了而寬心了。

「已經準備好了，艦隊隨時可以出發。今天我要率領閣員乘轉送機回母星，直接到特路達。我們將舉辦一次盛大的慶祝會，希望你們能賞光。」

「太謝謝你啦！」洛丹話中有刺：「我們一定去叨擾。我希望利用這機會，請求你在飛洛魯借我們一處封鎖地區，爲了你們的安全而設立基地。」

「你不是要留在羅夫斯嗎？」特爾特很意外。

「不錯，可是，特普希達人的目標是飛洛魯，而非羅夫斯；此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特爾特很想知道這原因，但又不好再追問下去。

「慶祝會完了以後再決定，大概不成問題罷。我告辭了，部下在等著……」

特爾特一走，布魯就憋不住了，他深深吸一口氣，再重重地大聲吐出，彷彿不如此，他就會爆炸似的。

「公式是什麼意思？」他的眼光又亮又好奇；克里斯多和托拉也凝視著洛丹；洛丹則百般無奈地望著天花板出神。

「幹嘛問我？！我怎麼知道？！」

克里斯多很失望，托拉從鼻孔裏哼了一聲。

「要不然去問誰？」布魯緊接著問。

「那也正是我想問的。」洛丹站起來。「馬上就可以問。」

他沒走到門邊時，布魯已經跳起來抓住他的袖子。

「誰？」

「『星雲二號』的陽電子電腦。」

克里斯多微笑了，好像放心了。

* * *

第一次慶祝會結束後，即將舉辦第二次。

特爾特回到紅色宮殿後，馬上整頓國事。

飛洛魯境內被特普希達占領的痕迹，全都消除了，居民也恢復了以往的生活。

經內閣會議表決，准許洛丹使用西哈斯族附近的山區作爲基地。第二天，「星雲二號」就降落在多石的沙漠上，用光線砲挖掘了深入一千公尺的地洞，然後從第八行星的表面消失了。

勞動機器人開始建設洛丹頭一個銀河基地。走廊、住宅區、工廠、實驗室等等紛紛落成；在岩石裏又建造倉庫、太空戰鬪機機庫，又安裝了升降機，最後，再用阿魯況反應爐做了一個掩蓋整個範圍的能量大圓頂。於是，這座固若金湯的基地終於完工了。

輝隆人心驚肉跳地看著這一切——洛丹的變種人都很了解。

雖然洛丹多次說明基地的建造，是爲輝隆人的安全著想；但是，他們認爲這跟特普希達人的佔領，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因而十分反感。應該怎麼才能使輝隆人了解，洛丹把他們視爲銀河帝國的第一個盟友呢?!

即使如此，洛丹仍開始了解開過去大祕密的最後準備工作。他把向特爾特要來的公式，送進「星雲二號」的大電腦，希望能得到暗示；克里斯多也在場。

「我知道。」阿魯況人說：「你找對了唯一的一條路了。」

「難道還有別的方法嗎?!克里斯多，陽電子電腦能用五度空間來思考——就像你一樣。我自從受了催眠教育，也有一點點心得。不過，祇有我們還不夠；看來簡單，但重點在『同時性』的概念上；『五角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具備了理性的想像。」

「難道五度空間的思考不是理性嗎？」克里斯多笑著說。

「我們的宇宙可沒有。」洛丹也笑了。「老實說，跟我們想的有點出入。五度空間守護著的地下室，其實是正常的四度空間罷了。的確有設計圖存在；不過，不是現在——這是祕密的四度空間之要素。操縱阻礙場，可以轉換遙遠的電波星之電波——亦即一般的宇宙線，再加上幾種技術的魔術。光的曲折效果，能維持能量牆，障礙也可以消除。假若各種現象能同時存在的話……」

「如何才能使各種現象存在呢？」克里斯多的問話雖然很好奇，但從他的語氣裏，不難了解他是知道答案。洛丹也說出了眞相。

「要靠變種人了。塔納卡·塞可是個探知者，他能捕捉電波，如果電波是從智慧生物發射出的，就能夠探知其內容；此外，他也能捕捉構成地下庫能量阻礙場的電波星之電波。假如能擺脫電波之干擾，同時，使設計圖恢復爲現在，我們便能自由地獲得了。這就是原理。」

「怎麼做呢？」

「老實說，克里斯多，我也不知道。祇有靠陽電子電腦暗示了。塔納卡一個人太勉強了，如果別的變種人助一臂之力，身體互相接觸，就可以結合他們的能力。這是事實，而且辦得到。這件工作需要心靈感應者和念動者，還有報告阻礙場消失的聖。」

「那麼，設計圖怎麼辦？」

輕輕走進來的托拉問道，她那困惑的赤紅色眼睛正凝望著洛丹。

克里斯多解圍地說：

「如果洛丹能得到，他就有處理設計圖的權利——不這樣，根本打不開地下庫。」

「去求阿魯況電腦幫忙罷。」

「電腦沒有它也無能為力……至少對我們來說是如此。」

「這只是理論而已。」托拉雖然冷言冷語的，但她並沒有多少自信，因此，口氣也緩和了些。

「洛丹要如何處理設計圖？」

「設計圖嗎？」克里斯多聳聳肩。「這是他的事。根本沒有不能製造物質轉送機的理由。有朝一日，地球可能和阿魯況直接聯繫——這麼一來，用途就大了。」

洛丹插嘴道：

「托拉，妳別擔心，如果我們大家都不贊成，那就絕不製造。祕密是屬於大家的，請相信我。」

很久以來，他一直很親切地對待她，她卻不領情，似乎忘了她這些日子和洛丹相處的事。在她看來，他是一個利用權勢，想推翻阿魯況搖搖欲墜的星際帝國的地球人。

「貝里．洛丹，我有權利懷疑，是不是？如果克里斯多認為妥當，我也不反對。但我要提醒他。」

她不等回答便走了出去。

克里斯多看看陽電子電腦的管制盤。

「你想問能不能信任我嗎？那好，如果你不放心，趁我不在的時候，儘管去問！我不喜歡電腦有偏見。」他苦笑著，也走出了房間。

克里斯多面無表情地目送著他。

＊　＊　＊

和洛丹一起的有布魯、塔納卡．塞可、安妮．絲農、拉斯．茲拜、伊西．馬茲等人。伊西．馬茲除了心電感應之外，還有驚人的能力——能透視其他地方——當她的意志力集中於某處，便能看到當地的情況，洛丹常常在緊要關頭求助於她；現在，事到臨頭，誰也不敢說，她是否能永遠跟洛丹在一起。

日本人塔納卡著急地猛點頭。

「好，所有的宇宙線都凝聚在大廳裏，天花板擴大成球形，我看不透；我認為宇宙線的經過與時間為同一。」

「那是四度空間界的產物。」洛丹用別人聽不見的聲音低語著：「怎麼樣？能不能彎曲或阻擋電波星的電波？」

「為了消除阻礙場嗎？嗯？我不懂……」

「試試看！同時，聖也來幫忙，看看地下庫裏有什麼。」

塔納卡把眼光移向安妮．絲農。

「我能看到。要是讓安妮看，她也能把宇宙線弄彎曲，宇宙線也是物質，祇是形態不同罷了。」

他們前面什麼也沒有。看不見的地下庫仍然保持神祕，好像捨不得扔棄它的神祕似的。

塔納卡握住安妮的手。這少女突然全身僵直、雙眼緊閉；這時，聖大叫：

「有了！」說著，指著空蕩蕩的大廳。周圍的牆壁反射出微微的迴響。「盒子——消失了，

那是什麼?!」

洛丹緊張萬分，似乎有一道熱流襲上他的神經，使他支持不住，他竭力穩住身子。

「盒子?!」

塔納卡放開安妮的手。兩人的意志力不能結合，就缺少了完成任務所需的精神力。

「閃亮的小盒子浮在空中，一轉眼就不見了。」

「可能開始了。」洛丹自言自語。「塔納卡、安妮，再來一次，時間再長一點。拉斯·茲拜，聖一看到盒子，你就趕緊飛躍！所有過程不能超過兩秒鐘，萬一安妮的力量減弱了，拉斯·茲拜仍留在那空間怎麼辦……」

非洲人拉斯·茲拜已面無人色。

「我不說話，一分心就前功盡棄了。注意我的手勢，我一舉手就飛躍。」

拉斯·茲拜點點頭。他也在擔心，萬一安妮和塔納卡的力量到了極限，自己該怎麼辦？

「好的。」他平靜地說。

洛丹又開始緊張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發出信號。

起初並沒有什麼異狀。洛丹站在大廳裏，微微搖晃著。空氣逐漸不透明了，彷彿看得到一樣；接著，產生了一股漩渦，變成淡淡的顏色，然後消失了——這時，盒子顯現了。

盒子終於從一片虛無中現形了，像黃金般地閃爍著，向四周散著金光——它飄浮在石板地面之上的空中。

不等聖打手勢，拉斯·茲拜一躍而去——他自己也看到了。利那間，他不見了，又立刻出現

在盒子旁，兩手緊緊抱住盒子。突然……

安妮哀叫一聲，頹然倒下。

洛丹轉過頭來，扶住安妮。

就在同時，拉斯和盒子都消失了。

「怎麼啦？」洛丹搖晃著安妮。「安妮！醒醒！妳怎麼啦？」

她勉強睜開眼睛，嬰兒般地喃喃道：

「我沒力氣了……」

「再來一次！否則拉斯怎麼辦？妳不管他了嗎?!振作一點！塔納卡，準備好了嗎？」

被洛丹扶住的安妮，再度閉上眼睛，她的臉色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布魯呆立在幾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瞪著茲拜消失之處。

空氣又開始晃動而變色。同時，緊抱著盒子的非洲人又顯現了，就像消失時一樣——站在洛丹旁。洛丹讓安妮輕輕躺下，向布魯作個手勢；這位第三勢力的安全部長，趕緊過來照顧這位筋疲力盡的念動者。

洛丹從非洲人手中接過盒子，小心翼翼地捧著。

「拉斯，差一點又失敗了。」

這位心靈感應者微笑著靠在出口處的牆上。

「我絕不來第二次！」他坦白地說：「這幾分鐘實在令人……」

「幾分鐘？」洛丹反問：「你停在那裏頂多十秒鐘。」

拉斯搖搖頭。

「不會罷?!當時，隊長和大廳突然不見了，我也捧進了幻境，祇知道緊緊抱住盒子，又沒有人來接。那盒子有一股力量，把我一直拖往無垠的宇宙，比思想還快地抓著我離開銀河。銀河轉眼變成巨大的渦狀星雲，隨又漸漸縮小，最後變成幾百萬個光點之一。我跌下來的地方正好是一個光點；在一片混沌之中，那一點又擴大了，好像窗戶一樣；看起來是那麼無限、那麼永恒——大概是通往地獄之窗吧，我什麼都不知道。突然間，整個又變了，我捧進了相反的地方，銀河逐漸擴大，層層包圍了我——終於又看見了這個房間。經過就是這樣，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

洛丹拍拍他的肩膀。

「拉斯，你頭一次經歷了人類最偉大的經驗，那就是能在瞬間活動的能量空間。這空間能夠移動時間。你和盒子回到了原來的地方——究竟是過去，還是未來……誰知道呢？安妮拜塔納卡之賜，看到了彎曲的電波星電波；時間之鎖又鎖上了，而你也出現了，並且把盒子帶了回來。」

「時間鎖？」

布魯和拉斯異口同聲地驚叫道：

「對。在某個地方，時間旅行是可能的，可惜的是，我們和時間旅行無緣。由於電波星電波的作用，把物體鎖在固定的時間帶上；假如影響力沒了，就又恢復到正常狀態。這是很簡單的推理。」

「真的嗎？」布魯好像一時還不能領悟。「實在太簡單了，簡單得我莫名其妙。盒子呢？」

洛丹緊抓著盒子，生怕又被無形的力量奪走似的。

「我從時塲取來的，能不能打開還是問題哩，也許克里斯多能幫得上忙。安妮，妳好一點沒？」

少女放開布魯的手，站起來又斜倚著塔納卡。

「不要緊，只很疲倦而已。」

「那就好。我們回去吧！你們別把這事張揚出去，用不著讓整個飛洛魯都知道這一次的壯擧。」

他的顧慮顯然是多餘的，因爲披著華麗披肩的特爾特，正從門口進來；他走到洛丹面前，微微點頭致意。

「恭喜你！千年以來我們做不到的，你竟輕易辦到了。」

洛丹彷彿還沒從驚愕中回過神來。

「別客氣。可惜輝隆族沒有變種人。」

「而且也沒有貝里·洛丹！」布魯得意忘形地再加一句，好像自己是洛丹的父親似的，他領頭走在一行人前面，神氣十足地離開了大廳。

＊　＊　＊

「這並不難。」洛丹打破了沈默。他在「星雲二號」的會議室召見部下，公布了辛苦的成果——這是打開地下庫兩天後的事。「解釋那個公式需要五度空間的思想，其次才是四度空間的問

題。受自然力保護的時間鎖，如果沒有變種人的超能，就像核桃殼一樣打不開了，將來也一樣辦不到。物質轉送機的設計人也希望最高智慧生物了解這點，而且絕不濫用它——但願我們有這個資格才好。」

「那當然。」布魯說道。他們輕鬆多了，大家的心裏都有很深的感觸。

「打開盒子並不難，上面刻的符號，可以用陽電子電腦計算出來。事實上，需要五度空間的思想，而且祇有天才才能解讀；但是，就這樣，我們總算解開了物質轉送機構造的祕密。」

「那我們可以製造了?!」巴卡特好奇地說。

洛丹點點頭。

「當然，可以照我們的意思製造；不過，我覺得時機還沒成熟。我們和大宇宙無數的生物行星締結友好關係的那一天來到時，轉送機就會取代太空船，成爲主要的交通工具。祇要一按鈕，就可以馬上到達幾千光年以外的地方。不要笑，這不過是空中樓閣罷了。」

雖然說不要笑，但布魯還是忍不住笑了出來。

「洛丹，五年以前，你也說火星探險是空中樓閣，從那時候以來，我們的成就有多少了？隊長，你到現在還認爲是空中樓閣嗎？你叫人別笑，可是我忍不住啊！」

洛丹自己也露出了笑容。他提過身旁窄窄長長的手提箱，輕輕地放在桌上，似乎那是價值連城的東西。

「這兒有讓克里斯多吃驚的東西，對托拉也一樣。」他打開箱子，拿出幾片薄薄的金

屬板。「陽電子電腦翻譯出轉送機的製造法，但又保留了七片——電腦拒絕翻譯——因為它的腦波不屬於大宇宙的支配者。文件指明交給支配者，而大宇宙的支配者是阿魯沉人。」他停頓了一會兒，又莊重地再補上一句：「這是非常古老的文件。」

托拉迷惑地瞥了一眼；洛丹聳聳肩。克里斯多接過金屬片，看了一下，縐著眉，慢吞吞地說：

「這是一萬年以前的文字，這不是普通文字，而是暗號。究竟是什麼？」

「可能是一種暗示。」洛丹猜想。「也許又不是。」

「關於什麼？」

「關於永恒的生命之星，克里斯多。」

阿魯沉人克里斯多對著洛丹點點頭。

「很快就知道了。」他自言自語著：「我的腦波屬於阿魯沉型。」

洛丹的視線越過了他和托拉，落在遠方——也許到那時候，他們才會說出眞相——現在，還有更緊迫的問題要解決。

「馬諾利！」

第一批月球探險隊的船醫進來了。

「什麼事？」

「馬諾利，馬上用超空間通訊拍到地球，用一般公文就可以。電文如下：

必須繼續停留織女星系。已在該星系第八行星設立基地。可能與當地居民通商。返回泰

拉為最高機密。所有人員士氣高昂。『星雲二號』。

「知道嗎？」

「知道了。馬上發文嗎？」

「不錯。各位辛苦了，謝謝大家。我先走一步——特爾特準備好了盛大的慶祝會，我們都去參加。別的事以後再說……」

「特普希達人呢？」布魯突然大聲問：「他們怎麼辦?!」

「拜託你不要打岔好不好？」洛丹接著說：「我正要說，這件事等慶祝會完了以後再談；說不定會跟他們和平相處，佛烈特・歐倫是個有分寸的人物。」

「人物？」布魯氣呼呼地大聲抗議：「蜥蜴算什麼人物？」

「你的宇宙觀還不行。」洛丹生氣了。「除去界限，外貌根本無所謂。以你來說罷，在特普希達人眼中，你也是個怪東西——這是眞的。」

「我們看也一樣。」後面傳來女人的聲音——那是安妮・絲農。布魯回過頭去。

「這就是剛才我照顧妳的報答嗎？不想想妳枕著我的膝蓋時的那副可憐相……」他慌了。「對！就在紅色宮殿的地下室，也就是去拿盒子的時候。各位，你們認為怎樣？」

在座沒人答腔，變種人約翰・馬歇爾微笑了。布魯走到洛丹前，怪腔怪調地問：

「我眞有那麼醜？」

洛丹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一遍。

「嗯！」洛丹也笑了。「醜是不醜，可是嘛——有點稀奇。」

布魯不高興地重重踏著地板，走出了會議室。

所有的人都笑著目送他的背影。

世界科幻名著

編號	書名	原名	作者
SF A01	遙遠的黑暗星雲	THE STARS LIKE DUST	亞西摩夫 著
SF A02	宇宙的廢墟文明	PEBBLE IN THE SKY	亞西摩夫 著
SF A03	銀河帝國的興亡(一)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4	銀河帝國的興亡(二)	FOUNDATION AND EMPIRE	亞西摩夫 著
SF A05	銀河帝國的興亡(三)	THE SECOND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6	多次元宇宙帝國	WORLDS OF THE IMPERIUM	洛馬 著
SF A07	宇宙魔女	SHAMBLEAU AND OTHER STORIES	摩爾 著
SF A08	瘋狂的宇宙	WHAT MAD UNIVERSE	布朗 著
SF A09	密碼巴別17	BABEL-17	狄雷尼 著
SF A10	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柯拉克 著

編號	書名	原名	作者
SF B01	星空奇遇	THE VOYAGE OF THE SPACE BEAGLE	范佛特 著
SF B02	宇宙的繼承者	UNTERNEHMEN STARDUST / DIE DRITTE MACHT	謝爾、達爾頓 著
SF B03	金星基地之謎	INVASION AUS DEM All / DIE VENUSBASIS	達爾頓、馬爾 著
SF B04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MUTANTEN IM EINSATZ / DAS GEHEIMNIS DER ZEITGRUFT	馬爾、達爾頓 著
SF B05	六個月球的要塞	DIE FESTUNG DER SECHS MONDE / DAS GALAKTISCHE RATSEL	謝爾、達爾頓 著
SF B06	超越銀河的時空	DIE SPUR DURCH ZEIT UND RAUM / DIE GEISTER VON GOL	達爾頓、馬爾 著
SF B07	殞落中的行星	PLANET DER STERBENDEN SONNE / DIE REBELLEN VON TUGLAN	馬爾、達爾頓 著
SF B08	惡魔之星	A CASE OF CONSCIENCE	布里西 著
SF B09	太空士兵的憂鬱	BILL, THE GALACTIC HERO	哈利森 著
SF B10	宇宙戰士	STARSHIP TROOPERS	海萊恩 著

世界科幻名著
SFB04

地下時間庫的秘密

（太空英雄洛丹叢書之一）

作　　者　馬爾(Kurt Mahr)
　　　　　達爾頓(Clark Darlton)
審閱（中文版）張之傑　石育民
翻　　譯　林曉鐘
編　　輯　馬文善
美　　工　夏靜慧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資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依姓氏筆劃順序）
發 行 人　潘朝閣
出 版 者　星際出版社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豫鴻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1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